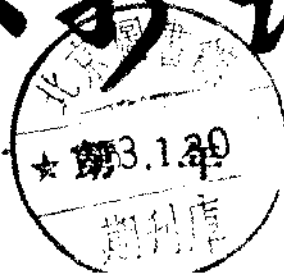




老蘭

小談新報

期 一 十 第 七 第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賁少芹主任

上海國萃書局

恭賀

定閱
自報
諸君
新禧

上海
國華書局
敬祝

小說新報社 通告

定報單

逕覆者閱

貴社通告藉悉小說新報第八年繼續出版茲寄奉大洋

角 分至希

察收預定自第 年 期止

份按期寄至

查收為荷此請

省 縣

小說新報社台照

啓

月

日

敬啓者。敝報第七年第十二期新報。現已出全。第八年又繼續出版。延頁少片。袁寒雲兩先生主任。並改良內容。增加材料。考究形式。精研印刷。務求較前七年所出之小說新報。格外有精彩。有趣味。茲為優待

定報諸君起見。廉價一千份。如於今年陰曆年內預訂本報全年十二期者。祇收大洋叁元。外

加郵費六角。預訂半年六期者。祇收大洋壹元六角。外加郵費三角。明年每份仍售大洋四元。不折

不扣外贈。送值洋兩元之古畫冊本。用副。惠顧諸君之盛意。倘蒙定閱。請將下方之定單。裁下。詳細填明。台銜住址。連同報款郵費。一併惠

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所定之報。自當按期奉上。決不愆期。此告即頌

小說新報社謹啓

價目表

冊數	定價	郵資
一冊	四角	日本 一角五分
半年六冊	二元二角	外國 九角
全年十二冊	四元	
		日本 六角
		外國 一元八角
		日本 一元二角
		外國 一元八角

此係破天荒廉價辦法。諸君欲購從速。郵票代洋九五折。扣算。惟須以一分至一角者為限。外國郵票不收。

小說新報

第七年 第十一期

目錄

●封面

倪雲林山水真蹟

●畫集

憚南田花卉真蹟(一)

憚南田花卉真蹟(二)

蔣南沙花卉真蹟(一)

蔣南沙花卉真蹟(二)

上海名花花羣芳倩影

天津名花王榮喜倩影

天津名花李金順倩影

天津名花王雙玉倩影

●海說

社會過激化

滑稽四不像

目錄

(定夷)
(寄塵)

小警說世 雪逞風威 (賊窟)

小悲說慘 一天晚上的哭聲 (箇農)

小滑稽說 見面難 (慶霖)

小悲說慘 電車下女子 (鏡水生)

小諷說刺 自作之孽 (碧橋)

小家庭說 同因異果 (鐵士)

小滑稽說 試的趣劇 (后哲)

軼聞 芥士龍 (天夏)

小奇說情 還金 (逸梅)

小諷說刺 農人子 (逸民)

小社會說 塵海燃犀錄(續) (少芹)

小滑稽說 一零八再停一期 (雙熱)

小社會說 珠江風月傳(續) (塵父)

●筆記

以上短篇小說十二種
以上長篇小說四種

道集

懺題

快購 第一 流小 說大 家李 涵秋 先生 新著 社會 滑稽 小說

活 出 現 版 形 了

海內第一流小說大家江都李涵秋先生。所出版的單行本小說。着實不少。可都是在報紙上登載過的。却不會有過新著的出版物。因為先生筆墨甚忙。沒有那些閒工夫。積日累月慢慢去做的原故。哈哈。本局却有這種幸福。買到先生最近新著的社會滑稽長篇白話活現形小說了。先生一生著作。專以描寫社會上種種奇形怪狀。為最擅勝場。這是人人曉得的。至於滑稽小說。却未曾見過。如今先生以談諧遊戲的妙筆。描摹世界上魜魜魞魞的情形。處處叫人捧腹。句句令人解頰趣味。加倍有精彩。而且不會在報紙上登過。尤屬破天荒的著作。諸君但將本書命名活現形三個字瞧一下子。可發笑不發笑。全書都二十餘萬言。計十六回。分訂四大厚冊。每回俱有圖畫。篇首冠以李涵秋先生最近半身玉照一幀。凡讀先生著作而未瞻先生丰彩者。得此可以如處一堂。外加贈極精美的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二元。現已於陰歷十一月初十日出版。並為尊重名著及優待閱者諸君起見。特發行廉價一千部。期以十二月二十為止。廉價期內。凡惠顧者。概照定價六折。祇收大洋一元二角。郵費每部二角。時日有限。購者從速。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閱者諸君注意
請定第八年小說新報

寒雲少芹
改 加 定
良 增 價
內 材 低
容 料 廉
主任編輯

第七年小說新報。現在出至第十一期了。所有十一期兩冊。準於陰歷十二月十五日一律出書。決無貽誤。因為本報發行日期向以陰歷為標準。間有出版遲延。係於候諸大著述家稿件寄到。是以稍遲時日。但至年終。總一律出齊。決不致遷至次年而始行結束者。想閱報諸君所當共見共聞也。刻下第七年新報。行將出全。而第八年又繼續出版。（仍以陰歷為準）查本報自發行以來。無不力求完備。藉副 惠顧諸君之盛意。是以隨文字界潮流為變遷。歷年以來。逐漸改良。承蒙 諸君讚許。謂為海內老牌出版物。同人等得此榮譽。決計精益求精。到底不懈。茲由第八年起。敦聘滬上袁寒雲先生與貢少芹先生為本報主任。並添聘當代各大文豪為特約撰述。改良內容。加增材料。考究形式。精研印刷。務求較前七年之本報。格外有精彩。有趣味。更優待定報諸君。特提出 廉價券一千紙。如於今年陰歷年內。預定明年本報全年十二期者。祇收大洋三元。外加郵費六角。預定明年本報半年六期者。祇收大洋一元六角。外加郵費三角。過此廉價時期。定全年報。概售四元。定半年報。概售二元二角。（外加郵費）此係破天荒廉價辦法。並無贈品。凡匯兌不週之處。可以郵票代洋。惟須以九五折計算。但以一分至一角者為限。諸君以極低廉之價購買第一流好雜誌。不可失此機會也。券紙無多。時日有限。購者從速。

上海四馬路
小說新報社謹啓



吳興陸氏珍藏



1953

海南山花与真蹟(1)

北京圖書館
★ 1953.1.30 ★
期刊庫

吳興陸氏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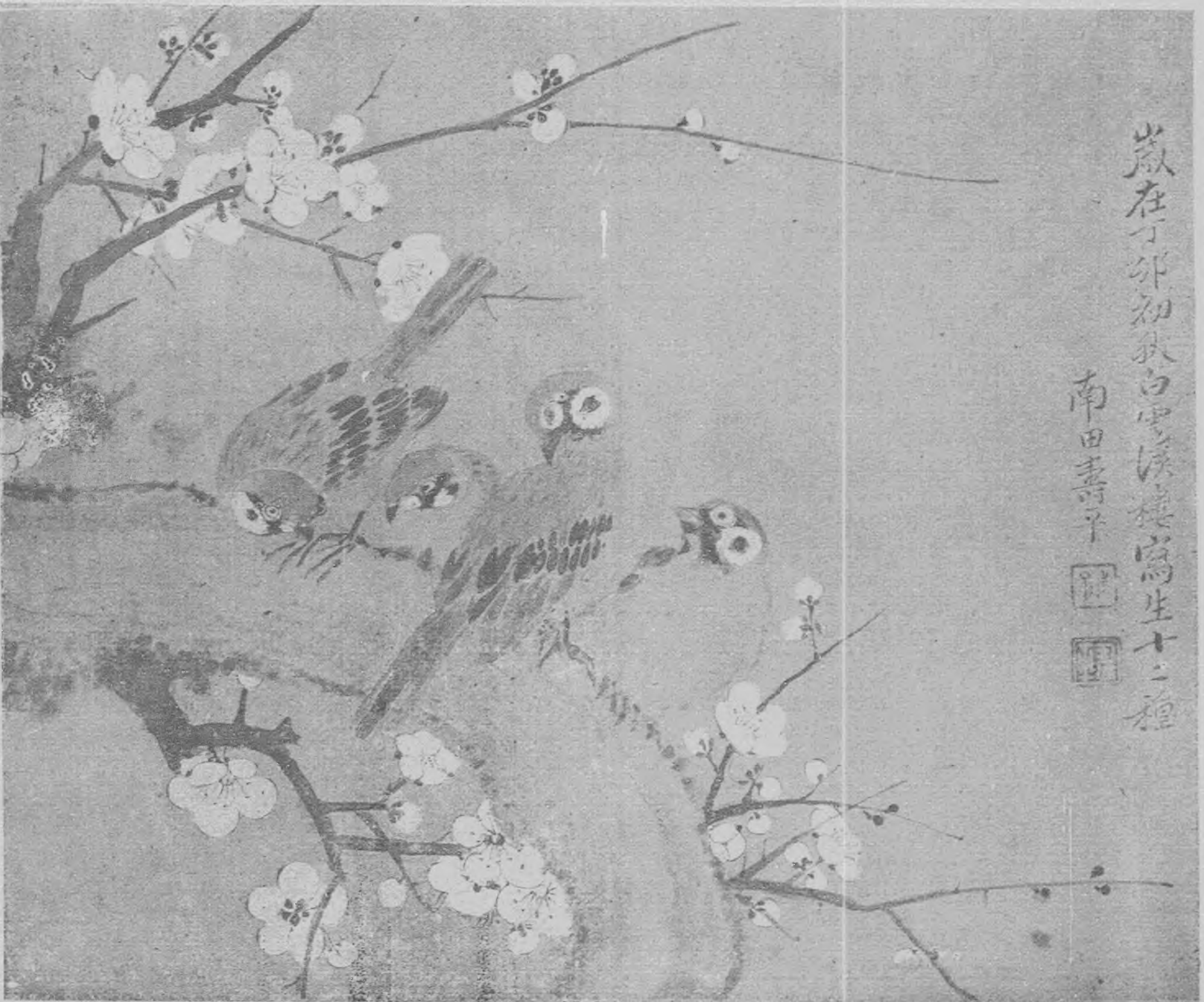
揮南田花卉圖(一)



暉南田花卉真蹟(二)

歲在丁卯初秋白雲溪樓寫生十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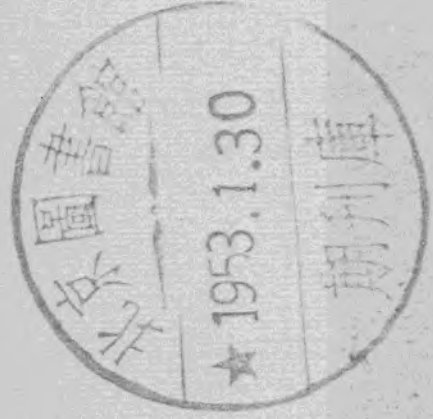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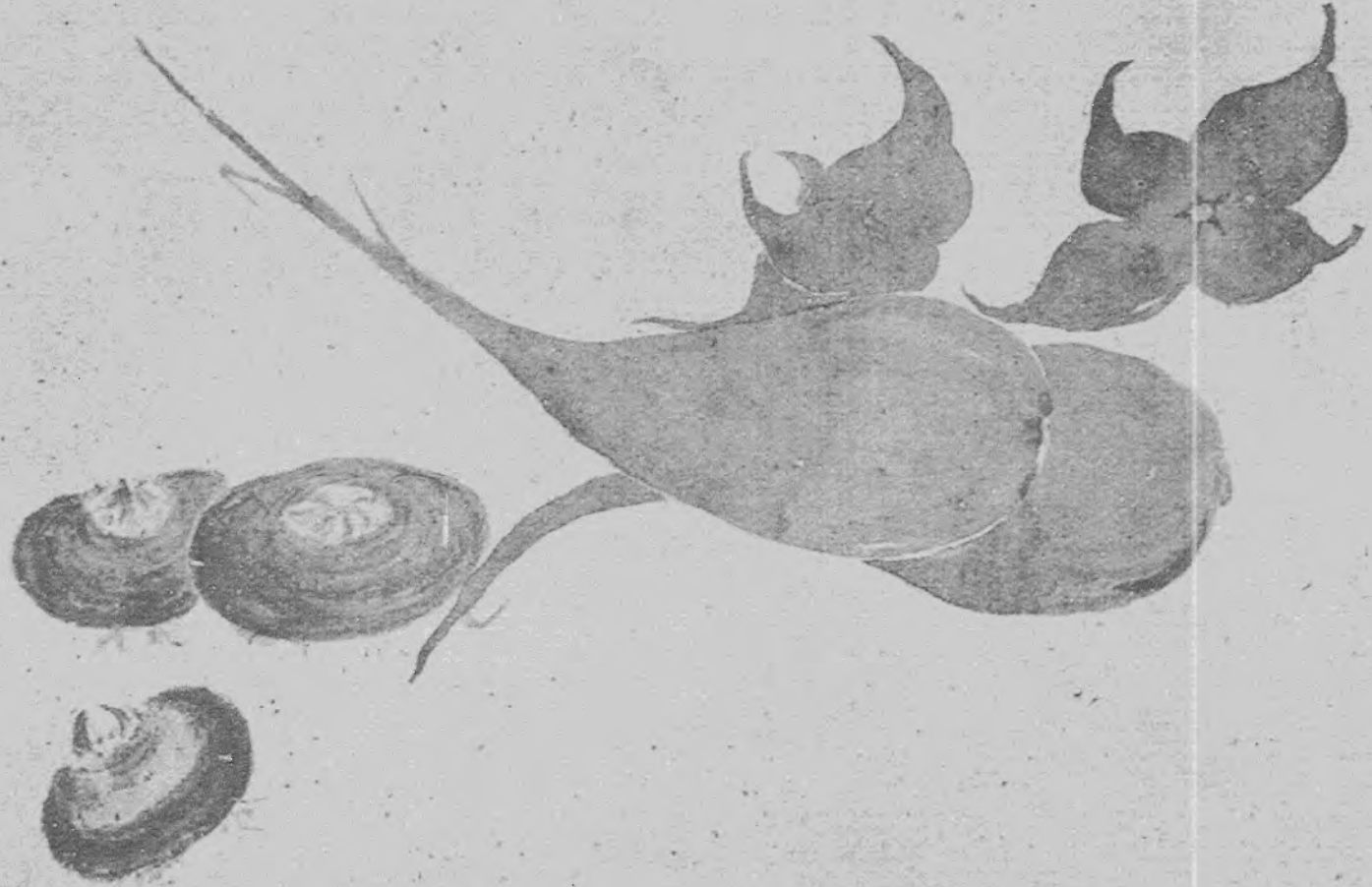
南田壽平



吳興陸氏珍藏

田湖園多景莫

心若三者良



吳興陸氏珍藏

蔣南沙花卉真蹟(二)

此君景泰通徑俗為種名辰三兩株



吳興陸氏珍藏

花名海上
影倩芳羣花



玉雲花名前

天 津 名 花



王 榮 喜 化 裝 小 影

天 津 名 花



李 金 順 倩 影

天 津 名 花



王 雙 玉 倩 影

社會小說 過激化



共產！公妻！剷除有產階級！破壞家族制度！幾個時髦名詞在這幾年裏鬧得全球震驚俄羅斯當然是發源地其主義西侵歐陸戰敗之德意志首先響應奧地利義大利諸國亦漸為過激化所彌漫東則中國日本朝鮮印度諸地過激派的潛勢力亦駸駸日上列強有屈服威廉式贖武主義的能力却沒有掃蕩列寧式過激主義的本領各國政府對於過激的防範互通聲氣也不算不十分周密就把中國說不問什麼外患犯內亂犯誰不視租界做逃遁藪各國也時常指鹿為馬說是政治犯例應保護獨有對於宣傳赤化的嫌疑犯大家是一步不肯放鬆的照這樣的嚴厲取締似乎過激派早應銷聲匿跡天地之大再沒有立足地方但

過激化

是何以仍鬧得這般利害呢像今年北京地方舉行國慶祝典的那一天在萬頭攢動的廣場裏面居然有人敢散放宣傳過激的印刷品軍警如林也防備不及難道這種主義裏面自有神乎其神的魔力所以能使人家顛之倒之甘冒不韙嗎其實呢不良的社會製造出許多齷齪空氣逼壓着人過激思想的衝動實在是順潮流而起的現在要說防止過激化從根本上打算就先該改革人心把不良的社會變換轉來過激思想便當受天然的淘汰反乎此道單講勢力上的高壓能濟事嗎諸君不信在下且敘述一件事做個引證

我有一位朋友姓陳名習禮他是一位恂恂儒者生平服從孔孟之學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莫說這種共產公妻等

名詞他腦筋裏理不會印入絲毫就連自由平等這種普通學說他當初也斥爲異端邪說有一天郵便局裏遞到一件印刷品他拆開一看原來是過激派的宣傳文字他不看猶可一看之後不禁勃然大怒拍桌大罵道光天化日之下那來這種妖言明目張胆蠱惑人心便吩咐閹人以後凡有這種不倫不類的郵件不必收受或是當着郵差面前燒燬了閹人那敢申辯自然唯唯應命習禮這種舉動雖不免有些傻氣也足見他嫉惡如仇的心理正在餘怒未息的時候忽然有位朋友走來訪他友人孫申生素有開通之名兩人當下不及寒暄申生即問起大動雷霆的緣由習禮告訴了他並把傳單給他看申生略瞧一瞧笑道這個值不得動怒嗎見仁見智原各不同你既不願看做了字篋裏

的材料便罷怒什麼呢這種矯枉過正的主義我也極反對的不過照我們現在的環境看起來我實在悲觀得狠彷彿到處開好大窟窿等候過激化的侵入你是規行矩步墨守一隅沒有見到世情險惡人心詭詐的情形像這種的狀況恐怕不出二十年全世界要有天翻地覆的大變哪習禮覺得申生的話含着譏笑的意味好比火上澆油登時變起臉色答道你這樣的口氣難道已受着過激派的同化嗎我們拿全副精神來打翻這種邪說尙恐力有不周還能放鬆一步嗎譬如他們胡說共產是想共人之產倘他們自己有產業能給人家共有嗎又如他們胡說公妻是想公人之妻倘他們自己的妻室能給人家公有嗎總而言之提倡共產就是強盜提倡公妻就是淫棍申生見他說話

激烈不願彼此有傷和氣。笑了。一笑便把別的話來岔開了。

習禮向來教讀自活。依館爲生。這幾年來學校教育漸漸發達起來。私塾受天演的淘汰。便一天的衰落。一天習禮的生活也便一天的困難。一天有時實在逼得沒法。便去向人家挪。沒錢的呢。本來沒有通財能力。自然枉開尊口。有錢的呢。看他那樣寒酸形狀。誰不白眼相。這一氣却非同小可。但回到家裏。過這樣可憐的生活。到得無可奈何時。仍不免赧顏向人。明知無益姑試爲之。有時雖能借到幾文。也先經約定歸還日期。然而窮人的通病。借款借入時候。不知不覺的化了。到得歸還時候。往往不能籌還。稍爲活動的人。或可移東補西。借借還借。若是活動不了的那就大儋特儋了。像習禮這

書馱子。自然告貸之路有限。那裏說得上活動。兩字。起初是受盡入不敷用的苦。後來更加上。命戶催逼的滋味。越是有錢的。越是逼得緊。真合着古人一句成語。叫爲富不仁。習禮受了環堵鎔化。不知不覺之間。漸漸將他本來的思想。變換起來。厭惡這種不良社會的觀念。時時在他腦筋裏衝動。且在下面所說的。不過略舉大概。他到了這種地步。一天到晚所見所聞的那一件。不生感觸。在下也寫不盡許多。他那位尊閻性情。本來和他水火難容。總說他老不長進。天天把東家長西家短來比較。但從前他的力量。尙足維持溫飽。敷衍過去。所以沒有什麼大問題。發生這時候。漸漸墮落到牛衣對泣的境地。他夫人益發耐不下去。終日和 he 喘氣。不是呼天號哭。便就拍桌怒罵他。篤守聖訓一句君子。

固窮的話刻在念。但到了這種地步固的一字便沒法耐着起初還和他夫人鬥口彼此爭論是非後來索性不問好歹俱付之一歎他夫人雖不至於像朱買臣妻下堂求去然夫婦之間已義斷恩絕他有時偶爾想到過激派的說話神經不免有些異感覺得環境的惡現象實在不可一日忍受自殺的惡念時時在腦筋裏鼓盪但是他却又從沒有斷然脫離塵網的決心每到消極時候他反轉一想以爲這種究竟是婦女的行爲男兒頂天立地負此七尺之軀何至於此大概非常的激刺最易變換人生本來的氣質他經過一年半載的奇困別的事都日見墮落獨有那迂腐的腦筋却大變特變雖不能說他進步已前後判若兩人今日的陳習禮已非從前的陳習禮有時見着孫中再生

提起舊話彼此莫逆於心再不至奮臂相爭了又過了一年這種黃連樹下的滋味好比三百六十年還難挨他夫人實做小人窮斯濫矣下堂求去他老不長進依然一貧如洗一般親友不但白眼相向看見他的影子就要遠而避之似乎他是一顆晦氣星見着便不吉利的模樣其實他飽嘗世味久已看透世情並不去多開臭口向人借貸親友們也何苦如此呢這時候宣傳赤化的某黨徒愛他才可使用使用一步進一步的柔軟工夫去誘他入黨他覺得窮途青眼知己之感深入骨髓居然就以身投効一個束身自愛的純謹之士從此便做了官廳羅緝案裡的人這是社會萬惡環境逼壓成功的嗎還是過激邪說宣傳的力量嗎讀者諸君大概都能辨得所以就在下的意見而論防制過

激。勢。力。的。蔓。延。應。該。先。從。根。本。上。着。想。一。下。

送龔女士歸餘杭

(黃柏庄)

蘆。花。楓。葉。漸。飄。殘。一。段。荒。涼。不。耐。看。無。計。留。君。聊。慰。籍。放。聲。不。敢。洩。偷。彈。
新。詞。疊。寄。彩。雲。箋。文。字。因。緣。豈。偶。然。無。限。羈。愁。無。限。恨。都。教。付。與。短。長。篇。
妙。句。拈。來。樂。不。支。殷。勤。付。與。判。妍。媸。自。居。先。覺。吾。何。敢。聊。作。才。人。一。字。師。
我。欲。悲。君。轉。自。悲。廿。年。冷。落。負。鬚。眉。漫。勞。慰。譬。期。來。目。設。想。何。曾。知。是。癡。
客。京。經。秋。恨。若。何。寄。情。泉。壑。慰。蹉。蛇。靈。山。回。首。前。遊。地。禮。意。應。難。忘。佛。婆。
盤。中。苜。蓿。幾。春。秋。如。此。生。涯。我。亦。愁。一。語。贈。君。應。記。取。蕭。蕭。風。雨。莫。登。樓。
莘。莘。學。子。盡。天。眞。喜。見。春。風。化。雨。新。報。道。先。生。歸。去。也。攬。裾。一。哭。倍。酸。辛。
記。得。同。登。大。觀。峯。秋。山。萬。點。白。雲。封。知。君。又。動。家。鄉。感。欲。別。餘。杭。起。步。慵。
年。來。慣。作。別。離。詩。半。寫。閑。愁。半。寫。癡。底。事。今。番。南。浦。路。幾。回。擱。筆。又。低。遲。
離。情。都。在。不。言。中。縱。欲。有。言。意。亦。窮。料。得。鷄。鳴。風。雨。夜。定。多。短。句。寄。郵。筒。

孟文錦

(賊蘭)

孟文錦。秦縣東南鄉孟家灣人。地在秦縣秦興如皋交界處。距城既遠。風氣強悍。而盜匪常以之爲逋逃藪。孟氏爲地方之巨擘。族中人無不習武。以自衛其身。家文錦。猴拳短棍。尤負盛名。清咸同間。江蘇受太平軍之蹂躪。鄉村舍自保。外更無免危之法。某歲。忽有飢民二百餘人。至孟家灣。予以米不受。予以錢。又不足。滿其欲。聲言欲入莊面董事。阻之不得。遂圍孟文錦之宅。索錢五百千。途中遇食物。卽強取。手各持棍。無事。則荷物有事。則爲武器。文錦坐宅中。聞族人報告。解衣而起。曰。是非飢民也。不懲之。且有大禍。時孟宅門已閉。乃險垣出。飢民見文錦出。索賑。詈罵文錦曰。索賑。莊有定例。按人口以給糧。豈能圍人家宅。定索若干耶。衆見其辭強。棍棒齊下。文錦奪其一。與之對壘。衆人愈怒。圍之三匝。文錦東西。逢擊紛紛倒地。始大駭。若鳥獸散。

滑稽小說 四不像

(寄塵)

俗語有一句「四不像」便是既不像這個又不像那個所以叫做四不像我這篇小說拿四不像來做題目便是自己罵自己既不像白話又不像文言更不像演義復不像彈詞有些像歐化却又不是歐化有些像日本化也不是日本化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四不像咄咄怪事此四不像胡爲乎來哉記者曰唯唯否否此四不像者新發明品也哈哈請你不要鬧請你不要響請你看看四不像

話說有一天正是三月季春上已初旬之日天欲雨而仍晴春將歸而猶住落花滿地芳草連天遣一派景緻正是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個地方不是那秦淮河邊石頭城裏玄武湖

畔北極閣下的千古英雄必爭之地的龍盤虎踞的而且是六朝如夢鳥空啼的南京麼噫如此名勝之地非歷史上之名勝而何(著者自贊曰妙妙)

此時有一西裝少年口啣雪茄領約卡拉誠翩翩弱世之佳公子也這人來此做甚麼連我也不知道只見他叫了一部東洋車從下關進了南京城付車資既畢詢路人曰釣魚之巷何在可是少年說的是上海話南京人都不懂只好搖搖頭各走開了少年悶甚仍呼車然其地甚僻無應者少年歎曰我們的中國的國語不能統一的苦况竟到如此地步南京距離上海真是很近的而且交通很便利的而且南京又是江蘇省城上海又是通商大埠冠蓋往來不知凡幾車能同軌言不同音旅人望而阻步游子

對之裏足吾至此不得不歌行路難矣。

如此春光三月天江南江北雨如烟當時建築名城裏獨立徘徊一少年且說少年正徘徊的時候忽聽得一陣歌聲嚶嚶如鶯囀少年翹首而望之只見楊柳影裏露出一角紅樓那紅樓本是中國式的樓房又安了一扇百葉窗此時披窗洞啓直視無礙瓊樓玉宇非復人間而樓中仙子疑字太雪膚花貌參差似是耶非耶少年獨立在遠遠的地方望了一望心裏想著口裏念著出了一回神發了一回癡於是放聲浪吟曰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安琪兒罕會見……我說是南京水月觀音院（考者自贊曰這幾句絕妙）

少年贊歎了一回只見那一角紅樓中已發出一個無綫電報來正是（唱）驀地相逢何太巧

心心相印玄乎妙二人心事誰知道有分曉你看那一個無綫電報兒到一好了那邊電報來了。一少年如此說著一面向那紅樓下去。

（唱）一路行來是垂楊柳外國的 Boy 在柳陰中賣酒好一座金陵建築秣陵的 Nanking 城如此的光景少有柳陰露出一紅樓樓下澄清一水流水明如鏡能照影還有那雙雙的鴛鴦在水裏游（白）子細一看並不是鴛鴦乃是野鴨少年道鴨子到冒充起鴛鴦來豈有此理少年一語未畢忽然覺著一大點雨落在頭上少年大驚道這樣大點的冰冷的雨從那裏來的說著抬頭一望只見那安琪兒倚窗而盼方知剛才一點雨並不是雨說不定是安琪兒的口津想到這裏彷彿那點雨還有些香氣噙荷非出自她的口中曷克臻此。

這時候她接着說道：「你沒有事，何妨進來坐坐。」
罷少年鞠躬致敬曰：「素昧平生，何敢造次。既蒙
見約，禮不容辭。然而自慚形穢，裹足難前。你見
了，我不要說我是外國叫化子麼？我和你雖說
是自由戀愛，究竟是初次見面，應該先通姓名。
務請小姐不惜賜教，小生等得發急也。」（唱）今
則是心心相印，有前緣恐怕是結此緣法。已五
百年，你的心事和我無二樣。我的苦衷便向你
宣言，我一不願上長安道做朝裏的官，我二不
願服不老丹做天上的仙，我三不願學李太白
在酒家眠，我四不願學班定遠勒石燕然。我只
願化作鰈，化作鵝，再不化。化作連理枝，並頭蓮。
使此秦淮河上添一段韻事，流傳桃花扇。燕子
箋千古風流一例看……

少年唱還未了，那樓上的她忽然嬌嗔道：「這
個人爲甚麼壽頭壽腦，夾不清我們堂子裏
一天來的客人，不知多少，從不曾看見像你這
樣的人。你要來便來，不來便罷。看你着了一身
西裝，像煞有介事。誰知你乃是個外國壽頭碼
子，啥事體逃到格答來……那樓上的她一半
南京話，一半上海話，夾七夾八，不知說了多少
到底太複雜了，太高深了。少年完全不能領會，
只好望她笑了。笑連打了三個無線電報去，畢
竟這三個電報有力打得正好，砰然一聲，雙扉
已啓。一老婦人自內出，肅客入室矣。
少年問曰：「此何地？」老婦人曰：「釣魚巷也。」少年呵
呵大笑，道：「隨破皮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我來此正爲覓釣魚巷，問來問去，總問不著。却
不料這便是釣魚巷。小生有幸，竟得身入仙都。
……少年還沒說完，老婦人聽得不耐煩了，連

忙說道：少爺請樓上坐罷。少年脫了帽，鞠一鞠。躬道：老伯母不要如此客氣。幸虧這話。老婦人不信，不聽。一定要被他笑死了。

停了片刻，少年走上樓去。上樓以後的事，很多。在下一枝拙筆，不能細述，只好從略。

且說再過了幾天，上海一個大旅館裏，舉行自由結婚之禮。參觀的人，真是人山人海。將旅館在都擠滿了。大家都說這是一種特別結婚禮，為甚麼呢？

因為新娘有神經病的。南京釣魚巷的妓女，新耶是神經不清的。醉心歐風的上海的富家子，這還不算奇。最奇的便是請客帖子上寫明了：新娘是妓女，而且是老搗具名。此非奇事而何？不特為秦淮河上添一段韻事，恐板橋雜記中未嘗有此笑史也。此事也吾無以名之，名之。

日四不像而已矣。

病起

搗練子

孤館靜。一燈昏。兩打芭蕉。悄
揀門無那。夜長眠不得。瀟瀟
入耳。最銷魂。

小做世
雪逞風威

(賊 菌)

一夜北風似虎吼一般。簷前鐵馬玎玎。瑞瑞敲得不住的響。窗上糊的紙被風力震破了些裂痕也。吸吸拂拂的作聲。睡在臥室裏的人也被這風聲把他們在黑甜鄉裏喚醒了。翻來覆去更覺冷得利害。一個半老年紀的男子咳嗽了幾聲。向着他老伴兒說道。奶奶今夜這北風刮得這樣利害。被窩裏一點熱氣也沒有了。不如早些起來。喊老李煮些大米粥。喝滿他一肚子。也可以捱得住些寒氣。婦人說道。太早了。雞纔啼過。這樣寒天。過於起。早起也是冷。男子道。窗紙白了。不是天亮嗎。婦人道。大約是月色。決不會到天亮的時候呢。男子道。今天是初八月。落不過有二更時分。一定不是月色。唧唧噥噥。老夫妻倆說了許多時候。又朦朧睡着了一會。

兒男子先醒。聽見院子裏竹帚掃得沙沙的響。只聽老李一面掃地。一面自言自語道。十月裏的天氣。下這樣大的雪。真是少有呢。男子這纔明白。夜間窗上是映的雪光。起身穿好了衣服。開門一望。那輕如柳絮。白如鹽的雪片子。已刮到臉上。風威雖不及夜間利害。但是一陣陣催着雪花下壓。把適纔掃過了的一條道路。又淺淺的鋪白了。漱了口。洗了面。擦着幾莖三分白七分黑的鬍子。仰頭向着天。嘖哩咕嚕的自言自語。若是這老者是李商隱。蘇東坡。一流的人。人又當着當吟風詠雪了。呆立了一回。風也漸漸歇了。雪也漸漸止了。傭婦捧了一盆熱騰騰的白米粥。和幾個大饅頭。放在堂屋的桌上。擺了兩碟小菜。盛了兩碗。請他老夫妻倆早餐。老者喝了兩碗粥。手裏捏着一個饅頭。獸着婦

人。道。這。冷。天。不。趁。熱。快。些。吃。做。什。麼。那。老。者。說。道。我。蔣。德。馨。身。上。穿。的。皮。衣。肚。中。吃。了。早。飯。還。覺。得。冷。我。們。楊。家。集。的。地。方。無。衣。穿。無。錢。吃。的。人。很。多。這。時。候。老。早。下。一。場。大。雪。我。代。他。們。很。難。過。呢。婦。人。道。這。也。是。沒。有。法。的。事。代。他。們。愁。也。無。用。不。如。各。人。自。掃。門。前。雪。罷。老。者。搖。頭。說。道。不。是。這。樣。說。不。是。這。樣。說。我。總。要。盡。我。的。力。量。拯。救。拯。救。看。了。人。於。餓。受。冷。不。代。人。想。想。法。子。譬。如。此。刻。同。他。們。換。一。個。地。位。自。己。被。凍。自。己。被。餓。難。過。不。難。過。呢。婦。人。道。我。們。集。上。的。富。家。翁。像。錢。忍。卿。家。他。若。是。做。些。慈。善。事。業。纔。不。費。吹。灰。之。力。呢。我。們。這。份。人。家。強。勉。出。了。力。能。救。活。幾。個。人。老。者。道。窮。人。捨。財。纔。是。真。捨。財。慈。善。的。事。是。各。人。自。己。出。的。心。不。必。拿。人。來。比。較。我。這。時。心。裏。已。有。了。計。算。我。家。裏。的。大。

米。小。米。足。的。我。一。家。十。八。個。月。的。糧。把。那。十。一。石。四。斗。棒。麵。於。這。極。冷。的。天。施。捨。了。那。些。窮。人。吃。集。西。的。人。家。那。家。極。窮。人。口。多。寡。我。通。同。知。道。集。西。的。些。家。人。我。還。不。曉。得。詳。細。立。刻。我。就。親。自。實。地。調。查。婦。人。道。你。也。五。十。六。歲。的。年。紀。了。雪。天。路。滑。何。必。忙。在。一。時。呢。老。者。道。古。時。候。風。雅。的。人。還。去。踏。雪。尋。梅。拯。救。飢。寒。是。我。所。樂。為。的。一。件。事。見。義。不。為。就。是。無。勇。你。看。我。腿。腳。的。力。量。還。能。及。得。少。年。人。我。怎。能。辜。負。天。公。賦。我。健。步。的。美。意。誰。高。了。興。披。了。一。件。舊。皮。馬。褂。帶。了。紙。筆。獨。自。出。門。去。了。到。了。飯。後。蔣。老。纔。回。來。考。伴。兒。連。忙。叫。傭。婦。開。飯。給。他。吃。鄉。村。的。地。方。無。非。是。青。菜。炒。豆。腐。燉。雞。蛋。蔣。老。匆。匆。的。吃。了。三。碗。飯。就。叫。老。李。把。那。棒。頭。粉。子。一。担。一。担。的。挑。到。關。帝。廟。裏。去。這。廟。

彷彿是他們集上人的。一個公所蔣老到了公所身邊掏出一個單子來交給廟裏的一個處館先生說道他們來拿棒頭麵的人各人總有紙條註明姓名升數請你照單對條然後叫老李量給他們權且偏勞我回去另外有一件事傍晚時候這里麵粉也發完了我還另外有事相商再來會你處館先生笑嘻嘻的說道這點點微勞不算一回事你老人家請便恕我不送了蔣老到了家開箱倒篋尋了幾張田契紙包好了揣在身邊纔住下來歇一歇但是愁眉苦臉的好像有什麼重大心事他老伴向他說道你平日忙一件善舉回來時總是歡天喜地怎樣今天愁眉不展的呢蔣老歎口氣說道爲富不仁錢忍卿家真是忍心害理集東有一家姓王是錢家的佃戶又是錢家的欠戶這王老

三本是一個安分的農夫無如一家的人口太多又是老的老小的小欠了錢家三石八斗秋租又欠了他的利債本利合算欠了二百七十幾圓被錢家送到縣衙收在監獄五天了家裏又沒法拚湊他女人要把他十七歲的女孩賣人煙花好多得幾個錢了這筆租債官司那女孩子曉得了哭得淚人一般我早晨看見這個情形實在有些不忍已經教他家不要走這條路我來代他想法子但是除却還錢官司決不得了所以我代他作急那女孩子見我這樣說法跪在地下求我帶他回來免得被家裏的人價賣你看我怎樣能帶回來呢只得教他家等待三五天我來帮他設法他老伴兒說道家裏要把他賣到斜道上去也難怪他駭怕帶他到我家來免得看見他又在他身上着想這件

事。我。看。到。是。就。着。人。把。他。喚。到。這。里。來。的。好。他。家。分。糧。減。口。也。少。一。點。用。費。但。是。這。三。百。元。的。租。債。案。到。是。不。容。易。了。呢。我。們。家。裏。雖。說。有。二。百。多。畝。田。地。但。是。你。把。所。餘。的。花。息。都。已。送。到。慈。善。上。去。了。到。了。過。着。這。種。事。情。纔。還。是。有。意。救。他。心。有。餘。而。力。不。足。呢。蔣。老。道。罷。了。你。就。着。人。喊。那。女。孩。到。我。家。來。做。他。的。救。命。星。我。再。另。想。法。子。代。了。王。老。三。的。官。司。蔣。老。伴。兒。點。點。頭。蔣。老。又。跑。到。關。帝。廟。裏。去。了。

關。帝。廟。裏。領。糖。頭。麵。的。窮。民。纔。散。了。老。李。出。廟。門。恰。巧。蔣。老。跑。來。問。道。散。完。了。嗎。老。李。道。正。是。纔。完。結。的。蔣。老。道。你。回。去。罷。太。太。有。事。喚。你。去。做。呢。老。李。諾。諾。連。聲。而。去。蔣。老。跑。到。那。先。生。面。前。先。作。一。個。揖。謝。勞。纔。坐。下。來。向。他。說。道。我。有。一。件。事。體。要。奉。煩。就。先。把。集。東。王。老。五。的。事。說。

了。一。遍。然。後。纔。把。懷。裏。紙。包。拿。出。說。道。這。是。四。十。一。畝。田。契。我。要。向。錢。家。借。四。百。元。我。是。知。道。他。家。非。三。分。半。的。利。息。不。借。的。我。只。好。忍。受。請。先。生。到。他。家。磋。商。磋。商。先。生。搖。搖。頭。說。道。老。先。生。你。何。必。從。井。救。人。借。錢。代。人。還。債。就。是。為。慈。善。的。事。救。人。之。急。又。何。必。向。他。錢。家。借。呢。我。雖。是。和。他。家。賬。房。裏。的。人。熟。識。但。是。看。他。家。的。放。債。行。為。那。一。種。風。威。雨。勢。實。在。不。是。放。債。就。是。拿。賤。價。估。人。的。產。業。窮。人。受。他。盤。剝。是。無。路。可。走。的。老。先。生。你。又。何。必。上。他。的。當。呢。蔣。老。說。道。先。生。的。話。實。在。不。錯。但。是。王。老。五。的。訟。事。急。如。星。火。我。們。楊。家。集。附。近。除。却。錢。家。另。外。一。個。小。財。主。也。沒。有。一。時。也。難。備。這。四。百。塊。錢。天。下。事。是。看。得。破。好。我。是。一。個。無。後。的。人。而。且。是。遠。宗。近。系。一。個。族。人。也。沒。有。比。方。我。生。了。一。個。不。肖。

子我死之後也難保不一橫一豎把田地盡給他人。現在是我既無子這一層可免了。我因爲救人之急就是被他盤剝了去我也無怨我夫妻倆只有兩人餘下的田儘可養活我以行我心之所安爲樂。顧此就不能顧彼了。先生聽了肅然起敬。說道：老先生不但是仁人更是達人。先生如果他日無後就是無天理了。田契我且摘要錄下。磋商成功再來報命說罷就拿了一枝筆。摘錄在一張包旱煙的煙紙上。仍把田契交代。蔣老蔣老纔踏雪步月而回。

他家換新租約。倘遇水旱天災租穀短收。還要你照數補足。這樣盤剝我看你老先生還是另打主意好。蔣老沈吟了一會。說道：利息雖然重。但是我存心不欠他一個錢。年限滿了我仍就贖回。就沒有旁的交涉了。第二天就立了典契。佃戶換了租約四百塊錢。扣去了二十元小費。餘剩的交與王老三的父親。叫他把官事了。清王老三的父親自然是感激涕零。千恩萬謝了。

隔了幾天。蔣老到鄰莊一個親戚家。賞喜早晨出去。傍晚時候纔回家。進了門。忽然看見他老伴兒和一個女子在屋裏開話。蔣老以爲是鄰家的女子。到也不介意。走進堂屋。他老伴兒笑向他說道：你看這女孩子。還認識嗎？蔣老一時到摸不着頭底。說道：好像有些面善。但是記不

清了。女孩子叫了一聲。老爹伏在地下。磕頭謝。謝救他父親的恩。他老伴兒拉他起來。對蔣老。說道。那天我。叫老李對王老三。家說。叫他分糧。減口。到我家裏來。過活。另外再想法子了。王老。三的債務。他的母親說。要守王老三出來。再商。議。王老三。訟事了。結了。到家聽見這句話。今天。你出去。後。就把他送得來。說是留他在這哩。伏。侍我。王老三。並且磕了一陣頭。謝你拯救他的。恩。我叫他把女兒帶回去。他執意不肯。只得留。他在這哩。罷。蔣老這纔明白。說道。留他在這哩。過些時。送他回去罷。

是銀錢產業。誰都不是自己的。姓張姓李。一塊。田地。由古至今。也不知換了多少主人。我能拿。他喚出錢來。行我心所樂為的事。我纔算是田。產的主人呢。但是他那老伴兒。同他的用心。却。有些不同。他的意思。是人生有子萬事足。我雖。不能生育。但是丈夫還有生子的希望。他和王。老三的女兒。很合式。愛他勤勞和順。他秘密的。探試口吻。王老三的女兒。因為是救他父親的。恩。人到很願意的樣子。及至試探蔣老的口氣。却絕對的拒絕。他說。我這樣年紀。何苦糟蹋人。家女孩子。就是生下一個兒子。來。我還能領得。到頭嗎。我救他的父親。是我的本心。納他的女。兒。做妾。到好像我是乘人之難。謀人的女兒了。

王老三的女兒。也沒話。扳駁他。有一天。唧唧噥噥。向。王老三的女兒。訴了半天王老三的女兒。羞愧。

了不得。臉上緋紅。蔣奶奶又向着他合掌拱手。的像懇求的樣子。纔羞答答的點了一點頭。第二天是元宵佳節。蔣奶奶辦了幾樣好餚。饌燉了一壺高梁酒。與蔣老兩人慶賞元宵。殷勤勸酒。左一杯。右一杯。蔣已灌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醒來。懊悔不迭。對着他老伴兒一言不發。蔣奶奶說道。這都是我的主意。王姑娘是萬分回不起。他是很愛羞的。但是現在已經是你的了。天可憐我家能生一個男孩子。也不枉費我一片苦心。

這一年的夏天。集上忽然瘟疫流行。蔣老夫婦。倆五天之內。相繼染疫。死了。王姑娘哭得死去活來。又沒有本地親戚。幸虧王老三來請。廟裏教讀先生。幫同料理喪葬。此時王姑娘信潮。不至已經兩月。又不好意思。說給人知道。那知道

先生也染疫死了。先生一死。不打緊。錢忍卿又下毒手了。說是蔣德馨的田地。全多押了他。而且欠了租子。知道他家沒有人。就來全行沒收。帶了些粗丁。就到他家來抄產。看見王姑娘。生得很乾淨。就硬把他帶回去了。錢忍卿本是個急性鬼。又知到王姑娘的來歷。就強行納爲偏房。王姑娘因爲腹中的一塊肉。只好忍辱含羞。等待分娩。後再另尋死路。這一次集上的瘟疫。遷延了三個多月。錢忍卿的長子。本來娶了親小兒子。也有了十四歲。做了楊家集上瘟疫的後隊。兩個兒子。一個媳婦。一齊染疫。死了。錢忍卿的妻子。哭得傷心。就得了個嘔血症。看看也是行將就木。忍卿沒法。只好終日在王姑娘房裏。百般的獻媚。但是王姑娘。雖不是息夫人。一言不發。也就愁眉難展了。天道可測。而不可測。

不。可。測。而。可。測。王。姑。娘。的。身。孕。足。足。十。三。個。月。
 纔。分。娩。錢。忍。卿。自。信。不。疑。而。且。是。一。個。男。孩。到。
 了。三。歲。的。時。候。忍。卿。的。妻。子。死。了。十。一。歲。的。時。
 候。忍。卿。又。被。閻。羅。老。子。請。了。去。算。賬。去。了。今。年。
 這。孩。子。已。十。六。歲。了。十。月。裏。又。下。了。一。場。大。雪。
 王。姑。娘。想。起。舊。事。哭。得。和。淚。人。一。般。纔。把。這。始。
 末。情。由。說。給。他。兒。子。知。道。並。且。囑。咐。他。兒。子。道。
 白。佔。田。園。仍。是。還。給。了。你。這。都。是。你。生。身。之。父。
 存。心。積。德。的。好。處。你。若。學。忍。卿。雪。邊。風。威。那。就。
 事。實。了。我。忍。辱。偷。生。養。育。你。這。一。塊。肉。的。苦。衷。
 了。

百 花 詞 題 後 瑞 鶴 仙

墨。花。飛。麗。藻。剛。桂。子。山。空。梧。桐。院。
 小。蓉。城。寄。綿。衣。怕。蕙。心。蘭。思。也。隨。
 春。老。盪。微。臥。章。甚。鷓。鴒。哥。真。堪。絕。倒。
 道。郎。君。忒。煞。情。痴。知。否。花。靈。暗。惱。
 誰。曉。春。風。唐。棣。秋。水。蘼。葭。日。崇。衰。
 袍。迴。闌。憑。眺。悵。流。鳥。怨。啼。鳥。將。紅。
 情。綠。韻。柳。枝。桃。葉。一。例。替。他。寫。照。
 後。時。檀。板。唱。紅。兒。休。疑。古。調。

悲慘 小說 一天晚上的哭聲

(箇 儂)

一天晚上正是嚴冬時候那天空底大風呼呼地刮個不止震得屋上的瓦察察作響天上形雲密布星斗全無街上的電燈也被風吹得時明時滅如此許久那風威方殺天際的月亮也放出淡白色的光來照得四野光明彷彿說道「真理雖有時爲惡魔所阻然而終須光明像我一樣」

當這時候真個是靜悄悄地萬籟無聲過了半晌那黑暗底房間內被月光映着也稍稍有點光亮由那窗櫺裏面透出一種很悲切的悽慘聲浪初時隱約可辨繼而漸漸的高聲號哭這哭聲的悽哀真令人聞之酸鼻又半响那哭聲中忽又暗暗啞啞的帶哭帶訴愈哭愈悽楚仔

一天晚上的哭聲

細聽去却是個女子悲悼自己的苦楚她哭訴的是怎麼回事她哭的聲浪中似乎答道「你聽吧」

我底父親是個書生

我底母親是個舊式女子

我父母將我遠嫁說什麼嫁雞逐雞

一年又一年不覺已糊糊塗塗地過去

在這一年一年的當中那一天不是以眼淚洗面過日子

唉我也曾生過三個孩子那大的不長進人說他已死了再有兩個呢都還嘔嘔吐吐的嬉戲什麼好歹他們全不明瞭

今年正月是我底厄運到了不知爲着什麼我丈夫竟將我休了唉苦啊我好好地清白女兒身都被那外面譚言污了

有人笑我痴有人憐我呆還有人譏我不該
我爲着什麼來

我替他掙家業哺兒女孝翁姑事事都在那
苦底家庭中討生活到而今前人栽樹後人乘
涼到底是誰的不該

天啊你爲何不睜開眼睛父母啊你何以忍心
將你的可憐的女兒送到那火坑裏去

如今我一個婦人叫我怎麼過活死吧眼睜睜
地讓人未免太呆了活着吧這非人的生活活
着有什麼意味

哭到這裡那天上的月亮忽又被黑雲遮了那
呼呼地風聲重又振了似乎也哀憐她的境遇
爲她鳴不平

她是誰她便是那抱「大歸」之痛底可憐底
婦人他的名兒叫做什麼趙雪清可惜做書的

此時已記不真確了

月夜有感清平樂

風清月白腸斷離家客倚徧
闌干憑曲屈不敵愁腸百折
憶儂慣作情狂何期萍梗
無方昨向西湖喚渡雙飛妬
煞鴛鴦

滑稽小說

見面難

(慶霖)

在十幾年前歐美文化輸入的時候我們中國一般青年稍稍看些什麼雜誌報紙那一個不被潮流所激紛紛提倡自由啊解放啊人類平等啊家庭改革啊這種聲浪鬧得震天價的響好像和那舞臺做全武行戲一樣

像吳西芬女士也可算得其中之佼佼的了。他一張精緻的臉蛋兒狠受許多青年的歡迎。可是這位女士胸中却抱有極大的志願。他嘴裏常講要救中國數千年沉淪黑暗地獄中的女子爲他們放一線光明。要享受男女平等自由的幸福。這西芬女士既然心中發此議論。當然是要實行的。至於他實行的第一步就是提倡女子剪髮。他講女子剪去頭髮有種種利益。凡是女子每天早晨梳一次頭。至少要三十分鐘。

見面難

我們在這早晨空氣新鮮的時候。很可以做許多事。體現在將他白費了。豈不可惜。並且有幾個懶惰的女子。簡直終年不梳。不洗。弄得齷齪不堪。臭氣逼人。一經剪去。不但可以免去以上兩種弊端。並且還可以省去許多無謂消耗的裝飾品。他自己就首先剪去做榜樣。給別人看。真是一個能說能行。以身作則的改革家。自從吳西芬女士提倡剪髮之後。居然有許多時髦女子也紛紛的效法起來。這們一來。就引起許多人們的注意。那幾張日報上也載着這樁事情。有的是罵他。有的是稱贊他。種種議論不一而足。可是這樣一喧傳。早已闖動全國的男女。誰不想要看看吳西芬女士。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我寫到這裏。且將吳西芬女士家世。敘一敘。原

來。這。位。女。士。是。浙。江。湖。州。人。家。裏。倒。也。很。有。幾。個。錢。可。是。他。的。父。母。只。生。了。他。一。個。寶。貝。從。小。就。教。他。讀。書。到。了。十。八。歲。上。就。叫。他。到。杭。州。某。女。校。去。讀。書。很。受。了。許。多。新。文。化。的。智。識。所。以。他。就。提。倡。剪。髮。的。時。候。他。却。還。在。女。校。裏。讀。書。呢。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信。面。上。寫。着。是。打。從。南。京。寄。來。的。他。一。想。南。京。並。沒。有。認。識。的。人。連。忙。將。信。拆。開。來。一。看。裏。面。寫。的。是。最。時。髦。的。白。話。文。大。略。說。得。報。昏。上。看。見。曉。霞。女。士。是。一。位。提。倡。女。子。剪。髮。的。政。革。家。真。是。佩。服。的。了。不。得。夾。着。說。了。許。多。恭。維。話。末。了。還。露。出。懇。求。他。答。應。和。他。作。爲。朋。友。吳。西。芬。原。是。想。做。極。新。的。人。物。當。然。是。沒。有。不。答。應。的。當。下。就。寫。了。一。封。回。信。給。他。

那。寫。信。來。的。人。姓。趙。名。介。新。本。是。鎮。江。人。現。在。南。京。某。中。學。讀。書。也。是。一。個。飽。受。新。潮。流。的。人。物。這。次。他。看。見。報。上。天。天。載。着。吳。西。芬。女。士。的。剪。髮。問。題。他。心。裏。却。非。常。羨。慕。所。以。寫。了。一。封。信。寄。到。吳。西。芬。這。裏。來。吳。西。芬。的。回。信。他。接。到。了。心。裏。快。活。像。什。麼。似。的。趕。忙。得。信。拆。開。來。看。了。幾。遍。就。很。小。心。的。保。藏。着。從。此。他。們。就。開。始。通。信。了。你。來。一。封。我。去。一。封。忙。得。不。亦。樂。乎。照。這。樣。約。過。了。一。月。光。景。他。們。倆。的。感。情。就。由。信。上。間。接。的。漸。漸。進。步。了。不。過。他。們。倆。的。心。裏。都。有。一。種。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因。爲。大。家。沒。有。見。面。過。這。層。意。思。在。趙。介。新。方。面。更。加。利。害。所。以。他。想。出。一。個。法。子。將。自。己。的。一。張。照。片。從。郵。局。裏。寄。去。心。中。想。他。也。必。定。要。回。寄。一。張。來。的。果。然。不。出。所。料。隔。了。幾。天。就。接。到。一。張。照。片。連。

忙拆開來看。可是這一看却把趙介新看呆了。原來吳西芬這張臉兒本來是很美艷的。更加這張照片姿勢又拍得好。所以格外顯得他的天然美好。從此趙介新無論上課吃飯心裏整天記念着這位吳西芬女士。好像一個美人兒。亭亭玉立在他面前。

不知什麼緣故。吳西芬和趙介新有好幾天不通信了。這幾天中把趙介新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雪片似的信一封封只管去詢問。每次郵差信到他總老早跑到門房裏去等着。可是總沒有他的回信。好容易等了兩星期之久。纔接到他的一封快信。裏面很簡單的說道。我現在病很重。你如願意和我見面。請在三日內來。杭趙介新看了很爲驚疑。當下便向學監請了一星期的假。連夜的趕到杭州客棧。安頓行李。

之後連忙乘坐黃包車。一直到西芬的學校裏。拿出一張卡片對門戶說。要見吳西芬女士。門房回答說道。他到學生聯合會去開會去了。他便問明地址。一直又趕到學生會。却正在開會的時候。又不好見客。只好叫門房到裏面通知一聲。自己却立着等候。好一會工夫。裏面散會了。男女學生一陣陣的出來。他伸長頸子。一個一個的望。直等到人皆走完。仍舊不見這位吳西芬女士的一個影子。當時他又跑到校裏叫門房去找吳西芬女士。這門房向他身上打量了一番。冷冷地說道。出去還沒有回來呢。他只好回到客棧裏。到了第二天。他又老早跑到學校裏對門房說。要會吳西芬女士。可是這話還沒有說完。那門房很不耐煩的說道。又出去了。說着就自走開去做事了。趙介新只好垂頭。

喪氣的回來。心想他既然寫信來說有病爲什麼。天天又在外邊奔走呢。到了下午去會他。又不遇着。照這樣遇了三天。每天總是要拜訪。二次。不是說出去了。就說是還沒回來。心裡委實納悶得很。到了第四天早上。他又到學校裡去。那門房問他。道你和吳西芬女士究竟有什麼關係。他答道。我和他是朋友。門房道。你們從前會見過麼。他道。沒有會見過。門房就很嚴重對他說道。老實對你說罷。吳女士早已關照過我們。說你來尋他。無論如何總是不見。所以我勸你以後可以不必再來白跑了。趙介新聽到這裏。好似一桶冷水直淋在他的頭上。滿腔熱度驟然減低。當時只好退出。哭喪着臉回到棧房裏。心中悶得像什麼似的。只是想着他。既然叫我來爲什麼。又不肯見我呢。

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句話却是趙介新最後抱定的宗旨。他既到這步田地。還想和吳西芬女士見一次面。無如來得容易。去到很難。原來他來的時候。很爲急促。沒有多帶川資。經過三五天的開銷。和每天的花費。現在却差不多要告罄了。幸虧他有個表兄。也在此地某學校讀書。他只好跑去將事情一五一十的說給表兄聽。他表兄就挽人到吳西芬女士處去了。說他既然路遠迢迢的跑來。好歹給他見一面就是了。但是這位吳西芬女士。却抱定主義。無論如何總是不見。後來他的表兄想他長遠耽擱在此地。也不是行。就借給他盤川。叫他回到南京去。可是他回到南京之後。心裏兀自想着他。既然叫我來爲什麼。又不肯見我呢。

諸君。吳西芬女士究竟爲什麼不肯和趙介新

相見這其中的緣故不但趙介新不知道恐怕就是諸君也還在悶葫蘆裏慢着聽作者將他來說個明白原來趙介新因爲其貌固然不揚更有椿討厭滿臉都是圈而又圈的麻子他在學生會門口伸長了頸子等的時候吳西秀女士早已在人叢中將他看得仔細暗聞名不如見面登時心中大失所望不願和他相會便招呼門房拒絕了他所以使趙介新乘興而來弄得敗興而返咧

春暮信筆題孤山石壁

破賞後

又是鶯花三月暮。漫惆悵落花飛絮。恁地英雄兒女。一霎時成塵土。君不見。麻蕪綠徧鄂王坟。草色青連蘇小墓。樓臺無主。當年碧血紅顏。而今青山紅樹。魏魏。夜唱黃昏雨。人生行樂耳。甚懨懨情緒。枉卻良辰令序。燕語雙栖處。士家鶯飛十里垂楊路。且放着。勒燕然心事。攀龍鱗。老趣貂裘。換酒向綠陰深處。看游人如織。西冷波。

紫藤花弄雜雜

(慶霖)

余別署病鴛蓋有因也。卽就字義觀之。當知梗概矣。噫。憶某君有句云。風雨無情逼病鴛。是堪爲余寫照。又署春風表面觀之。似極旖旎。其實不然。時方創春風。飄於綠楊城畔。適又留鬚短而且茸。因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句戲署此名。

悲慘小說 電車下女子 (鏡水生)

在那一座很大的橋畔擠着多少人素來不肯多停一刻的電車也停住了可憐可惜的聲音從人叢裏發出來似乎是互相答和這真是同情的憐憫啊我雖知道這多半是出了亂子却不能確定什麼一回事就擠進人叢裡去瞧一下不瞧倒也繯了一見真叫人難受啊原來是一個青年女子被電車軋去了一隻腳血淋淋的多麼慘痛伊是已經痛得昏過去了失了知覺自己未必知道在剎那間已成了個殘廢者由着人抬上黃包車逕自拉向某醫院去了這裏肇禍的電車破例陪伴受傷者停頓了一刻也照常駛去還得加足速度賠償他多停的時間損失

好奇的心誰也沒有的其實我不能承認是好奇

電車下女子

奇受人類同情的驅使罷一個不認識的女子受了傷不但是口頭上虛空的憐憫竟使我很關心瞧伊不過二十歲年紀是個女學生模樣伊生命的歷程不過才在學業的途中竟遭了這意外的禍害好像一棵欣欣向榮的小樹無端受了摧折……想着不由的到某醫院去探聽伊的家世好在有友人在那裏做醫生間接探訪并不是件難事果然我的估量沒錯伊是在某女子中學裏讀書的叫做魏靜英我想這倒巧咧我的妹子也在那裏讀書伊是我妹子的同學很容易探聽伊的一切了這真要埋怨我自己多事平白地把人家的不幸深深的在記憶中留着却也要怪我的妹子關於伊的不幸隨時報告使我的耳鼓不能不吸收了

伊本來就是個不幸者在伊墮地的時候父親

已經去世在伊生命的開始祇有一個寡母是伊的保護者家道雖清貧的靠伊的寡母苦苦的支持着居然也從幼年就培植伊上學高等小學畢業以後因爲經濟的關係把伊送到內地某處的女子師範裏去那時伊的學識雖然淺薄思想却很新穎伊實在已受了新潮流的洗禮伊並不浮囂並不高談口頭禪充新人物伊祇默默地崇拜真理那班浮囂而滿口新不了的實在不能夠新却要充新所以竭力驚外了同學中雖也有這一類人伊遠避着不去胡調因爲風頭主義是伊所反對的伊在師範裏讀了一年書覺得完全是賢母的教育再也沒別的見聞求學莫非祇限于這一點嗎懷疑引起了伊的不安再也不能忍耐着繼續下去暑假回到家裏和母親商量要仍在上海進中學

讀書伊的母親道你真太孩子氣了也不知道一點困難我要有能力也不捨近就遠把你送到內地的師範學校去了上海學校多數是收費很貴的貴族學校儘多着呢可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否則自然是就近的好靜英道這却不可一概而論我已打聽得某女子中學教授課程都過得去比較那我肄業的師範至少要好上幾倍取費却也不能說貴好在膳宿都可以在家裏做走讀學生所費實在不多我就是晚上做點手工換錢貼補也是願意的伊的母親見伊這樣的誠懇向學自然允許伊了伊堅決的信仰在人世間無所謂幸和不幸幸福是要自己創造的辛的勤代價是幸福能得着學術的安慰更是無上的愉快伊所以一心努力向學然而同時又發生了戀愛

郁勁生雖然在貴族式的學校裏讀書，倒沒染到什麼習氣，還是誠摯樸素的論家。起世來，同魏靜英也關着一點戚誼，不過是很疏遠的。兩家從不往來，他們倆還是在一個什麼學術會裏遇見了，談起來才知道的。靜英是落落寡合的，不要說男朋友，連同學中要好的也不多。到了郁勁生，偏能意氣相投，很說得來，交誼一天一天的進步，不知不覺的走進了戀愛之域。兩人態度是非常光明磊落，郁勁生常到靜英家去談，天靜英的母親也很契重他。靜英原不掩飾伊的戀愛，老實對母親說過，在伊的母親眼光裏，像勁生這樣人物，很過得去。又見和女兒舉止正當，也就默認了。靜英在這時，既有研究學術的愉快，又有戀愛的甜密的安慰，雖不能席豐履厚，精神上的確是世界裏快樂的一

份子。

伊的學程，比勁生祇低一年。中學畢業了，預備進高等專門學校，四年學程，和勁生的五年的大學年限，正可同時畢業。兩下互相商量着，畢業以後，舉行婚禮，好在雙方家庭，多已承認了。祇要正式一說，便可結婚，決沒有什麼好事多磨，或出於牽掣，決裂的一途。新婚以後，然後捉對兒到外洋去留學，還老遠的議着學成歸國，預備發展一切熱烈的希望，燦爛的前途，真有無限的愉快啊。

誰也料不到有什麼橫禍。伊好好的十二點鐘下了課，趁着電車回家去，吃中飯。這是老例，偏會生亂子。午刻候的電車，本來是擁擠的，這天擁擠得格外厲害，偏有一位老婆子，也趁着這擁擠不堪的電車停的時候，不多大家都搶着

下車。靜英眼見着許多壯健男子儘着搶先下去。老婆婆竟急得沒有法想。靜英雖也搶得過這老婆婆。伊覺得有點不忍了。就讓了一下。那裏知道老婆婆的迂緩和電車的不肯多停一刻。成了個反比例。一方面愈慢。一方面愈快。等老婆婆下車。車已等不得急急的開了。伊以爲初開是很慢的。慌着下來。那裏知道車的速度已很快了。一個站不穩。身不由主的橫倒在地上。一隻右腳巧巧的挿入車下。柔脆的骨肉那裏夠載重的車輪一碾呢。

勁生這樣漂亮的少年學問才幹。又是出色當行。却和一個殘廢者戀愛着。這真所謂賞識在牝牡驪黃之外了。……「勁生時時聽見這類話。很覺得難以爲情。父母也下了禁令。再不准上魏家走動。勁生要是喜歡有殘廢妻子。家庭決不願意有殘廢媳婦的。勁生也就取了無抵抗主義。軟化了魏靜英的影子也。竟至于淡忘了。

魏靜英生命雖沒消滅。就從肢體上殘缺了一點。把伊的前途幸福。統同葬送了。伊知道自己。是世界中的廢物。再不會有同情而知心的人。戀愛熱度極高的。尙且相棄了。誰還顧及到殘廢者呢。可憐祇有衰病的老母爲伊擔憂。可是伊也替老母作急。咧伊想老母的唯一希望。就在自己身上。現在忽然成了廢人。叫伊老人家。

何以爲情呢。相依爲命的母女。一個是老弱。一個是殘廢。這多麼慘酷啊。伊要預備做一個自殺的罪人。怎忍棄掉老母。怎忍再叫伊老人家吃這驚嚇悲痛呢。然而勉強過着日子。實在沒有人的生趣了。沒有人的生趣。生和死還有多大分別呢。

這樣的歲月。到底要過也過不了。憂愁煩悶。是消蝕生命的利器。從伊做殘廢者以後。不到半年。到底和世界分手了。伊雖願意死。却又捨不得死。垂逝的一刻。瞧着老母爲伊傷心。伊也流出未盡的淚來。勉強掙扎出一句話。「我的一生在車輪下過去了。」

有贈

似喜還嗔。欲言更止。相看一倍溫。
存任琴心挑撥。爭語殷勤一寸橫。
波斜盼。渾不管銷盡人魂。天然好
非關作態。雅襯含顰。微醺更伴
說道容易。又斜陽。漠不留髮待商
量。軟語故故相親。約略紅潮暈頰。
纔一笑。道是羞人多情處。猜郎酒
渴重喚開尊。

蕭齋記夢(多麗)

意。殷。勤。相。逢。一。笑。傾。人。道。別。來。蕭。條。何。似。憶。
君。情。更。憐。君。彈。香。肩。遠。橫。雲。鬢。溯。往。事。淚。拭。
羅。巾。那。不。神。傷。羅。幃。舒。卷。暫。將。軟。語。慰。雲。英。
怕。儕。輩。隔。窗。竊。聽。待。說。更。虛。心。私。携。着。纖。纖。
暗。數。兩。兩。含。情。似。分。明。相。思。十。載。今。纔。真。
個。銷。魂。薄。羅。衫。羞。憑。緩。無。合。歡。帶。情。證。前。因。
睡。鴨。鑪。邊。翔。鴛。屏。畔。無。端。添。得。十。分。春。甚。千。
里。關。山。道。滅。形。影。杳。難。親。依。稀。是。桃。花。源。好。
不。復。迷。津。

小說

自作之孽

(碧梧)

一間陳設很精美的房間裏向窗放着一張大沙發上坐着一位年輕貌美的婦人衣服十分華燦對面還有一位華服婦人却斜躺在睡椅上年紀祇有二十左右面貌也很姣好比較坐着的婦人略爲胖一些他們二人于嬌艷之中却都含着些浮蕩的神氣這時二人都不聲不響儘管吸紙烟一會坐着的婦人忽然嘆喟笑了一聲接着就說道老二我想着這回事就得笑出來別人不曉得或將疑心我是發瘋呢老二正閉着眼睛似乎默想甚麼聽見伊的笑聲和這幾句話纔微一睜開眼睛向伊望了一望問道你心裏有甚快活事竟會得獨自兒笑起來伊仍含着笑容道我命運這件事委實是靠不住你想我們都是生在窮苦人家的小時候

吃也吃不飽穿也穿不煖真和叫化子差不多這自然是生成的苦命了但是到了今日穿的吃的又這樣闊綽平常人家遠及不上分明又是天生的富命了若說本是富命從小兒如何那樣苦若說是若命又怎能現在這麼一天究竟是富命還是苦命呢恐怕誰也不能斷定你想這不是件可笑的事麼老二點頭道可不是麼又吸了兩口紙烟道老四呀你談起命運來我到有件事問你我們相識已有兩年多平時很爲要好無話不說自家姊妹也不過如此祇是你怎會吃這碗堂子飯的原因你却從未提起今日閒着無事何妨說給我聽聽呢老四道提起來話就長了我是蘇州城裏人當我祖父生時在闔門裏開了一家雜貨店他死了就傳給我父親我父親天生的好賭身邊有了幾

個錢手就作癢了。必須去擲幾把骰子。或是推幾方牌九的錢輸完。纔能心定。但我祖父生時。他還有些顧忌。及至我祖父死了。雜貨店歸他掌管。他就大賭特賭。我母親是個老實無用人。怎能管得住他。這樣不上兩年工夫。一家雜貨店。就被他輸掉。連我母親的衣服首飾。他也拿去當了。做賭本。後來弄到當盡賣光。飯也沒有得吃了。他却生了一場大病。就此去世。他死後第三個月。我纔出世。所以我還是個遺腹女呢。我有一個哥哥。那時剛正三歲。可憐我的母親。祇靠着替人家洗衣服掙錢來養活我們。到了我六歲那年。不幸我母親跌了一交。一隻膀臂就此跌壞。再也不能洗衣服了。不洗衣服。那來的錢吃飯呢。我母親急得無法。就聽從隔壁王老太婆的話。將我賣給堂子裏了。你想那時候。

我可憐不可憐呢。老二嘆口氣道。你雖可憐。但我比你更加可憐呢。因我為本是好人家的女兒。我父親還是一位小候補官。也曾當過幾回。差使賺來的錢。大約也不在少數。祇怪他太無計算。賺多少用多少。一些沒有積蓄。當他有錢的時候。家中有兩位姨奶奶。這兩位姨奶奶都很厲害。仗着我父親的寵愛。打伙兒欺負我母親。我母親可算是活活的被他們氣死的。我母親本祇生了我一個。伊死時。我已有八歲。先前在我母親面前日子原很舒服。後來落在姨奶奶的手裏。可就苦極了。天天挨打被罵。我父親本很喜歡我的。到了這時。忽的也隨着他們打罵我。這樣過了兩年。我父親一病死了。那兩位姨奶奶心腸真狠。見無有親戚來領養。我就私下將我賣了。賣出來的錢。自然是兩下對分。大

約拿了去做盤纏回到他們的舊地再吃堂子飯去了他們賣我的時候原向我說賣給人家做女兒後來我纔曉得是賣到堂子裏來了買我的人正是現在我的姆媽老八伊的爲人你總有些曉得何等兇惡我初賣到伊家裏想到親生的父母不免傷心落淚偷被伊看見就痛打一頓因此我再也不敢想了我自問總是個聰明人但當初學那短命的曲子不知怎的再也學不會教我曲子的先生就怪我不肯用心他打我不算再告訴我姆媽我姆媽怎肯容情立刻拿起竹板子渾身的打來有一次伊的竹板子舉得太高一些正打在我的額頭上打成一個小洞現在還有一個疤癩幸虧有前海遮着否則就難看呢老二說到這裏重換上一支紙烟老四就接着說道莫提學曲子的事

了。提起來我還有些害怕呢我是六歲賣到堂子裏的那一年就學曲子六歲的小孩子懂得甚麼但那殺千刀的先生纔教了我兩遍就叫我唱給他聽我怎能唱得上他就發急了伸出一隻大手將食指中指彎曲着在我腦後接連着打下去我痛了自然要哭他却不容我哭再叫我唱我心裏害怕越發唱不上來他就越發打得起勁當時雖很恨他但是現在想起來若非他打得凶未必能在二三年內學會幾十齣曲子呢老二道那時候固然是苦極了便是學會了曲子掛牌子出堂差時又何嘗不苦呢雖然穿的是綈闊綽姆媽想我賺錢給伊用非但不敢打我還得拿笑臉來敷衍我但是不問括風落雨天熱天冷都得趕出來肚裏餓了不能回家吃飯身體倦了不能回家休息自己很

大的心事。還得裝出笑臉來。和人家打趣。這當中也有說不出的苦處呢。你想可對麼。老四連聲道。可不是麼。我正爲了這個。夢想早嫁人。跳出這個火坑。就是這人家窮一些。到底可以自由了。老二笑道。那麼你嫁給這位王大人。既有錢。又有勢。定可稱心了。老四道。講到這王大人。總算是個當戶。我自從嫁給他後。四季衣服足足新做了四箱子。珠寶的首飾也買了。不少大約在一萬塊錢左右。這還沒甚希奇。最難得的。能個讓我自由。我要看戲。就看戲。要打牌。就打牌。不論做甚麼事。他祇有附和着我。從來未曾攔阻過我。這樣說來。我似乎可以稱心滿意了。又微微蹙起眉頭。用手摩着下頰。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祇是他這裏亂篷篷生着許多鬚鬚。我見了真覺討厭。再照照鏡子。我的臉色何

等嬌嫩。正如一朵將開放的鮮花。却和這老東西在一處。自覺太冤屈了。這一層你就勝過我了。你家童少爺家私。既大年紀。又纔有二十多歲。和你站在一塊兒。真像是一對再好沒有的。小夫妻。不論是誰見了。也得稱贊幾聲呢。祇是你嫁他的事。可曾說妥麼。老二很得意的笑了。一笑道。說是說妥了我媽。已和他講定我的身價。洋五千元。又扯了一個謊說。我前兩年生意不很好。共欠下二千多塊錢的債。他也答應代還其餘零碎的费用。還須一千元左右。他討我回去。大約須用去八九千元。至于我的衣服首飾。還不在內。現在他已在法租界租好一座兩樓兩底的房屋。這兩天正叫人打掃油漆屋中用的器具。我嫌店裏的現成貨。花式不新。叫他打了圖樣。定做至快。一個月內纔得成功。那時

房屋已可修飾好。我便可搬進去。就算嫁給他了。老四道：「這樣說來，比我嫁給姓王的要闊綽得多。人又年輕貌美，你的福氣真比我好。將來過個一年兩載，你再生個兒子，那時便可格外神氣了。」老二微笑不答，但看伊眉飛色舞，便可料定伊心中的快活了。

老二嫁給姓章的以後，兩下裏果然十分愛好。這姓章的本是一位富家子弟，仗着祖上傳下些家私，終日並不做事，祇知穿吃頑耍。更好賭錢。在未討老二之先，每天晚間都是在堂子和總會裏鬼混。自有那一班騙吃騙頑的朋友們，撥弄着他。但既經討了老二，家中有了開心的活寶，到不常出去胡鬧了。一天到晚守着老二說說笑笑，閒得無聊時，好在自家有汽車，便一同坐着出去，或是看戲，或是遛遛遊戲場上。

海地方上本有一種男女公開的俱樂部，部裏有麻將、有撲克、還有牌九和搖攤等等。隨便來人喜歡弄甚麼不愁沒有搭擋。這當中也常常有他們二人的足跡。比肩携手十分親熱。不知道他們底細的人，真得將他們當做正式夫婦呢。起初老四也常到他們家來，但見他們那樣親熱，似乎一刻也分離不開自己，夾在當中他們雖未曾討厭，却自覺有些無趣。因此就不常來了。但老四也是喜動不喜靜的人，怎耐煩坐在家裏，而况見了王大人鬚鬚蓬亂，態度累贅，更覺心中不快。看在他的錢的面上，雖不肯冷落他，却也不願和他親切。每天吃過中飯，就連忙打扮齊整，去到姊妹們家中頑耍。不到夜間十二點鐘之後，決不肯回去。偏偏這班姊妹們又大半是婬子裏的出身，別的本事沒有，胡作

非爲的本領獨大。再是幾個人聚攏在一處。越發花樣多了。先前不過是賭吃兩件事。後來簡直不知幹些甚麼了。單說老四心裏本惡嫌王大人年紀太大。和自己不配。每見著別人家的少年夫婦。就十二分的艷羨。嘗說祇怪我媽媽貪圖這老東西的錢。硬叫我嫁給他。其實我年紀這樣輕。應該嫁給小後生纔對。如今嫁給這老東西。真如一朶鮮花插在糞堆上。我自己想想。真覺可惜呢。伊就存下這條心。就不免時時發生許多幻想。伊嘗獨自暗想道。姓王的拿錢買了我來。我自然是他的。人他一天不死。我一天不能自由。等他死了之後。我定當放出眼光來。尋個漂亮的年輕男子和他做夫妻。過這一世。但他是幾時死呢。他若五年不死。我等他五年。他十年不死。等他十年。等到他死了。我的年

紀也大了。雖想嫁個年輕的丈夫。他又嫌我老了。這樣想來。我既想尋個年輕的男子。必須在我年輕的時候。纔覺容易。那末我又怎能等到他死呢。這一番默想。常常在伊的腦中來。去。去。伊的一顆心。就因此搖動不定。恰巧在這時候。有一家戲院中新來了一個花旦。年紀既輕。容貌又好。穿上女子的衣服。真像是一個姣好的女郎。老四本喜歡看戲。這花旦第一天登台。伊就訂下一間花樓。及至見了這花旦。覺得他漂亮極了。腦中便留下他的影子。以後天天去看風雨。無阻並且都是在這間花樓裏。伊的衣服本很華燦。鑽石的首飾。映在電燈光下。真有十二分的光采。自然容易惹人注意。這花旦人很乖覺。一連看見伊幾天。心中早已明白。兩下有心。不久便成了好事。這花旦包金雖入。但

怎肯拿出來用一切用度自然是老四會鈔老四又嫌約會的臨時機關諸多不便索性租了一間房屋以作永久之計老四自從有了這花日後和王大人越發不對了先前還肯勉強敷衍着他後來也祇不過冷落他如今却竟和他吵鬧了動不動就杏眼圓睜柳眉倒豎高聲喝罵起來王大人憐香惜玉都不和伊計較但心中總有些不快活這却也不能怪他他再見伊的腳步比較從前更動了許多往往弄到夜裏兩三點鐘還不見回來又不免有些疑惑暗中在外而打聽就有人將老四和花日的事說給他聽本來天下的事無論做得何等秘密總有戳穿的一天王大人既打探出這回事雖是氣憤但還有些不相信祇用好言勸勸伊叫伊多在家少出外伊却忍受不下常卽和他吵鬧

了一會並放聲大哭他見伊珠淚滾滾香喘吁吁心中有老大的不忍再着實的安慰伊一番伊纔住了哭王大人經過了這一回便再也不說伊怕伊再哭伊却格外無有忌憚了活該事要破裂老四有一隻最大鑽戒足有八九個克拉重光采又好是王大人花了六千元買給伊的伊很爲喜歡每天出去都得戴在指上但近來王大人却不見伊戴了這一天伊裝飾好了正要出門王大人留心伊的手指上祇有兩隻小鑽戒就問伊爲何不戴那大的伊不提防有這一問一時到回答不出臉色也微微發紅頓了一頓纔含糊回答道「首飾盒裏王大人見伊這副神色很爲疑心就叫伊拿出來伊推說要緊出去回來再拿原來伊已送給那花日了王大人見伊不肯拿已料到定有蹊蹺叫伊必

須。拿。出。來。纔。許。出。去。伊。以。爲。他。怕。凶。當。下。又。高。聲。喚。罵。王。大。人。見。伊。拿。不。出。這。鑽。戒。再。想。到。先。前。那。回。事。這。纔。相。信。也。按。不。住。心。頭。火。起。也。就。沈。下。臉。來。將。伊。罵。了。一。頓。伊。如。何。肯。受。這。一。場。大。鬧。十。分。厲。害。結。果。王。大。人。說。道。你。雖。是。僮。子。裏。出。身。但。既。經。跟。了。我。便。是。我。的。人。怎。能。再。幹。這。些。不。正。經。的。事。你。倘。願。從。此。改。過。我。也。不。追。既。往。否。則。我。王。家。門。裏。不。能。容。留。這。種。人。你。趕。快。走。你。的。路。老。二。本。不。願。意。他。祇。貪。圖。拿。他。的。錢。用。私。下。幹。自。己。適。意。的。事。纔。勉。強。跟。着。他。如。今。見。事。已。鬧。穿。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和。他。脫。離。關。係。和。那。花。旦。過。稱。心。的。日。子。去。當。下。就。道。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說。走。就。走。誰。希。罕。在。你。家。呢。王。大。人。見。伊。這。樣。倔。強。便。也。動。了。真。火。立。刻。叫。伊。走。所。有。伊。的。衣。服。首。飾。特。別。從。寬。准。伊。帶。

了。去。伊。當。即。收。拾。好。幾。隻。箱。子。帶。着。出。門。去。了。從。此。伊。和。王。大。人。的。關。係。就。斷。絕。了。這。花。旦。結。識。上。老。四。以。爲。伊。是。富。家。的。姨。太。太。將。來。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方。肯。十。二。分。的。巴。結。伊。如。今。見。伊。已。和。富。家。斷。絕。往。來。前。途。的。希。望。頓。然。減。少。了。許。多。心。中。着。實。的。不。快。活。但。見。伊。還。有。幾。隻。大。衣。箱。料。到。箱。中。定。還。有。些。油。水。便。仍。假。意。的。敷衍。伊。和。伊。租。下。小。房。子。所。有。開。銷。自。然。是。老。四。如。數。拿。出。來。但。老。四。却。心。服。情。願。和。他。十。分。要。好。日。間。睡。到。十。二。點。鐘。後。起。身。吃。過。中。飯。倘。若。他。沒。有。日。戲。便。到。各。處。去。頑。耍。傍。晚。時。或。是。回。家。吃。夜。飯。或。是。到。菜。館。裏。吃。一。頓。就。一。同。到。了。戲。院。一。個。登。台。演。唱。一。個。却。高。坐。花。樓。中。天。天。這。樣。老。四。又。在。這。時。候。吃。上。了。鴉。片。烟。烟。量。且。還。很。大。每。天。須。得。三。塊。多。錢。

纔能過癮鴉片烟的毒力真大。不上一年工夫。伊已經是面色青白花容黯淡。兩個肩頭並向上聳精神也很困頓。和從前比較簡直是兩個人了。並且這時將帶出來的衣飾都已變賣。精光祇剩下幾個空箱子。這花旦見伊已成了個光人。人又變成這個模樣。那裏還放在心上。恰巧他和戲院訂的合同業已期滿。就私下束裝上道。走他的路。伊見他幾天不來。心下奇怪。向戲院裏打聽。纔曉得他已走了。伊到了這時。纔恍然大悟。上了他的大當。想追他回來算賬。又往那裏去追。祇得罵他幾聲了事。祇是伊錢已用完。住在外面開銷。又大煙癮。又這等厲害。想甚麼法子維持下去呢。先想再回到堂子裏做生意。或者天無絕人之路。再遇着一個闊老官。但是從前認識的幾個老鴇。開碼頭的。

去了。縱有一兩個還在這裏。見伊糟到這個模樣。都說提拔不起。搖頭回絕。伊又想。在街頭巷尾尋幾個客人。掙幾個小錢。拿來過活。又怎奈衣裳襤褸。烟容滿臉。人人見了。都掉頭不顧。伊萬分無奈。祇好搬到一家的灶披裏居住。將幾隻箱子和些零碎物件賣了。幾個錢。權且度命。那裏還能顧到將來呢。伊到了這時。方纔懊悔當初不該和那花旦來去。以致弄到這個地步。王大人年紀雖大些。但又何妨待我。總算好了。除掉爲了大鑽戒的事。氣極了。纔和我吵鬧那件事。不曲從我。祇怪我。一時糊塗。相信那花旦。是好人。可作終身之靠。誰知將我的錢花費完了。他就私下脫身。這可眞苦了。我了。可見得一個人。做不端的事。總難得有好收場的呢。這一天。伊賣衣箱的錢。又用完了。心想再拿甚。

麼去賣呢。細看這間小屋裏，除掉向房東借來的兩張長凳和兩塊松板外，並無一樣物件。可實身上雖還有件破棉襖，大約還能當幾角錢。但天氣這般冷，當了拿甚麼穿？不拿去當呢？鴉片癮來了，眼淚鼻涕有如扭開了自來水的龍頭，滔滔不斷，骨節裏又隱隱作痛，更難熬。受想了一會，顧不得身上冷，煙癮却不能不過，好在還有一床破棉被，可以裹在身上禦寒。當下伊就走到當典門首，脫下破棉襖，當了七角錢，立刻跑到燕子窠裏，挑了六角錢的鴉片烟，又買了四支香煙，再在糖攤子上買了四塊花生糖。這纔回到灶臺裏，又出來泡了一壺熱茶。你看伊好不寫意，橫躺在那松板的床上，裹緊了棉被，接連吸了幾筒煙，煙已完了，纔覺骨節裏不痛了，眼淚鼻涕也停止了，再吸上香煙糖吃。

茶嗎？喝到也是自得其樂呢。正在這個當兒，伊忽聽見門外有婦人唱小曲的聲音，這聲音好不耳熟，似乎常常聽見的，但想不起在那裡聽見的。想了，想了一想，自言自語道：這聲音很像是老二呢。伊怎會跑到街上來唱小曲呢？再仔細一聽，活脫是伊的聲音。這時伊的烟癮已經過足，精神十足，就一骨碌跳下床來，開了後門向外看時，見那唱小曲的婦人，剛正走過來，借着路燈的光看時，誰說不是老二呢？不過也是衣服破舊，顏色灰敗罷了。伊就走上前去問道：你不是老二嗎？這婦人楞了一楞，道：我正是老二。你是誰呢？老四道：你不認識我了，我正是老四呀。老二很驚訝的，又將老四身上打量了一下。纔道：你怎麼也弄到這樣？老四道：說起來話長呢。我就住在這門裏，你隨我來談一回罷。老二

就隨伊進了後門。來到灶披裏，面對坐在床上。老二唱了半天小曲，正苦口喝，就湊着茶壺嘴，一連喝了幾口茶。這纔又問老四：「因何弄到這樣？難道那王大人也蹙脚了不成？」老四嘆口氣道：「他仍是他一些不蹙脚，祇怪我自己不好，纔弄到這樣。」當即將那一番情形，詳很細的說了一遍。老二聽了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老四道：「你且慢埋怨我。你嫁給姓章的日子，很好過。兩下裏又要好。現在怎會在街上賣小曲呢？」老二道：「這個一半怪我自己不好，一半也要怪姓章的不是。原來我嫁給他，後本來很好。這是你親眼看見的。祇因他是天生成的公子哥兒的脾氣，平日穿吃慣的正事，却一件也不會做。偏生又好賭，往往一輸幾千金，一些也無。各色我本來也好賭，和他算是志同道合。兩個人日裏睡

覺到了晚上，就一同出去，趕着賭。不幸我們的賭運都壞，十場到有九場輸。他的家私雖大，但這樣的輸給人家，又無有一些活動的進款。雖有金山銀穴，也有用完的一天。但那時候，怎能想到這層，以為家私大用不完。誰知不上兩三年的工夫，他的家產都輸個精光。昔日是個富家子，如今都變成個窮人了。他家中原沒有多人，祇有一位結髮妻子，也未會生產過。他妻子見他這般狂賭，也曾幾次三番勸他，他並不相信。並怪伊多事，索性夜夜都住在我這裏，不回家裏去了。他妻子自然氣極，就生了一場大病。等到他破產時，伊已死了。他將家產輸完之後，這纔有些明白。心裏也很發急，想向親戚們借錢來過活。但他們因他太不長進，都不肯借給他。先前原有許多朋友，但都是倚靠着他的

他既弄到這樣誰來理會他莫說幫助他了。他弄得走頭無路又耐不得一些飢寒不多時候也生起大病來我念他待我很好明知前途已無望想但不忍在他病重時隻身而走丟下他來誰來照料因此我忍飢耐寒照料着他本想等他病好些再走不想他一病經年到底還是死了那時我那有錢來收殮他幸虧有人做好事向善堂裏討了一口棺材將他收殮起來埋在義塚地上想他真是個富家公子爲了好賭弄到這樣收場也真可憐啊我將他殮埋之後這纔打算自己的主意本想再去吃堂子飯怎奈先前的那班熟人都已不在本地陌生的人見我衣服破爛和叫化婆差不多誰肯收留下我借錢給我做行頭呢可憐連堂子飯也吃不成了若再下作些做那拉客的勾當但穿着

這一身破衣服誰肯和我親近但是肚裏餓得緊不能一天不吃不得已祇好賣唱小曲了當初學唱曲子時怪先生打我如今看來幸虧會唱幾支曲子纔能未曾餓死呢不過後日方長這樣終非了局必得打個主意纔好呀老四聽伊講完用力吸了兩口香烟道從前我會和你說過我們的命運不知是富是苦如今看來畢竟還是苦命了天生成的苦命有甚主意好打呢老二道話雖這般說但也怪我們自己不好纔會弄到這樣假如你不做那一件事在姓王的家中現在何致于住在這灶披裏我若是有見識的見姓章的那樣狂賭隨時勸勸他十分愛我或者能聽從我的話也不會在兩三年內就將家財輸完那末他也不會死我也不會沿街賣唱這樣說來還怪我們的不是說甚麼

命。運。呢。老。四。不。響。却。打。了。一。個。呵。兒。無。精。打。采。
的。望。着。那。個。空。鴉。片。烟。盒。發。呆。

病起

憶王孫

一。番。細。雨。一。番。寒。人。在。宵。深。
怯。袖。單。擬。把。情。懷。寫。漏。殘。構。
思。難。却。待。濡。毫。墨。又。乾。

病起

陌上花

藥。鑪。茗。碗。分。明。記。得。黃。花。天。
氣。忽。忽。不。知。又。報。棋。開。次。第。
韶。華。游。水。真。堪。惜。辜。負。詩。情。
酒。意。算。他。時。痊。可。蹉。跎。待。補。
又。忙。歲。事。問。諸。君。別。後。可。保。
無。恙。得。失。榮。枯。莫。計。况。鹿。鳴。
一。宴。遲。早。均。沾。賜。休。疑。便。沒。
題。名。日。只。在。男。兒。有。志。但。相。
如。正。病。茂。陵。秋。雨。何。時。把。臂。

三國人名酒令

從許子之道。譬鹿攸伏。

文王何可當也。允執其中。

其君子實立黃於匪。蓋有之矣。

子張問政。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古之為關也。而可以興邦。

陳子曰。象往入舜宮。

能言距楊墨者。此謂修身。

愬子路於季孫。兵革非不堅利也。

涕出而女於吳。問國之大禁。故太王事獯鬻。

諸侯危社稷。與為葛藟。此惟救死而恐不贖。

孟子見梁惠王。知者先難而後獲。

(逸梅)

許攸

王允

黃蓋

張松

關興

陳宮

楊修

孫堅

吳國太

諸葛

孟獲

狄蕙媛和張清心同是生長在貴族家庭的。他二人的年紀和品貌也是不相上下。他二人同在北京女子師範讀書。同學們因他二人相貌長的像多說他二人是親姊妹。他二人本來就很知己。既然人言如此。也就你姊妹的叫喚起來格外顯得親熱。

隔了一年多。學堂裏攷畢業了。在沒有攷試以前。照例停課一星期。讓學生們溫習舊課。在那些平時不用功的學生們。拿着這一星期的時光。當作寸金寸陰。一刻也不肯錯過。甚至於連夜晚也捨不得安眠。深恐耽誤了溫課。惟有蕙媛和清心二人。毫不着慌。一來因爲平常成績好。二來功課看得熟。所以在這溫課時期。反覺無事可做。二人便同到操場上散步消遣。

蕙媛對清心道。姊妹可記得我們攷進這學堂的時候。好像是昨日的事。一般怎麼一轉眼間。居然又過了四年了。光陰如箭。真是可怕哩。清心說。何嘗不是呢。我記得我們進來時。都還有些小孩子模樣。現在居然也成爲大人了。蕙媛說。不要大人。不大人。倒是我們畢業之後。究竟作何方針呢。清心被蕙媛一問。到楞住了。停了一刻。才回答說。你所提出的確是一個正當問題。不過在我二人方面。却很容易解決。因爲我們所進的是師範學校。畢業之後。不是升學。就是當教員。不過我以爲我們在這兩途之外。總要再做些與我們女界上和社會上有益的事。那才不辜負我們這讀書的意思呢。蕙媛說。我的意思正與你相同。然而處在這腐敗的社會裏。叫我們做女子的。從何方面入手呢。清心說。

這。不。拘。何。方。面。祇。要。我。們。出。了。學。堂。抱。定。這。以。身。作。則。的。宗。旨。認。定。師。範。二。字。做。去。一。言。一。動。總。要。可。作。女。界。之。師。女。界。之。範。叫。人。看。見。我。們。能。提。高。他。們。的。人。格。便。算。有。功。女。界。和。社。會。了。却。萬。不。可。學。那。些。號。稱。放。放。蕩。形。骸。的。女。子。扯。著。文。明。的。旗。號。行。那。無。恥。的。勾。當。非。但。不。能。提。高。女。子。的。人。格。恐。怕。子。的。人。格。還。要。因。此。而。墮。落。噉。惹。嫵。媚。這。個。自。然。我。們。如。何。能。跟。着。那。些。流。娼。式。的。女。子。學。呢。但。是。我。們。却。也。不。能。照。着。我。們。中。國。那。些。舊。式。女。子。的。舊。規。矩。行。事。我。們。就。拿。婚。姻。這。一。端。而。論。照。中。國。的。舊。規。矩。總。是。隨。着。父。母。的。意。思。擇。配。父。母。要。將。女。兒。配。個。什。麼。人。就。要。跟。着。什。麼。人。做。妻。子。做。女。兒。的。却。一。點。不。能。違。拗。幸。而。配。到。個。好。的。總。算。是。運。氣。若。是。配。到。個。不。好。的。一。生。幸。福。便。算。犧。牲。

了。憑。你。怎。樣。也。無。法。挽。回。唉。姊。姊。你。說。這。種。不。合。理。的。婚。姻。倒。要。不。將。他。根。本。推。翻。那。還。有。天。日。嗎。清。心。聽。了。惹。媛。這。番。語。深。深。嘆。了。一。聲。氣。似。乎。觸。着。什。麼。感。動。的。意。思。惹。媛。見。清。心。閉。口。不。答。反。疑。方。才。所。說。或。有。不。對。的。地。方。因。問。道。姊。姊。以。為。我。方。才。說。的。話。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嗎。要。有。不。對。的。地。方。儘。可。說。明。清。心。道。妹。妹。所。說。的。話。何。嘗。有。半。句。不。對。不。過。我。覺。得。天。下。的。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世。界。上。無。論。什。麼。人。那。個。沒。有。一。個。好。願。望。那。個。的。願。望。不。是。好。的。不。過。因。情。勢。而。改。變。和。環。境。的。逼。迫。做。到。後。來。十。分。之。九。多。是。事。實。與。志。願。相。違。比。方。妹。妹。所。談。婚。姻。一。端。須。要。自。己。主。張。不。能。聽。憑。父。母。獨。裁。我。敢。說。凡。做。女。兒。的。多。贊。或。此。說。然。而。未。必。個。個。多。能。如。願。以。償。吧。惹。媛。說。話。雖。如。此。然。而。祇。

要自己志向拿得堅定也不難達到目的。二人正談得起勁不覺已是晚飯時分便到餐廳用飯。把這婚姻問題也就擺了。

隔了兩星期畢業攷試早已完畢發出榜來清心和蕙媛不必說都是最優等。他兩人見自己攷得都高心中自然喜歡。又過了幾天畢業禮行畢便各回家中實行。他們在操場上所談的政策去了。現在暫且將蕙媛攔起先將清心回家實行的成績寫在下面。

清心有個兄弟現在北京大學讀書。逢到星期這日常有許多同學到他家中來探望他。清心因此便想道。每逢星期日既然有這許多少年來探望我兄弟。我何妨叫我兄弟替我介紹與他們談論談論學問。果有品學兼優年紀相仿的。也不妨訂爲知己。這不是女子社交和自由的。

結婚絕妙的張本嗎。自己愈想愈對。就立定主意。等有機會便照這樣進行。

這日的第三天是端午節。學堂裏放假一日。可巧有幾個朋友來訪清心的兄弟清心便叫他得便介紹與他們相見。頭次見面無非寒暄了幾句。後來愈談愈熟。沒有兩個月工夫也就有了十幾個男朋友了。其中雖不能說個個是有男女交際資格的。但因清心舉止大方談吐清高。所以沒有一個敢生妄想。清心見各人多是落落大方毫無輕薄氣概。心中也是喜歡。私念從前老人家說。男子漢沒有一個好的一見女人的面便要心懷不正。所以女子不能叫他與男子交接。如今才知道未必盡然。比方我在這兩月已來交結了也有十幾個男朋友。却沒有看見他們有什麼非禮的言動。可見做女子

的。只要自己脚步站得穩，便與男子交接也沒
有危險。多半是由于自己咧。

又過了一兩個月，清心的朋友更多了。內中有
個姓吳的，品學最好，年紀又輕，清心與他談得
最對，心中很想和他訂個百年的交情。誰知還
沒提起，已被他父親知道了。原來他父親是前
清科甲出身，就的一副舊腦筋，探得女兒近
來，專和男子交結，不由氣得不成個樣兒。連忙
叫了頭將清心喚到面前，劈口罵道：「辱沒門庭
的小賤人！我一生的名譽，因你從此掃地了。清
心被他父親沒頭沒腦的罵了一頓，倒呆住了。
再望父親臉色，已氣得雪白，就向他父親說：「爸
爸要教訓女兒，只管教訓，何必這樣動怒？究竟
女兒做了什麼不端的事情，請爸爸對女兒說
明。女兒也好改過。他父親見清心問他，把雙目

一。豈道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知道，還來問
我嗎？我起先本不願給你進學堂，因為朋友們
勸說說什麼，現在女子必定要進學堂，我被
他到說得沒法，才將你送到女子師範裏。這不
過是應應景兒，不料你這賤人，倒學得一派學
堂氣，居然毫無顧忌，和男子交起朋友來了。你
這不是辱沒門庭，還有何說說罷。用目望了望
清心，要立等他的回答。清心見父親氣的那樣
子，以為是犯了什麼大不得了的事，心中煞是駭
怕。直聽在這裡，才知道他父親發怒，不過因為
自己和男學生交朋友的一回事，倒反放心了。
說爸爸發怒，原來為此。爸爸要不以女兒和男
學生交結為然，女兒從此改過，與他們斷絕往
來，就是了。說着，也就走開。他父親看見清心已
經走開，便對他夫人說：「清心這孩子，我以前看

他很守規矩。萬不料一時便變到這個地步。我想將他從速配個人，免得將來噓氣。你看以為何如？他夫人說：「孩子也不小了，可也真是時候了。」你既有這心，你便在外面留心着吧。不過像我們這種人家，也要個門當戶對。家道豐富的，才能結親，你却不能過於隨便。叫我的孩子受苦。

約莫過了一個月，清心已做了北京東市槽富翁王懷德的兒媳了。他丈夫名叫王正華，從小生長在富貴人家，又是獨生子，那裏還把求學放在心上？所以年紀雖有二十多歲，要講到學問，却還不如一個國民學校裡的小學生。清心被他父親硬行許配了他，心中實在難過。眼淚也不知流了多少，然而却無法去挽回。他直等到過門之後，看見正華氣宇軒昂，毫不亞於姓

吳的。到覺安慰了些。不料過了幾天，和他丈夫談談學問，世故却茫無所知。從此清心才知道他丈夫是個徒有外貌的人，心中便有幾分不樂。因此對於正華的愛情，不由得也淡薄了。正華見清心對於他不大親熱，便屢次三番與他尋鬧。所以二人由冷淡又變為不睦了。過了不久的時候，正華又私自外面娶了一位姨太太，起初還瞞着清心。後來便愈弄愈明。清心問他為什麼娶妻，未久便要納妾。正華總是拿納妾生子的話來辯護。清心要與他多說幾句，他便給他一個老不見面。所以清心雖配給一個富貴人家，除去飽食暖衣以外，別的幸福却一點沒有。從前一切的志願，都希望却付於流水了。每想到這裏，惟有嘆息和流淚罷了。再說狄蕙媛從學堂裡回到家中，也根據他和

清。心。在。學。堂。裏。所。談。的。話。交。接。了。幾。個。男。朋。友。
 他。父。親。知。道。了。便。將。他。喚。到。面。前。問。道。我。聽。見。
 你。現。在。交。結。了。幾。個。男。朋。友。可。有。這。事。嗎。惹。媛。
 見。他。父。親。問。他。這。話。不。由。臉。頰。一。紅。却。未。開。口。
 他。父。親。見。他。含。羞。不。答。便。道。你。不。要。害。怕。也。不。
 要。害。羞。你。和。男。子。交。朋。友。我。並。不。願。意。干。涉。現。
 在。男。女。社。會。已。經。公。開。了。我。要。干。涉。未。免。顯。得。
 武。斷。了。不。過。你。却。要。明。白。男。女。社。交。雖。然。公。開。
 却。不。可。濫。交。須。要。放。出。眼。光。來。擇。良。而。交。果。然。
 遇。到。品。學。兼。優。的。你。便。跟。他。做。妻。子。我。也。不。加。
 干。涉。你。去。罷。惹。媛。聽。了。他。父。親。這。番。話。真。是。又。
 快。樂。又。感。激。第。二。天。又。有。兩。個。男。朋。友。來。訪。惹。
 媛。惹。媛。便。借。談。論。世。務。來。暗。中。探。聽。他。們。的。志。
 向。結。果。不。是。想。做。官。便。是。想。發。財。的。居。多。志。向。
 遠。大。的。却。是。很。少。惟。有。一。個。劉。振。國。品。學。高。超。

志。向。也。很。遠。大。惹。媛。此。後。便。與。他。常。時。來。往。其。
 餘。的。就。慢。慢。的。疏。遠。下。來。了。劉。振。國。是。北。京。清。
 華。學。堂。的。畢。業。生。不。久。就。要。到。美。國。留。學。去。了。
 在。他。臨。動。身。的。那。天。特。到。惹。媛。家。中。來。辭。行。除。
 彼。此。說。了。多。少。珍。重。的。話。以。外。振。國。又。提。出。了。
 一。種。要。求。就。是。要。惹。媛。允。許。將。來。做。他。的。妻。子。
 惹。媛。本。來。很。羨。慕。振。國。的。品。學。現。在。振。國。既。然。
 當。面。求。婚。就。毅。然。的。許。了。他。
 四。年。之。後。振。國。在。美。國。哈。佛。大。學。已。經。畢。業。了。
 回。國。之。後。在。外。交。部。竟。任。秘。書。便。與。惹。媛。組。織。
 了。小。家。庭。住。在。東。市。槽。王。公。館。的。隔。壁。日。裏。振。
 國。在。部。裏。辦。事。惹。媛。在。女。子。中。學。裏。教。課。下。午。
 五。點。鐘。敲。過。兩。人。回。到。家。中。按。按。琴。唱。唱。歌。一。
 陣。陣。的。快。樂。聲。音。由。窗。子。裏。透。出。來。正。與。王。公。
 館。裏。的。吵。鬧。聲。和。哭。泣。聲。相。和。着。

小說 試的趣劇

(后 哲)

一片瀑布似的月光從半天空直瀉下來照在一角紅樓顯出一個美貌的少婦坐在欄干旁邊一隻手托着腮兒看伊的樣子好像想着什麼心事動也不動越覺得如粉裝玉琢一般滿院子秋風吹着樹葉兒呼呼價作響似乎是人報告天氣已涼的意思伊也不覺暗暗地打了一個寒噤接着壁上的時鐘鏗鏘鏗敲了十點下伊便微微兒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十點鐘又敲過了槐耶何以還不回來他出去的時候穿的衣衫很薄這時的風又漸漸地起緊了不要受了涼麼但是他此刻必定已離了學校出來要是叫人送衣服給他着去又不曉得他在什麼地方我真放心不下呢……這句話還沒說完就聽見橐橐幾聲脚步響門帘兒一

掀早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來笑嘻嘻的把攔住伊的手放出一種極親愛的樣子和柔和的聲音說道華妹我今晚回來果然是遲了累你擔憂心裏實在不安得很但是你坐在欄干邊苦苦思想被風吹着也不怕受了涼氣麼華影道這可奇極了你剛才回來怎麼就知道我坐在欄干邊苦苦地思想呢槐生不覺哈哈大笑道我老實告訴你罷我回來差不多已經有半個鐘頭了特地伏在房門外偷看你在裏面是什麼情形的果然好一幅秋閨懷別圖已統統給我看見了你這樣多情實在令人感激假使我今晚竟不回來你這一夜的光陰一定是不可堪焦慮了華影聽了才曉得上了他的當臉上不由微微地一紅接着說道你也太惡作劇了今晚你竟不回來這却何妨充起量來

我孤宿一宵罷了。槐生又笑道：假使我這一個月總不回來，你也能耐這孤宿的况味麼？華影道：你就是一年不回來也沒甚希罕，要曉得愛情的發生，乃是由於雙方的好感。倘若兩人中有一個冷淡了，那麼那一個的熱度當然也就要退減。甚至施用到別人身上去，況且現在正高唱自由解放種種論調，你既無緣無故的長久不回來，難道我就不可以……華影說到這裏便止住了。伊這時的形容是又曠又惱，似假似真。槐生聽伊這番話，直急得兩眼發直，連連頓足道：華妹，華妹，你真太忍心了！我不過和你鬧鬧玩笑的，你就說出這許多不尷不尬的話來，委實令人難受。但是你我的愛情熱度已達到極點，就是地球化成灰，太陽變做了水，我們倆愛情也沒有冷淡的一日。這並不是我故意

這般說，你和我已有一年的夫婦，也必是同情的。縱使你一時之失，有了什麼舉動，可是我一向抱定大同主義，極信從男女平權，也決不忍出那薄偉的行爲來干涉你的自由。槐生說到這裏，華影早跑過來掩住他的嘴，說道：你別再說，越說越不對了。現在時候已經不早，還預備幹什麼來？槐生道：是的是的，我不再說，應該睡覺了。說着便挽了華影子兒和伊雙雙入韓度。他們甜蜜的良宵，那天上的月亮仍舊在闌干外彷彿是偷瞧他倆舉動的。距那紅樓情話的一夜，忽忽有兩個星期以後，到了晚上，槐生在學校裏散了課，是循例回家。這一日他回來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又有八九點鐘才上了扶梯，就看見兩扇房門緊緊地關着，裏面燈光好像也沒有，他還當是華影到別

處去了。正要喚了頭倩兒問個明白。忽然聽見房裏有說話的聲音。不免生了疑心。便躡着脚步兒走到房門口。聽裏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聽得有兩個人在那兒談心。一個音調而低。像是男子一個很明白的。便是華影。槐生很爲詫異。心想伊向來很守婦道的。今天怎麼在家裏幹這種不名譽的勾當。一時又氣又憤。滿腔的醋意。不由似潮水一般湧上來。便把兩扇房門。撞得鼓也似的響。嘴裡還嚷着快開快開了。兩三分鐘之久。華影才來把門開了。可是臉上的氣色大異。尋常身體也不住的戰慄。慄站在一旁。給槐生看了。越疑猜。其中一定有什麼隱秘的事情。而且房裡的電燈也熄滅了。祇燃着一支洋燭。被風吹着。影子搖晃不定。往日一所很華麗的房間。這時昏沈沈地簡直和地

獄不相上下。槐生見這樣情形。氣極了。一句話也不說。怒冲冲的就在房裏東西找華影。還來阻止道。這是幹什麼。這是幹什麼。你剛老遠的跑回來。還是坐下來。息息罷。伊說這話。喉音裏幾乎要發不出聲來。益顯出伊的心虛。槐生平時本來是很聽伊的話。可是到了這時候。如何還肯依便。左右給伊一個不睬。仍不住的尋覓。果然不多一會。就在牀底下拖出一個男子來。他的怒氣再也抑止不住。於是向華影破口大罵道。你這淫賤的婦人。平日裏總是滿口的愛情。專一不越範圍。那曉得完全是搨着文明女子的招牌。什麼事也幹得出。今天這禽獸不如的事。竟憑實據。已被我抓住。看你還有辨白沒有一副臉。究竟攔到什麼地方去。有一天晚上。你說的那些自由解放的話。我還當做含噴

撒嬌說的好玩那曉得竟實做出來了。可見你蓄意已久。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哩。但是我到底有什麼地方虧負了你要和別人去戀愛。也不妨談。白了我們好夫妻的問題。正當解決。這得兩下裏總不快活……華影背着身子響。不響。只把一塊手帕揩拭臉上的眼淚。槐生又向那被地出的男子說道。你們這班人吃飽了。沒有事做。專們引誘良家婦女。只圖自己縱獸性貪樂。幹些下流勾當。却不顧別人的名譽。真走了惡已極。我今天必要好好的給你一個訓戒。戒你們下次說着舉起手來向他臉上打去。那人也很黠。狡看見巨靈之掌。竟願連忙將頭一偏。巴掌居然沒有吃到。只聽得拍拉一聲。頭上戴的白草帽就應手而落。忽地腦袋後面露出一個愛司警來。槐生十分詫

異。要看他一個究竟。於是更用強迫手段。將他的長衫剝去。那曉得裏面所穿的皆是女子衣服。格外是奕奕其妙。正在疑惑。當兒華影不慌不忙走去。把電燈門一開。室內頓時明亮。只見那被地出來的不是別人。原來是丫頭倩兒。槐生才如大夢初醒。知道是一幕趣劇。自己墮了他們的巧計。眼前的威風也就烟消火滅。倩兒這才笑得直不起腰來。華影臉上也沒有眼淚了。氣憤憤地對槐生說道。淫賤的婦人。幹得禽獸不如。真真憑實據已被你抓住。還不正當解決。來好好的教訓嗎。槐生已是滿面羞慚。只恨無地縫可鑽。還有什麼話來回伊。只是嘻着一隻。連說算了罷。算了罷。華影怎肯便休。因又說道。你我把前天晚上所說的話。今天都實做出來。可見蓄意已久。現在你也該明白。

了麼。但是。你。從。前。不。是。也。說。不。忍。出。薄。偉。的。行。爲。來。干。涉。我。的。自。由。嗎。何。以。剛。才。又。那。麼。樣。暴。戾。全。不。顧。前。言。呢。我。早。已。窺。破。你。是。言。不。由。衷。所。以。特。地。做。出。這。圈。套。來。試。你。一。試。果。然。一。試。就。着。了。但。是。我。總。想。不。到。你。反。目。會。這。樣。快。而。且。兇。到。如。此。地。步。也。不。願。一。些。前。情。所。謂。愛。情。熱。度。達。於。極。點。的。却。是。原。來。如。此。這。才。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哩。然。而。我。總。沒。有。醜。齷。的。事。好。端。端。的。受。你。這。一。場。糟。蹋。却。也。怎。樣。來。解。決。呢。槐。生。聽。了。臉。上。羞。得。越。發。通。紅。兩。隻。腿。就。不。由。的。向。他。夫。人。面。前。屈。了。下。來。

觀劇有感晝夜樂

驪歌。抵。死。催。人。別。猛。分。飛。真。堪。惜。平。時。眼。意。眉。情。變。作。形。單。影。隻。暗。裏。銷。魂。誰。省。得。祇。夜。半。一。盞。愁。對。有。無。限。牽。騶。可。和。伊。相。質。平。生。兒。女。心。腸。熱。偏。頻。年。長。作。客。早。知。此。恨。難。獨。悔。不。將。情。收。拾。知。道。箇。人。無。恙。否。遮。莫。似。文。園。癡。絕。秋。雨。秋。風。病。懨。懨。相。憶。

張學良

賊菌

秦縣南鄉。昔多盜匪。出沒居斯地之富室。每令子弟習拳勇。而李家莊李姓。本弓馬世家。開設油坊坊址宏敞。子弟即在此中習技擊。張學良者油坊中之徒弟也。見諸少練拳勇。躍躍欲試。固請於教師。必欲精一。藝師嘉其志。柔術之外。授以金錢鏢法。學良苦心練習。三年後。能於黑夜中百步之外。燃極細綫香一支。投以錢。應手而香火劇寸。則寸分。則分不差。累黍也。低飛之鳥。以錢擲之。亦應手而落。藝既成。經營油業。一志於商。不輕以技示人。某歲。携重金往阜寧購豆。繫舟水濱。忽來盜舟二十餘人。明火執械。舟子懼甚。學良滅燭而起。立艙中。解繩取錢數十枚。置左手。中右手取錢一。擲向盜舟。如聯珠。應手而仆者十餘人。他盜懼急。搖槳而去。學良乃呼舟子解纜。他泊次晨。給舟資。另雇他舟而去。

洪楊

俞士龍

(天)



遜請光緒中葉吳門撫標中軍俞王祺湘省零陵人與我父友善常道其族伯從軍軼事兒時習聞之忽忽廿年俞物故已久後起亦鮮通達我父見背亦已十有三載冬間偶過俞氏舊居難禁柳雪往來之感因紀其言以災梨棗轉隣聞人物滄桑茲篇亦徒供後人之譚助耳

俞伯名士龍遺其年歲清咸豐時人少孤家貧依其兄嫂商於楚稟姓磊落豪放氣概不可一世日夕縱酒為樂不醉不休醉則大號拔床頭劍學魔風舞舞於夜闌月冷松濤寂寂梨雲依約之隱挾劍走深山索猛獸與格嫂曰為痴類死者數而仍不畏峻險兄素友愛屢戒之不悛反以惡聲報以故觸嫂忌嘗唆其夫舍之夫不聽士龍因以益縱久忽自覺無聊乃請於兄嫂

願業販絲出沒於吳越非其志也

當時洪楊方出兩廣攻皖贛克江甯都之威望震長江南北信謀士錢東江之言樹幟募士士龍適自吳興販絲入吳省擬至惠泉故假道震澤湖不料萑苻遍湖內劫其貨去士龍隻身當先抗究因眾寡不敵而敗且受微傷落水幸遇漁船救至洞庭東山集資送之抵金閘士龍自念貨財盡耗歸去何以對兄嫂時守蘇者為忠王李秀成洪軍中之柱石也夙有好士名方四出命人募異士與士龍值於途因見其狀魁梧遙謂之曰孤身客爾亦樂與新朝將士乎士龍止進退維谷聞此洩應之曰然於是易服執文居然棄商為卒碌碌如人世仍未知有俞士龍其人也從軍未幾即臥病幾不起耗時二月餘始瘳與之同時應募者僉以功擢職士龍

仍屈居一小卒益悶悶不樂每拊膺歎息何日
可期偉蹟徒視人祖鞭之着時清廷委李合肥
募淮軍駐上海專攻蘇松太各屬之洪軍提督
陳開泰尤有驍猛名雖經忠王數敗勇氣不稍
卻忠王愛之也時陳方率師圍嘉興忠王欲令
人效荆毒之爲而難其人士龍聞之欣然請往
時病後瘦瘠忠王輕之曰恐難勝任也士龍大
悲退而自奮懷利刃一卽於是夕悄然自平望
軍次出發夜未過午已趨至清營屯紮地矣
是夜爲十六天會雨故月色慘黯忽隱忽現士
龍得從容踰清軍壘匍匐壕內靜辨擊柝聲知
近已不敢前瞥見一邏卒與擊柝者遇擊柝者
呼曰眞邏卒應曰建眞建二字爲是陳軍中
秘密口號士龍喜於無意得之俟邏者去遠乃
自壕內出倉卒前又與別一擊柝者遇擊柝者

呼若前士龍應之如邏卒語擊柝者之弗側
身讓士龍過卒方欲舉步他去士龍遽出利刃
反身力刺其背柝者應手倒士龍更抽刃切其
首首立決柝墜地有聲迺棄其首尸於壕內已
代爲司擊柝之責然忘爲何時任意亂鳴柝老
於軍旅之士大驚異入親帳告警曰恐有奸細
混入而陳開泰方安臥成夢預告左右不許驚
動因却告密者之胆怯謂大帥營中孰敢來捋
虎鬚者卽有之一二人何能爲天明澈查無妨
也時士龍已聞他擊者自笑鹵莽而從其數故
一時又不易查某爲混擊者遇邏卒士龍先厲
聲以詢如被其所殺之擊柝者語應稍遲輒斥
之以是全營走遍人皆未疑至四鼓時復過親
帳前聞帳內鼾聲如雷知皆熟睡帳置巨砲數
尊彈藥皆具士龍四顧無人遽棄手中柝用力

將一最巨之砲反其方向其餘亦皆易方位無一對外者乃以手中燈燭遍燃砲線已則急循原路走仍踰壘越壕而出急行里許清營中各砲並發聲撼山岳全軍蕪亂陳開泰之親帳則適當巨砲之衝化爲齏粉其餘各帳亦傷亡等亂初未知砲自何來猶疑敵軍夜襲紛向壘外逸相顧失色目瞠舌搖無所舉措而最初告警之卒則憤然曰我固久知柝聲忽亂有敵謀我入親帳爲帥左右所阻諒阻者亦皆通敵故而如此今主帥已死久居此奈何欲自覓死所耶宜趨楓涇報告李撫軍也（李鴻章時爲江蘇巡撫）衆從之潰亂不復成軍裨佐雖遏之不能禁也事後李諱此事僅以陳攻城中砲陣亡上聞隱真相不則已亦有失察之譴故此事外間罕有知者

士龍既得手欣然返軍次十七傍晚始抵洪營急入告忠王曰禾城清兵消息主帥想已有聞所死之清將是否爲王夙所嫉視之人苟爲枉殺則嚙部下竟夜之功喪清兵一旅之衆計亦良得也忠王離筵而揖曰君真當世之荆卿矣吾自恨知君晚矣遂授以地官丞相忠勇大將軍職令統駐紮平望之洪軍已則還駐金昌曰此間有君在我無憂矣士龍慨然受命曰願以不負重託期王也未幾洪軍內變日甚忠王棄蘇還救江甯瀕行貽書士龍勸其好自爲謀士龍得書躊躇累日一夕忽失踪其部下亦遂潰散士龍初避滬上仍營商業販本輕利厚之貨返楚視兄嫂至則兄嫂已歿士龍大哭曰早知如是我共忠王生死藉報其知遇之恩矣因再歸家鄉零陵零陵之人有略知其數年來在外

之。行。為。則。揚。於。衆。曰。是。曾。謀。反。叛。孽。者。留。之。九。族。盡。赤。士。龍。憤。乃。再。投。入。鮑。超。軍。中。為。領。哨。從。征。西。藏。屢。立。勛。積。功。擢。參。將。至。六。十。餘。始。退。位。再。歸。鄉。里。里。之。人。則。又。扶。老。携。幼。爭。先。迎。送。士。龍。歎。曰。今。而。始。知。虛。榮。之。害。人。不。淺。然。余。志。豈。在。此。哉。

異史氏曰。元士龍可謂神勇矣。當其出入敵軍之中。從容利用。敵之銳器風靡。其全軍匪至勇而神者。孰能與於斯哉。今者萑苻遍地。全國騷然。果能得一建。若元士龍其人。不特小醜不至。跳梁若茲之極。即飛揚跋扈之徒。亦當知所忌憚。不敢肆意。為也。聞鼓聲而思將帥。每飯不忘。頗牧誰謂。今之人皆遠出古之人上哉。爰筆之於言。以為健兒激勸。或曰。當此軍閥橫行。小民呼籲無門之日。君

復盛倡。此道未免違背羣衆心理。不合時宜。焉。嗚呼。順逆之道。智者自知。觀士龍之所行。及聆其志。豈在是一語。則正以之媿。今世之軍閥者也。

獨坐口占 長相思

病懨懨。悶懨懨。下盡斜陽不捲簾。鑪香默自添。憶江南。望江南。明是相思那更堪。相思獨力擔。

奇情
還金

(鄭逸梅)

嘉定南門外有吉利村。居人數十家。大抵多植木。蘇及豆麥等。無種水田者。此中人每於冬日。至他處糴米爲食糧。則取之賣去花豆之資。恆有餘而無不足。故吉利村人頗有家給人足之樂。張大龍者。年六十餘。命長年駕舟至城中糴米。長年者。長雇之工人也。舟泊某宦臨溪高閣之下。時霜寒。月冷。夜起。小遺。忽見船頭燦然。有物拾視之。則金戒指一枚也。因念此必閣中人所遺。殆傾盥水而并棄之乎。然家中僕婢。或有被屈爲盜竊者。是不可不歸之本。擬明晨即發舟歸。爲是待至辰刻。其家方始啓門。因問門者。府上失物否。門者曰。子何以知之。我家主母失去金戒指一房中。惟一婢出入。今方加以篋。楚逼之獻出也。張大龍乃曰。速爲通報主人。我知

失物所在。門者入。既而出。喚大龍。大龍既見主翁。以所拾物呈上。並言其故。於是主翁立命釋婢。勿責婢出拜謝。張匆匆去。婢送之。至船。復拜謝。大恩謂若爲他人拾得。則婢必死矣。蓋主母已聲言若不獻出。取我命也。恩公之德。當銘於心。願小婢一身依人。何以爲報。言訖。淚下。大龍則曰。此小事。勿言報。惟後須自謹慎。因囑速歸。婢既去。猶頻頻回顧也。

大龍家頗饒足。僅一子。年二十餘。死。未有孫。寡媳撫一螟蛉族中人。垂涎其財產。時以立嗣相爭論。或勸大龍再娶。則曰。有子已成。人而死。是殆命也。且年逾花甲。行將就木。再娶。又爲他日未了之事。觀於寡媳之苦。楚亦可鑒矣。母有朋好。來勸。恆以此語答謝之。大龍自念。既無後嗣。死後。族人必爭奪我遺產。何重視財物爲。故凡

貧。寒。來。借。嘗。者。每。懷。慚。與。之。還。則。受。不。還。亦。不。索。取。有。屢。次。不。還。而。仍。來。告。貸。者。察。其。果。貧。仍。不。拒。於。是。鄉。中。頗。有。善。人。之。目。故。拾。金。即。還。視。為。細。小。之。事。蓋。其。晚。年。觀。空。世。事。恆。能。輕。財。樂。善。也。

一。日。大。龍。又。復。駕。舟。至。城。仍。泊。於。其。官。水。閣。之。下。某。宦。主。翁。偶。見。之。即。邀。之。登。岸。留。以。餐。膳。主。翁。號。雲。卿。述。者。忘。其。姓。氏。曾。為。鄰。郡。學。官。蓋。歲。貢。出。身。也。以。大。龍。田。舍。翁。能。輕。財。如。是。故。深。愛。重。之。因。問。到。城。何。事。則。云。兒。子。死。十。周。來。邀。僧。作。佛。事。也。翁。遂。細。叩。大。龍。家。中。事。大。龍。一。一。詳。述。翁。亦。勸。大。龍。再。娶。大。龍。復。以。前。所。辭。諸。朋。好。語。為。對。翁。曰。我。觀。子。氣。色。甚。佳。福。澤。正。長。以。相。人。衝。衡。之。宜。享。大。壽。矢。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為。晚。也。且。吾。曾。習。醫。書。頗。能。診。察。人。氣。血。之。強。

弱。因。為。切。脈。既。而。曰。子。氣。血。甚。盛。年。雖。六。十。餘。如。四。十。許。人。蓋。由。中。年。斷。絃。至。今。未。娶。能。完。固。元。精。之。故。若。復。續。膠。必。誕。育。石。麟。無。疑。也。且。仍。能。節。慾。終。享。高。年。此。猶。財。產。然。積。之。多。而。用。之。無。自。無。破。產。匱。乏。之。患。也。此。一。席。話。大。龍。聞。之。心。頗。動。乃。曰。如。公。所。云。惜。已。蹉。跎。數。年。年。今。六。十。有。四。矣。誰。復。肯。嫁。此。垂。白。老。人。者。余。曰。子。果。有。志。我。當。為。謀。異。日。進。城。望。常。過。我。家。或。有。好。消。息。也。且。我。與。子。年。相。若。與。子。談。頗。投。契。視。子。為。友。暇。時。我。亦。當。駕。扁。舟。訪。子。於。吉。利。村。中。也。遂。別。去。

雲。卿。翁。乃。以。其。事。語。夫。人。且。曰。阿。桂。年。十。七。矣。余。意。可。配。張。大。龍。亦。可。算。了。却。一。重。公。案。以。為。報。答。也。阿。桂。即。囊。日。失。金。受。責。之。婢。女。深。感。激。張。翁。者。也。雲。卿。夫。人。則。曰。彼。已。六。十。餘。阿。桂。寧。

肯嫁之論其年爲彼孫女可也此事殊非所宜
雲卿翁曰盍姑探其意於是夫人隨喚阿桂至
告以故阿桂面頰不語夫人曰我故知汝不願
也雲卿翁曰此子終身大事不以相強屬意與
否不妨直言阿桂乃曰有主人是命必以爲可
行者且婢子常思報其還金之恩願未有路耳
以身事之固所願也夫人大詫異雲卿翁則深
嘉之隨使人告張大龍大龍甚喜又命僕寄信
喚阿桂之父母來父母居東鄉隔四十餘里三
日後始至問何以遲至今日始來則曰適因家
中有小喜事爲阿桂受茶也雲卿翁問言蹙頰
曰好事多磨偏有命中磨蝎來阻隔此一段報
德佳話也夫人則曰如此甚善不然以青春而
伴白髮究不倫耳

阿桂父母聞此事并聞張大龍有賞心中亦頗

恨事機不巧然亦無可如何矣既而父母歸阿
桂願隨歸家一次主母許之且曰阿桂殆欲歸
去一看聘物耶去兩三日可卽來阿桂唯唯既
至家阿桂則放聲大哭父母甚訝之急叩其故
阿桂曰父母亦知兒此次已遭不測之禍非遇
張翁則性命已不保矣因一一詳述前事父母
故亦知某宦主母素有惡名往往虐待奴僕幸
主翁頗仁慈稍能排解耳今聞女言乃曰張翁
恩人彼不還金則爾已死於主母筆楚之下
然則爾若嫁張翁所謂知恩報恩且彼富爾
後福亦不薄也前日遽以爾許配人家已受茶
文定大誤大誤父母深自悔恨女仍哭泣女有
姊年十九尙未字人勸其妹曰徒哭何爲此事
尙有法在只不思耳父母曰豈可以賴婚乎阿
桂問姊有何法姊曰我甚憐爾我聞古時有姊

妹易嫁事我願代爾妹自行所志可也此後我
 為妹作十七歲妹為姊自認十九歲各將生年
 月日記清不致有誤矣於是父母皆大喜妹則
 拜姊成全之恩明日父母與阿桂同至某宦家
 述此事雲卿翁大喜曰甚好甚好姊肯成全其
 妹骨肉天性使然可嘉也夫人曰如此則彼姊
 可早得丈夫亦有益自然願意也雲卿翁曰
 不然此語涉於私意其實在情形出於友愛為
 此解救之法可嘉也

雲卿翁先已使人告知大龍後忽聞阿桂父母
 言方受茶事則大費躊躇欲使人遽實報告恐
 張翁疑為欺罔欲別為謀一時又烏能即得心
 中頗不適又思親至吉利村一訪張翁面述此
 事方喚舟而阿桂繼續成全之息耗至於是決
 駕舟至張翁家既止張翁延入乃以此事顯未

細述張翁亦深感阿桂報答心之誠並謝雲卿
 翁竭誠為謀之德即定約於三月內辦畢喜事
 而別

未幾而訂期至行聘迎聚合番一一如禮夫婦
 和愛逾恆阿桂勤儉質樸助寡媳操家姑媳亦
 甚相安三年連舉兩子阿桂姊既嫁夫家頗知
 其事以換得年較長者能任田事之勞亦願之
 而阿桂又時有以資助其姊以姊家頗寒苦也

雨夜兀坐 回文

(菩薩蠻)

碧鏡罩雨寒窗黑窗寒雨罩鏡碧
 腸斷憶南江江南憶斷腸 袖單憐
 影瘦瘦影憐單袖孤坐夜啼烏烏啼
 夜坐孤

小說刺
農人子

(逸民)

唉。兒。呀。我。今。年。是。五。十。六。歲。的。人。了。耕。田。也。沒。有。從。前。的。耐。勞。了。挑。擔。也。沒。有。從。前。的。氣。力。了。若。不。未。兩。綱。繆。恐。怕。後。來。曠。臍。莫。及。呢。何。况。開。門。七。件。事。那。一。樣。不。比。從。前。加。增。幾。倍。可。憐。我。爲。了。一。家。吃。着。的。關。係。所。以。不。能。不。天。天。挑。些。菜。蔬。趕。到。城。裏。去。叫。賣。其。實。我。的。腿。腳。覺。得。十。分。痠。軟。一。到。城。裏。便。是。上。氣。不。接。下。氣。以。致。滿。滿。的。一。擔。菜。蔬。因。爲。精。力。不。濟。祇。希。望。早。些。賣。完。便。可。早。些。回。家。實。在。不。能。同。人。家。爭。多。論。少。隔。壁。三。叔。叔。同。我。一。樣。的。一。擔。菜。他。要。賣。一。千。五。百。多。錢。我。祇。賣。了。一。千。餘。文。有。時。還。不。到。呢。回。來。的。時。候。因。爲。腰。痠。腿。軟。半。路。上。不。得。不。泡。碗。茶。歇。歇。腳。買。個。餅。充。充。饑。倒。要。化。掉。三。四。十。文。一。個。月。裏。豈。不。白。白。的。多。化。掉。千。把。文。麼。所。

有。拿。到。家。裏。的。錢。除。發。給。些。幫。工。的。工。資。外。多。不。了。四。五。百。文。靠。他。養。活。一。家。大。小。十。餘。口。怎。麼。可。設。一。日。三。餐。的。支。出。呢。况。你。的。婆。婆。今。年。已。是。八。十。二。歲。了。風。中。殘。燭。着。實。可。虞。你。的。三。叔。四。叔。都。是。不。肯。做。一。些。事。除。了。三。餐。一。宿。回。到。家。裏。享。受。外。從。不。見。他。們。兩。個。影。兒。的。你。的。弟。妹。因。爲。沒。了。母。親。撫。養。還。要。時。常。環。繞。着。我。要。討。餅。餌。喫。無。奈。我。兩。手。空。空。那。裏。有。這。種。閒。錢。購。買。菓。餌。給。他。咧。弟。妹。不。遂。所。欲。就。要。啼。哭。不。休。天。天。如。此。我。實。在。心。中。難。受。現。在。最。爲。難。的。是。去。年。你。母。親。死。的。時。候。借。用。東。村。王。老。虎。的。五。十。塊。錢。期。限。將。要。到。了。你。曉。得。王。老。虎。這。個。人。向。來。爲。富。不。仁。凡。人。家。欠。了。他。的。錢。到。期。不。還。就。要。行。使。他。的。威。權。不。論。傢。具。兒。女。啦。他。都。要。拿。去。作。抵。的。我。們。到。了。八。月。裏。真。個。不。

還他恐怕你的弟弟妹妹就要受危險啦。幸虧你今年已十三歲了。書是祇好不讀的。一來可以省些學費。二來可以幫我割割柴種種菜。跟我做些事。即可多些出息。以便籌還王老虎的錢了。

老人對着兒子說。這一番話。實因米珠薪桂。入不敷出的苦衷。那知這個兒子却很天真爛漫。穎聽非凡。就對着老人說道。兒初讀書的時候。先生教的神童詩。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兒讀了這兩句。就曉得讀書是頂好的事。爹爹因爲年老力乏。又怕王老虎的錢到時還不出。故而預作未雨綢繆之計。將兒的學費省了。便可少些擔負。但兒以爲讀書是一件事。若讀書沒有錢。祇可另行設法。不可因爲境地貧困。便費了讀書。使兒終身沒有出頭的希望。家境也

永無振興的日子。兒在王先生那裏聽見一位白鬚老人講起一故事。說道道光初元。湖州有一位名翰林。他爹是做樂司職業的。十四歲的時候。他爹因爲無力給兒子讀書。就教兒子跟着學習吹業。那知這位太史公不願意習樂。定要讀書。上達無奈。他爹真沒力量供給這位太史公。就想了一個法兒。覺得兩隻破缸。就近在駱駝橋的兩端各置一隻。任人遺溺。這橋是湖州商業最盛的所在。往來行人絡繹不絕。所以兩隻缸片刻就滿。隨時就有農人來買。每天約可得錢三百多文。後來就有同他包定。每天納錢三百文。月可得錢九千文。太史公拿了這筆錢。就去從了一位兩榜先生。早晚攻讀。異于羣兒。先生很是賞識他。爹倒不予干涉。讀了三年。太史公居然進學了。不到五年。竟是一榜

兩榜的點了翰林呢。當那奉旨回鄉的時候。這位新貴的封翁。仍在人家司樂。絕不因爲父子貴的關係。稍改平日的態度。但人家因爲他是新科翰林的。老封翁每每調勸他不必再理舊業。嗣後人家喜慶。屢樂務請老封翁。免予光降。使當事者于心得安。那老封翁竟不忘本。決計不行。凡遇主顧。雇樂他仍首先到場。慎重將事。人家無奈。祇得另備一桌精美全席。謙饗這位老翁。以致衆樂手俱得沾着光榮。竟同上賓看待。至今湖俗喜慶等事。尙是援以爲例。這不都食太史公讀書致貴的籠賜嗎。可知貧苦人家。書是不可不讀的。如今兒子滿擬讀書。爹爹因沒有學費。供給可仿太史公的法子。想個生財之道。給兒再讀幾年。或可有希望的日子。老人聽兒子講這一樁故事。心中却很歡喜。無奈

時世今非昔比。處地又是不同。焉能仿照太史公的成法呢。就嘆了一口氣。說道：兒呀。你的志氣很高。不知你爹也因讀書不就。憤而爲農。才得苟免凍餓。何況現在科舉已廢。如東村那所小學校。停辦因爲省吏將經費提去充作軍餉。那所校舍。早駐着游擊軍隊。我們鄉下的貧苦人家子弟。那有讀書的地方呢。倘在私塾裏。就讀縱然讀到老也沒有用的。我的兒呀。你不可必枉存僥倖的心了。還是跟我耕田賣菜。索性做個人造的愚民罷。

兒子聽了老子一番話。於悲哀之中。露出一種不平的氣概。一言不發。忽詰問道：照爹爹的話。我們鄉下小民。真是天生先天帶來的。沒有讀書發跡的希望麼。爲甚們廝身教育界的人。不來替我們小百姓謀個教育普及麼。既然如此。

兒從今後將那讀書求榮的思想權且打銷決計從爹爹之命做耕田力作的營業了

老人得兒子允許好生喜歡一面叫兒子走到

王先生那裏說明不得已的廢讀原委王先生

也不禁吁嗟嘆惜此後父子倆出入相偕形影

不離所有耘田車水播種插秧兒必爭先恐後

曲盡其勞每天到城賣菜兒必奮力挑擔兢兢

業業克儉克勤半年之後老人的生活竟漸漸

的寬了衣食以外竟有餘蓄比及到中秋令節

那王老虎的債務也就本利清償不到幾年老

人居然成了小康之家此時兒子已經成立老

人就代他討了一房媳婦從此婦隨夫唱頓時

成了一個快樂家庭有時兒子與老人談論起

來仍不忘情讀書一事老人力勸道兒呀凡事

皆可成家兒既致力于農還是勤勞農事的好

且待你的子孫再來繼你未成之志罷咧

歲暮之揚州泰州道中作

木葉蕭蕭蘆花瑟瑟晚來疑雨疑
風小窗枯坐思無窮家漸遠堤長
短寥天一雁相伴愁中真堪笑纔
歸故里又作飄蓬 為誰驅使南
轅北轍不定遊踪似蘭因絮果派
自天公斜陽消鄉村遠近紅蓼岸
煙樹迷濛情河限泰州在望城郭
掩丹楓



社會小說 塵海燃犀錄 (續)

江都賈少芹著

第十一回 一雙尤物各訂知交 兩個情人巧施詭計

到了壽辰的那一天。真是說不盡繁華熱鬧。著書人也不必一一細述。自此以後。素倩不但和方氏的交情一天深似一天。便是同柳從仁也很接近。何況從仁天生一副柔軟手段。又在宦海中混了多年。不論甚麼長官。那怕他再有脾氣。些他總有一種本事。使那長官輸心服氣的。聽他利用。操縱他。如今拿出對待長官的媚術。來在素倩面前獻媚。試問這無識見無定力的女流。怎能夠不着他的道兒呢。由此越親越近。不到多時。他倆居然有了秘密關係。方氏一心想丈夫升官發財。巴不得他和素倩入港。如今瞧見他倆打得火一般熱。却故作癡呆。裝做不知。素倩也明白方氏觀破其中玄虛。平時利方氏很表示一種親熱和感激之意。所謂大家不戳穿這啞謎兒罷了。惟有他老子胡伯銘。却毫不覺得。且按下不表。却說柳從仁久歷宦途。在天津這方面很佔一部份的勢力。仰他鼻息的人委實不少。他却有樁好處。但凡是自家的親戚朋友。如果來請託他。

謀事他總要儘力帮忙的。無論大小位置都有希望。即使沒有法子的。遂重重的送一筆川資打發來人回去。因此來尋覓他及干求他的人無日不有。自從與素倩打通一氣之後。他便天天在常宅難得回來。並招呼屋裏的家丁們。凡有客來。概行謝絕。以致天津旅館裏很住了若干客人。儘着呆等。就有調姓安名子侯的。利從仁是姨表弟。兄他此番由浙江原籍帶同初經結婚的。妻子鄭麗雲前來。拿得穩從仁。必然要顧念親情。替他謀枝棲之寄。偏生從仁在此當兒。忽然概不見客。子侯到柳宅去過幾次。據門房裏爺們說。主人利主母刻下到別處去了。子侯便告訴他們。說自家和從仁是至戚。並留下一張卡片而去。那些爺們瞧見子侯是異鄉人。更兼不是個闊客。不無存了輕視之心。有時從仁回來。並不會將此事回明。以致子侯夫婦倆在旅館裏住了一個多月。來過幾十次。一總見不着從仁。心下疑猜。他有意不肯和自己會面。一賭氣便打算回去。可見祇有來的川資。却無去的路費了。且慢子侯既到外間來謀事。爲甚麼要帶着家眷同行呢。然而其中却有絕大的黑幕。原來子侯在家鄉向無正當營業。仗着生得一副小白臉。專門在外面做拆白黨。那鄭麗雲本是女學校裏學生。不知怎樣和他勾搭上手。子侯又吹得老大法螺。說自己如何有錢。麗雲受了他的騙。遂信以爲真。決定嫁他。到那結婚之後。方知他是窮光蛋。但是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也沒有法兒想。便和子侯開誠布公的商量。叫他趕急圖謀生計。才是正當辦法。子侯到此地步。只索對他說出實話。道我自幼兒即無職業。如今已是二十多歲的人。有甚

麼。生。計。可。謀。呢。我。祇。有。位。姨。表。兄。柳。從。仁。他。在。天。津。做。官。除。得。投。奔。他。沒。有。第。二。條。路。走。但。有。件。困。難。到。津。盤。費。却。分。文。無。着。怎。麼。是。好。麗。雲。聽。了。躊。躇。半。晌。叮。對。他。說。道。你。果。然。有。這。個。門。徑。一。切。用。度。由。我。擔。任。不。過。你。向。來。是。言。過。其。實。那。姓。柳。的。是。否。和。你。是。親。戚。我。却。不。得。而。知。你。總。須。有。個。確。實。的。保。證。我。方。能。相。信。呢。子。侯。忙。說。道。任。憑。我。說。得。如。何。十。萬。萬。確。你。非。親。目。所。親。當。然。不。實。不。盡。最。好。我。備。一。道。兒。北。上。到。了。天。津。你。親。眼。瞧。見。我。去。會。姨。表。兄。從。仁。到。那。時。你。不。能。再。說。我。橫。吹。牛。皮。了。麗。雲。聽。他。這。般。說。估。量。此。去。都。有。些。把。握。於。是。收。拾。行。裝。籌。措。川。資。卽。行。就。道。臨。行。時。候。麗。雲。方。告。訴。他。道。我。在。娘。家。只。積。蓄。了。幾。百。塊。現。洋。其。餘。都。是。衣。服。首。飾。此。番。到。了。天。津。如。果。姓。柳。的。代。你。謀。得。好。事。我。倆。就。在。北。方。混。混。罷。暫。時。可。不。必。南。旋。所。以。我。將。衣。飾。一。齊。帶。了。去。子。侯。點。頭。稱。是。萬。猜。不。到。在。津。一。個。多。月。休。說。不。曾。謀。到。機。會。連。姓。柳。的。一。面。都。未。見。過。麗。雲。猜。準。子。侯。又。來。掉。弄。玄。虛。言。語。問。免。不。了。有。些。含。譏。帶。諷。子。侯。怎。樣。忍。得。下。去。很。同。他。起。過。兩。回。沖。突。子。侯。到。底。不。服。無。論。如。何。總。要。和。從。仁。會。下。子。好。在。麗。雲。前。證。明。自。己。不。是。說。謊。加。之。麗。雲。此。時。不。肯。拿。出。錢。來。做。回。藉。的。資。斧。因。此。便。在。那。旅。館。內。遷。延。下。來。再。說。他。倆。住。的。旅。館。內。有。第。八。號。官。房。也。有。一。男。一。女。若。瞧。他。兩。人。的。年。貌。像。是。夫。妻。若。論。他。兩。個。的。排。場。甚。是。闊。綽。由。早。到。晚。或。是。出。去。或。是。轉。來。出。人。都。乘。汽。車。那。旅。館。內。的。帳。房。及。茶。房。見。他。這。樣。舉。動。都。猜。那。男。子。是。位。闊。官。僚。那。婦。人。是。大。家。眷。屬。因。此。十。分。恭。維。自。從。子。侯。麗。雲。寓。在。這。旅。館。之。後。也。曾。和。那。

一男一女見過幾次只是素昧生平兩下裏並不招呼到那日期久了那婦人便用同寓的名義前來與麗雲相見麗雲對於交際上向有特長何況彼此都是在外間作客的殷勤接待見面後互相詢問姓氏邦族方知那婦人叫做秦紉秋是那男子的姬妾他丈夫姓黃名伯潭光復的那一年曾在南京政府裏佔過重要位置後來政權歸併北京伯潭便賦閒家居現因他的母舅葛在田在京身踞要津他即帶同紉秋北上想依靠舅舅在政界裏活動現在路經天津因有事耽擱所以在旅館內延至今日大約還有兩星期便要到京了麗雲見伯潭夫婦是闊人的親戚少不得要存個勢利之見對於紉秋十分巴結由此他兩人便訂爲臨時的女友可是婦人既同婦人要好遂引起安子侯和黃伯潭也聯絡起來了其先子侯結交伯潭兀自抱着一團趨炎附勢之心比及相處熟了他見秦紉秋面目俊俏體態風流即將戀愛麗雲的欸欸深情移到紉秋身上無論伯潭在屋裏與不在屋裏沒事時候都往那邊官房內坐地和紉秋兜搭加之伯潭性情向來是落落大方從不在嫌疑兩字上注意紉秋心事又暗暗與子侯不謀而合兩下裏越親越近那些踰檢蕩閑之事就在所難免了麗雲明曉得他們有了密切關係只裝做不曾瞧見有時故意迴避聽他兩唯所欲爲子侯心中甚是感激不止麗雲又籍聽戲及購置物事爲名時常出去至半夜方回而且返寓之後卻是雲鬢蓬鬆精神困倦子侯估量他準是在外妍識了甚麼情人本欲向他質問又因自己與紉秋有此短處遂屈情礙面不敢開口你道麗雲到底

可。妍。識。了。情。人。沒。有。呢。那。知。早。被。子。侯。猜。著。了。他。的。情。人。並。非。別。個。却。是。黃。伯。潭。原。來。伯。潭。與。麗。雲。初。次。見。面。即。愛。慕。的。了。不。得。預。備。施。展。吊。膀。的。手。段。引。麗。雲。入。港。深。恐。秋。出。破。綻。破。壞。自。家。的。好。事。却。值。在。此。晨。光。子。侯。與。秋。兩。下。勾。搭。上。手。他。趁。子。侯。在。自。己。官。房。內。與。秋。親。熱。之。時。悄悄。溜。到。麗。雲。這。邊。來。麗。雲。猜。透。他。的。來。意。本。待。嚴。詞。拒。絕。因。他。是。個。關。人。不。得。不。給。他。面。子。自。然。要。邀。他。坐。下。伯。潭。對。會。先。歎。了。一。口。氣。道。嫂。嫂。我。佩。服。你。的。度。量。恁。大。麗。雲。笑。道。度。量。不。大。又。待。怎。麼。一。者。關。於。兩。方。面。的。名。譽。二。者。他。倆。已。這。般。好。我。縱。然。和。他。開。個。談。判。試。問。可。能。發。生。效。力。麼。那。時。徒。結。兩。重。惡。感。不。如。忍。耐。下。去。的。好。說。著。兩。行。清。淚。已。含。在。眼。兒。內。連。忙。用。一。方。手。帕。搵。了。幾。搵。伯。潭。瞧。麗。雲。嬌。媚。形。容。心。中。早。按。捺。不。住。又。道。嫂。嫂。你。瞧。你。丈。夫。如。此。欺。負。你。便。算。了。麼。麗。雲。道。不。算。了。又。怎。麼。樣。伯。潭。道。我。代。嫂。嫂。設。想。最。好。報。復。他。一。番。洩。一。洩。胸。頭。惡。氣。麗。雲。道。怎。樣。報。復。我。不。懂。你。的。話。咧。伯。潭。笑。道。他。能。背。著。你。去。結。新。歡。你。難。道。不。能。瞞。著。他。另。扳。相。好。如。此。就。算。報。復。他。了。麗。雲。聽。到。這。兒。抬。起。一。雙。水。冷。冷。的。秋。波。現。出。似。笑。帶。怒。的。顏。色。望。著。伯。潭。一。言。不。發。伯。潭。到。此。地。步。再。也。熬。不。住。連。忙。將。身。子。湊。近。麗。雲。旁。邊。低。低。說。道。子。侯。對。不。住。你。又。對。不。住。我。秋。對。不。住。我。又。對。不。住。你。我。倆。的。氣。如。何。得。出。如。果。我。倆。再。打。成。一。局。大。家。都。沒。有。對。不。住。的。地。方。了。麗。雲。復。行。拾。起。妙。目。向。伯。潭。瞟。了。一。瞟。低。下。頭。儘。不。開。口。伯。潭。即。雙。膝。向。樓。板。上。一。跌。叫。聲。我。愛。雲。麗。搭。訕。着。說。道。這。事。容。我。思。索。下。子。再。議。停。一。會。兒。我。們。在。慶。陞。戲。館。

裏去有話當面磋商就是了。伯潭聽他已經允許好生喜歡說道：我先到那兒去候着，你不可爽約。麗雲點點頭，伯潭便悄悄出了房，匆匆下樓而去。麗雲坐在房內，候了半會工夫，見子侯由紐約處到這邊來，面龐上現出委頓的狀態，向牀上一躺。麗雲心中忍不住好笑，便對子侯說道：我預備往馬路上買點東西，你可和我一道兒去。子侯道：我此刻覺得身子有點不爽快，須得休憩休憩，你要去便一人去。麗雲得了他這句話，正合心意，打扮得花枝兒招展似的，帶了幾塊錢，下了樓，出了旅館，叫乘膠皮車，逕往慶陸戲園才到門口，只見伯潭笑嘻嘻迎上來，候麗雲下了車，雙雙進門，坐在池子裏，那有心腸聽戲，唧唧噥噥談了良久。伯潭又向麗雲耳邊說了幾句，麗雲臉上登時紅暈，雙渦接着微微一笑。伯潭快樂非常，他倆並不耽延，手挽手兒出了戲園，乘車到一家旅館開了一個房間，箇中情事著書人可無庸交代了。由此伯潭與麗雲雙雙飛雙宿，會晤地點都在各大旅館子侯如何曉得，他四人各有戀愛，轉將自己的正經事情忘却了。遂在天津又遷延好多日期，論麗雲和紐約心意不約而同的都厭惡自家丈夫，恨不能立刻脫離關係。各隨各的所歡而去，然而紐約一方面自知和子侯有此軌外行動，雖然伯潭明知故昧，問心終有些愧對，他自然不敢提出此項要求。至於麗雲呢，他同伯潭關係子侯毫無知覺，萬不能無故忽然開此談判，其初本預備捏着子侯，併合紐約的錯處大煞醋風，與子侯離異然後再達嫁伯潭目的，但是若照這樣辦法，於伯潭面上甚是難堪，他也曾在背地裏同伯潭商量過幾次。

伯潭笑道：我久有此心了。現在時機尙未至呢。你莫性急。等到了彼時，我自有一番章程。對付他兩個，就是了。但有一層最好趁此晨光，你將所有的衣服、首飾及一切值錢的物事，陸續攜帶出來，交給我寄頓。別處我一經同他們決裂，使他們迅雷不及掩耳。麗雲不懂伯潭用意，忙問原故。伯潭道：此刻我不便告訴你。將來你自然會知道的。麗珠便依他計議行事。不上幾天工夫，各樣東西通同私運出去。房間內祇剩幾隻空箱。兒子侯一心只在與緞秋尋歡作樂。那裏留意到此。這一天伯潭與麗雲又到別處廝會。說道：那件事我要發動了。於是口傳心授，說了一番妙計。麗雲拍手讚好。他倆將章程商議好了。伯潭便先自回寓上了樓。到自家住的那間官房門外停住了。脚步只見門兒緊緊關閉。用手輕輕推了。下子，幸喜不會拴牢。伯潭屏息潛踪，側耳向房內竊聽。靜悄悄一些兒聲息都沒有。心下詫異，暗想大約緞秋不在屋裏。或是與子侯一同出去了。麼不。管他且進去瞧一瞧。於是將門一推，那門豁然開了。伯潭望時，那裏有個人影。連忙蹙入，再向牀上一望，只見子侯和緞秋駢肩並頸，肉體橫陳在一處睡覺。兀自酣眠不醒。他如何按捺得住，恨不提起刀子將他們重重砍一頓。方出心頭恨氣。可是憑着性子和他們鬧到那種樣兒，固然是自家出醜。而且於麗雲之事轉生出許多障礙。遂強壓着一團忿火，悄悄將子侯、緞秋的衣服集攏一處捲做一團，擡在牀下。然後將房門拴好了。復行到了床前，按着他兩個推搖幾下。嘴裏說：「這晨光不早了，快些醒來。」子侯和緞秋正睡得熟，驚覺抬起朦朧二目，瞧見伯潭站在面前。

驚。怖。得。得。像。甚。似。麼。的。伸。手。去。撈。小。衣。撈。了。半。會。却。撈。不。着。遂。扯。被。將。身。體。裹。着。只。是。突。突。索。索。的。抖。顫。伯。潭。冷。笑。了。幾。聲。向。子。侯。道。我。將。你。當。做。朋。友。看。待。誰。知。你。居。然。欺。負。我。好。極。了。但。你。既。和。他。幹。出。這。件。事。想。是。愛。他。無。疑。的。了。你。既。愛。他。我。也。可。割。愛。奉。讓。你。如。要。他。呢。最。好。就。在。此。刻。一。言。解。決。如。不。要。呢。似。這。等。淫。賤。婦。人。我。決。計。容。他。不。得。立。時。送。往。官。廳。辦。你。姦。淫。有。夫。之。婦。的。罪。名。這。小。淫。婦。或。是。富。官。賣。或。是。另。行。擇。配。說。到。這。兒。又。對。秋。說。道。你。同。你。的。心。上。人。磋。商。下。子。我。候。你。們。回。信。言。訖。站。起。來。開。了。房。門。倚。在。迴。廊。闌。干。上。這。分。明。有。意。讓。個。當。兒。給。子。侯。同。秋。斟。酌。的。意。思。此。時。秋。向。子。侯。道。事。已。如。此。難。得。他。肯。放。鬆。一。着。希。圖。和。平。了。結。你。怎。樣。辦。呢。在。我。看。你。不。如。應。允。他。罷。子。侯。連。連。搖。頭。道。我。只。怕。他。沒。有。這。般。慷。慨。萬。一。他。拿。這。句。話。來。試。探。我。們。騙。我。承。認。到。了。彼。時。他。又。生。出。別。項。枝。節。如。何。是。好。秋。正。待。開。口。忽。聽。扶。梯。上。聲。響。有。個。人。上。來。一。壁。走。一。壁。說。道。我。家。先。生。可。在。屋。裏。麼。快。拿。二。十。塊。錢。來。我。去。買。便。宜。東。西。說。完。即。將。他。住。的。那。間。客。房。門。敲。得。似。擂。鼓。一。般。子。侯。道。不。好。麗。雲。回。來。了。這。樁。事。立。刻。要。拆。穿。了。欲。待。爬。起。又。撈。不。着。短。衫。褲。沒。奈。何。便。索。性。鑽。入。被。裏。欲。知。後。事。如。何。且。閱。下。回。分。解。

小說會 珠江風月傳 (續)

(東越許塵父著)

第二十一回 仁厚爲懷感傷世景 利慾是務得失蒙心

劍文對戟生說明原由。笑道：「你欺我是新來晚到，掉出這等鎗花來，該怎麼樣罰你自己說罷。」戟生笑道：「這又奇了，素妹又不是我包下的老舉，你也叫得我也叫得，這又有什麼鎗花呢？」劍文聽了，無言可對，却對那素妹了。瞅一眼道：「這麼說來，可算是你的荒唐符大人是自己難爲情說，你該通知我一聲兒，才是怎麼來了。這麼多時候一聲不响的，怪道我瞧你這般生辣辣的一點，沒有溫老的情形呢。」幾句話說得衆人譁然大笑起來。素妹不覺把臉兒微微一紅，笑了一笑道：「凌大人，你這話說得太奇了。我們當老舉的，誰叫我們的條子，誰就是我們的客人。我們怎好說只出一個人條子，不出第二人的條子。這句話說出來，不怕吃你凌大人的耳刮子。要說我溫住了符大人和你凌大人，生辣辣的這話，尤其無禮。我剛才不是和凌大人講了許多說話，招呼了凌大人這麼長的時候，你凌大人不說我會討好顛倒說我生辣辣的，這可真正冤死我了。素妹一面笑，一面說，說到這裡，衆人又都狂笑起來，都怔怔瞅着那劍文，看他怎樣。次雲坐在一邊，笑道：「素妹的議論不錯，劍文忒欺負我們，都要動公憤了。劍文沒話可說，只得笑了一笑，自己收科道罷罷，說你們不過就完了。」次雲笑道：「剛才你說戟生理屈要罰他，如今你自己認了不是。」

可該怎樣罰呢。劍文未答。衆人都鼓掌起來。說劍文該罰。劍文笑道：罷了。罰人不成。罰到自已身上來了。既你們大家輿論已定我也逃不出這公理等幾天。我來作東請他們兩位。溫老喝酒罷。素妹笑道：滾大人。你別這麼混說。我是心中還是和你溫得利害呢。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次雲笑道：劍文這可聽見罷。那是素妹自己說的。只得委屈你罷。劍文抵着嘴笑一笑道：你們人多。口衆我一個人怎麼說得過你們。你瞧你那兩個相好都坐在那邊寂寞得很。你不去陪陪他們。却在這裏和人家胡鬧呢。次雲聽了真個朝秀英、玉英兩看了。一看果見二人嘴對着耳邊講得好不有勁。次雲因見那秀英相兒生得不俗便走了過去和他們談了一回才曉得他們的搗母就是南寧下來訪三姊。心中兀是奇怪。遇合得恁巧。又知秀英還是讀書人家的女兒。又有些憐惜。他轉念一想自己若不熱愛春的忙三姊不至來廣東營業。三姊不來廣東不過委屈了一愛春。這兩個女孩子或者不至于淪入火坑。如此一想倒覺自己良心上有點對他們不住似的。和秀談了一回正在踟躕難禁。忽覺背後有人拍了他一下回頭一看却是劍文和慰卿。還有一個素素也跟在後面。次雲笑讓他們坐了。因對他們說起秀英姊妹的事情。慰卿也說巧遇得狠。次雲因太息了一聲道：我到如今才曉得這人道主義四個字兒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因一念仁慈救了愛春。却不料就此又害了他們倆。所以要做一樁事情總須從根本上着想才能貫徹宗旨。不致弄出流弊。卽如他們姊妹倆好好的。人家女子無端的落在這等惡鴛手裏。雖則原因甚

多。究竟大半。關於生計問題。若要救援他們。除非從社會生計上入手。纔是根本解決之計。像我從前往往。喜歡替他們贖身。自以爲完全出于正義人道的。心腸。豈知眼前被救的人。果然感激不了。那繼他而起的被害之人。却去怨誰。恨誰呢。卽如眼前。前秀英姊妹的遭遇。雖說與我沒有直接的關係。若照那伯仁由我而死的道理講來。我又怎能曉卸這個間接的責任。且使社會生計問題。不能進步。他們就算幸逃三姊的茶毒。也還有第二個三姊去購買他們。卽使他們更幸而不入這淫業範圍。而衣食既迫。也許還有旁的墮落方法。比現在境遇。更不堪。更難愛的。也不能保他爲必無之事呢。所以千言萬語。總逃不出根本解決四字。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究有什麼好處呢。衆人聽了。都點頭太息。了一回。次雲因對劍文說道。從今以後。我自己的宗旨。也要稍許改變一點。我是抱定宗旨。不入軍政兩界的。但也不能說不入兩界。就不是我們中國的人民。所以也要打定宗旨。替社會上盡一分人民應盡的義務。此番回去。就想着手進行。先組織幾處大工廠。起來一則可以振興實業。二則就可以安插這許多生計艱難窮而無告的男女。以我想來。這倒比做什麼慈善事業都好。咧。慰卿劍文聽了。都道。這倒真是治本之計。可惜現在的軍閥政界。都把軍政兩界。作爲各人惟一的生計。好像除此兩途。就沒有發財的去處。一般中國。的實業社會的生計。那有發達和維持的希望呢。戟生聽了。笑着把大指兒向次雲一舉。說道。四兄你的偉論和宗旨。我今兒都領教過了。我從今日起。就天天在這理。祝你的成功。罷。次雲聽了。欣然。

致謝道。載哥此言。誘掖備至。范某雖然愚魯。却還有點拙性。宗旨定說做就。做這決心和毅力。自信還比平常堅忍一點。請幾位愛我的人。隨時監督指導。倘要羣策羣力。共同進行的時候。還要來借重各位的大力呢。衆人聽了。大家都拍手起來。戟生笑道。今兒我這一席酒。雖然沒有什麼道理。不料在這沒道理之中。却發生出這麼大道理來。我們這幾日來。徵歌選舞。俾畫作夜的。胡鬧總不過是一種遊戲性質。虛度光陰。一無好處。要稱今兒這一天成績最好的了。但非我次雲兄休說。沒有這種才力心思。就是這等儻言偉論。也不易聽到。呵衆人聽了。都同聲附和。倒把次雲說得不好意思起來。這時前面麻雀檯上。已經打好八圈。劍文便笑說。正事歸正事。遊戲歸遊戲。今兒知己相逢也該多談一點。風月如今我們該怎樣弄點頑意呢。次雲笑道。劍文總是不脫孩子脾氣。既然知己相逢。正該靜靜的多談一回。兒天何必再找什麼頑意呢。劍文笑道。我可沒有你這般耐性。講了這許多時候。還不覈定。要弄到舌敝唇焦。才算這又有什麼意思呢。次雲笑道。據你說。要怎樣頑才有趣兒呢。劍文聽了。倒又說不出來。不覺嘻嘻的笑了一聲。因見秀英姊妹還是呆呆地坐着。便笑對次雲說。這秀英年紀雖輕。却是秀色可餐。究竟是初出茅廬。你瞧他還有點未語人前先靦靦的情形。咧。次雲笑道。好極了。我正因這人怪可憐的。又且我有間接害他的責任。很想照應他一點。免得他再受那惡搗的苦頭。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個法子來。既你這般賞識他好極好極。我即刻就將他讓給你罷。你有了這樣可愛的人。也不必再去艷羨人家。

什麼溫老不溫老了。次雲說到這裏衆人都大笑起來。劍文笑道：「這話倒真個合了我的心思。但不知秀英心中怎樣。事齊乎事楚乎？」這要問他自己的了。次雲聽了忙叫秀英轉局過去。又吩咐道：「這位凌大人是最有情況的。他年紀又輕，相兒又好，人才又去得這等客人，可是萬中選不出一個來的。如今我來替你做個媒人罷。叫他好好照應照應你，你須格外的小心伺候。他將來一定不會辜負你的。秀英聽了，還當他們是戲言，並不敢坐過去。只朝他們嫣然一笑。劍文笑道：「只這嬌然微笑，百媚橫生，已是千金難買了呢。次雲戰生都大笑道：「這可真是天緣也是秀英的幸。我們不是戲言，你快過去罷。說時，次雲便將秀英拉了起來，送到劍文身邊，將秀英一隻纖手交在劍文手中。劍文不覺大笑。秀英却給他們弄得莫名其妙，羞顏答答的，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低下頭，默默無言。那一種斌媚嬌愁的情狀，真個令人愛不忍釋。這天劍文就賞了他一百塊錢。第二天是子香請客，仍叫他的條子，又賞了一大把金鏹。那秀英的娘三姊先時打聽得次雲叫局，不由嚇得心頭亂抖，只叫得一聲「阿也」。這天殺的冤家，怎麼又碰在一塊了。他怕秀英對次雲告訴什麼苦處，心中委決不下。早已偷偷兒的跑到群樂綠筠廳的外面，瞧了許多時候。因見次雲等人正在大發議論，他又聽不懂講的是什麼話。心頭兀的納悶不已。直到後來見次雲將秀英薦給劍文，心頭一塊石頭這才落下地。去他便逍遙遙遙的一路念着阿彌陀佛，走回去却又做夢，都想不到這劍文竟有這般出手一賞就是百金鏹。可是老舉賽中少見的體面客。

人這一夜直把他喜得連屁股裏都發出笑來，捧住了秀英的身子，滿嘴兒只是心肝呀肉呀的亂叫，瞧着他的意思，恨不得一口水兒將秀英吞了下去，才趁他的心願。秀英却是受寵若驚，並不敢擺出該受恩遇的神色來，但見三姊忽而笑，忽而說發瘋也似的不曉得要怎麼才好，歡喜到了極處，忽然想着了什麼，驀的立起身來，把兩顆烏珠一挺，心頭一拍，連聲嚷道：「不好了！這……這該怎……麼處？這一來，倒把玉英姊妹嚇得摸不着頭腦起來。原來一個人的心地本來是得清白潔淨的，只因利慾之心，蒙住了天良，便覺得時時刻刻都有這等幻象在眼簾子裏一晃一晃的，逼得人不由不向利慾這一條路上走去。心志既專，情態也變，一回兒得着了什麼，就喜歡得手舞足蹈，一回兒失着了什麼，就懊惱得唉聲嘆氣，或是把已得的利益，忽然有人要侵奪他，謀劫他，那一種煩惱的憂愁情形，更是窮形盡相，無所不至。譬如這時候的三姊，他因做着了這劍文這麼一個顧客，心中正在歡喜得不可開交，忽然一轉念，間發出一種匪夷所思的理想來，他因看着眼前的凌劍文，記起從前的范次雲來，范次雲的待那愛春，手面比劍文還要闊一點兒，那時候三姊的歡喜程度也和今日的情形一般無二，那知不上幾時，次雲只給了二千塊錢，就硬硬的把愛春奪了去了。雖則劍文又不必一定和次雲一樣的脾氣，性情但是三姊經過這一次，的風波差不多已經成了驚弓之鳥，生怕將來秀英和劍文熱度一高，也許看着次雲樣，對起老文章，照抄一通，那可吃不了，還要兜着走咧。這等思想，總因三姊利心過盛，從腦子裏幻

出來。的。特別。情形。這。都是。他。神。經。過。敏。的。地方。別人。那。裏。猜。得。透。呢。只。可。憐。秀。英。一。人。一。路。下。來。已。經。吃。了。三。姊。多。少。苦。頭。把。一。顆。芳。心。時。時。刻。刻。嚇。得。像。老。鼠。見。了。貓。兒。一。般。今。兒。驟。膺。恩。寵。已。看。點。自。己。相。信。不。過。自。己。還。道。這。身。子。在。夢。裏。一。般。此。時。突。然。見。他。變。出。這。等。不。可。思議。的。醜。態。乘。你。被。他。怎。不。驚。疑。怎。不。畏。懼。一。經。震。慄。便。自。惶。恐。失。指。早。不。覺。把。手。中。一。隻。茶。盃。直。攆。下。來。若。在。平。時。至。少。也。要。受。三。姊。幾。頓。拳。頭。但。這。時。三。姊。患。失。之。憂。究。竟。敵。不。過。乍。得。之。喜。方。才。一。段。刻。想。經。這。茶。盃。破。碎。之。聲。一。震。笑。吃。了。一。驚。才。把。心。思。整。了。一。整。登。時。又。露。了。一。線。清。明。之。象。便。就。復。了。常。態。仍。是。笑。嘻。嘻。的。說。道。我。的。心。肝。你。這。是。作。什。麼。了。你。別。打。量。我。惱。你。你。做。到。了。這。宗。因。意。娘。愛。你。還。來。不。及。怎。肯。顛。倒。來。欺。侮。你。呢。你。放。心。罷。不。要。怕。好。心。肝。寶。貝。肉。兒。從。今。以。後。娘。可。再。也。不。來。打。你。罵。你。了。你。只。好。好。的。替。我。做。生。意。能。教。弄。得。凌。大。人。常。常。來。照。應。你。我。還。要。好。好。的。多。做。幾。身。衣。服。多。打。幾。件。首。飾。給。你。呢。他。儘。是。胡。說。瞎。道。的。囉。着。秀。英。只。是。立。在。一。邊。畫。不。做。聲。倒。是。那。玉。英。聽。了。這。番。說。話。抿。嘴。兒。笑。了。一。笑。三。姊。怒。道。賤。淫。婦。狗。賤。人。打。不。死。的。豬。鬮。死。鬼。你。笑。甚。的。你。也。不。思。量。思。量。你。是。什。麼。東。西。到。這。裏。一。個。多。月。一。古。腦。兒。出。了。幾。個。條。子。印。板。兒。數。的。十。八。個。毫。子。老。娘。才。得。了。你。五。毫。子。教。你。這。小。賤。人。穿。的。戴。的。吃。的。一。椿。兒。老。娘。得。過。你。什。麼。好。處。你。不。瞧。瞧。你。姊。姊。他。不。是。和。你。一。般。的。人。麼。怎。麼。一。個。條。子。就。會。得。着。這。許。多。錢。他。第。一。天。是。一。百。塊。若。和。你。比。起。來。一。五。得。五。二。五。得。十。十。箇。十。是。一。百。阿。呀。呀。一。百。倍。還。不。數。箇。

直。要。倍。到。幾。千。倍。咧。若。講。第。二。天。就。是。今。天。他。又。得。了。這。麼。一。大。把。的。金。鏰。這。金。鏰。都。有。這。麼。大。這。麼。厚。這。麼。重。你。瞧。瞧。吧。要。多。少。重。一。個。啊。和。你。那。五。毫。子。比。起。來。（粵中叫局每次得洋一元八即毫洋十八枚內去花捐五毫雜捐三毫寨主得五毫老舉本人只得五毫而已）不曉得還要加到幾千幾萬倍咧好個不要臉的小蹄子不想看看同是我一手養活教訓起來的人他就這麼乖你就這樣齷齪你不曉得學個樣兒還要立在一邊打哈哈兒呢三姊越說越氣氣到極處幾乎把方才一團高興統同消失了秀英人狠忠厚見那玉英這般無端辱挨狠想帮他幾句苦于膽子太小又不敢說什麼玉英年紀的雖比他輕一點兒却來得鹵莽冒失膽子也大了許多因見三姊無緣無故這般辱罵他却忍不住便冷冷的說道姊姊也不如碰到這麼一個好客人知道做得長做不長這客人是真歡喜假歡喜一個人發財倒霉都憑着天爺爺我便相貌唱工應酬都不及阿姊也許我將來有這運氣也會做着這樣一個客人那時候只怕娘又不說我蠢了這幾句話兒却說得那三姊又愧又氣順手兒將老大耳刮兒向玉英臉上劈過去打得玉英站立不住一個踉蹌幾乎翻下地去蘋菓式的面孔上早起了半邊玫瑰花色但見三姊鳳眼圓睜立在當中一手指定玉英厲聲大罵道我把你這壞透了良心死不學好不要臉的爛蹄子你自己不掙氣不會做生意老娘教訓幾句你還敢出個口挺撞麼你說姊姊不過做着一個客人你當是沒甚稀奇麼呸你倒替我掙一口氣兒也去做這麼一個財神似的好客人來也

給。我。開。開。心。兒。你。有。這。本。事。麼。你。說。做。不。長。是。怎。麼。知。道。的。你。這。不。是。有。意。倒。我。的。財。氣。麼。一。個。人。眼。前。還。瞧。不。準。還。說。什。麼。將。來。眼。前。的。生。意。你。還。說。靠。不。住。倒。是。你。這。將。來。的。生。意。靠。得。住。麼。放。你。的。狗。屁。放。你。的。狗。臭。屁。老。實。告。訴。你。一。句。老。娘。不。想。你。這。麼。多。好。處。再。說。一。句。像。你。這。等。下。流。下。賤。的。坏。子。指。望。你。多。得。幾。個。五。毫。子。已。經。謝。天。謝。地。了。還。想。你。大。生。意。呢。好。個。不。要。臉。的。浪。蹄。子。賊。賤。人。狗。婆。娘。爛。淫。婦。豬。猡。養。的。小。畜。生。我。活。活。的。給。你。氣。死。了。你。不。替。我。快。點。走。死。路。還。在。我。面。前。現。什。麼。娘。的。世。啊。他。說。一。句。就。一。打。巴。掌。說。得。像。連。珠。箭。般。愈。打。得。也。像。使。風。車。那。麼。快。等。他。說。完。了。話。那。玉。英。的。面。上。已。被。打。得。和。開。水。菓。鋪。兒。一。般。青。的。鼻。傷。白。的。是。指。紋。紅。的。是。腫。和。鼻。血。紫。的。是。凝。血。五。顏。六。色。好。不。怕。人。好。一。個。倔。強。的。玉。英。他。只。忍。住。了。痛。死。也。不。討。一。聲。饒。兒。倒。把。秀。英。嚇。得。抖。做。一。團。不。知。不。覺。走。過。三。姊。身。邊。撲。的。一。聲。朝。他。跪。了。下。去。哀。哀。痛。哭。起。來。未。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百花詞題後

(南浦)

自。暑。惜。紅。生。未。長。安。看。到。筆。先。題。徧。漫。道。剪。裁。工。春。畫。永。聊。遣。
繡。桃。元。院。美。人。香。草。敢。獨。把。風。情。揜。春。光。一。線。思。量。儘。攀。留。未。
容。如。電。阿。儂。生。恨。情。多。記。新。詠。連。篇。醉。吟。一。卷。技。便。愧。雕。虫。閒。
披。覽。依。約。鶯。鶯。燕。燕。花。雲。知。否。標。名。不。是。桃。花。扇。前。程。錦。片。比。
浪。寫。繁。華。別。開。生。面。

美記

寄聲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魅鏡

現已
再版

江都李涵秋先生可稱當代第一流小說名家早為世人所公認所著社會小說魅鏡一書曾經逐日登載新聞報諒為諸君所推許是書描摩社會上情狀真是窮形盡相敘官僚有官僚之氣醜敘政客有政客之態度敘奸人有奸人之口吻敘財奴有財奴之氣派敘強盜有強盜之精神敘流氓有流氓之神態敘佳人才子有佳人才子之姿勢凡世界上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一經先生妙筆形容點綴無不神妙欲到秋毫巔篇中又雜以詼諧加以科諷令人讀之解頰捧腹堪為先生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至布局之整齊結構之嚴緊命意之深遠尤其餘事本局不惜重金向先生購買是書之版權歸本局刊印發行又敦請先生將是書由首至尾重行修正改易較逐日登諸新聞報時尤為通體無懈可擊書首又冠以先生自序一篇及海上諸名流敘詞洵為美具難并得未曾有之作全書都三十餘萬言分訂洋裝五大厚冊加增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 名 醫 發 明 ◎

療治梅毒的第一靈藥

毒輕一瓶包可全愈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上海愛多亞路七〇八號

總發行 伯庸大藥房

分發行 各埠各大藥房

伯庸醫院 特設

世界最新發明電氣治病器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美國人王太陽燈

院址上海愛多亞路

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此登臨樓筆記

(今生)

京師秋審

在音刑部監獄。以秋審爲生死出入之最要關頭。今之司法一切程序迥異于昔。要亦攷古者之軼聞也。先由三法司將罪人情實讞定後。呈由皇帝勾決。凡硃筆所及之處。生死判焉。幾微之界如此。卽非勾決亦須陪斬。至十次不在勾決之列。乃漸減等。然遇恩赦其罪案較重者仍不與也。惟勾決之前三日。例得大張酒食。任其飽噉呼嘍。其有資者並得自購各種食物。不之禁。又復佐以音樂。灘簧之屬。俾晝作夜。酒薰肉臭。杯盤狼藉。三日乃已。直使樂以忘死耳。外省

未之聞也。余按京師此制始由來已久。明代海忠介公有忤武宗禁之獄。武宗崩日。禁卒餉以酒肉。蓋賀其卽將出獄也。忠介以爲故事。就刑之兆。飽噉之詢。知爲武宗上賓。乃盡吐焉。世宗卽位。果然見赦。特其制不知起自何時。設一回想。指日之間。幽明異路。其何能下咽邪。

用墨法

科舉時代。有探杏譜一書。皆言春闈中式時。拜謁座師及各種規則。又殿試時。須知之必要。今則已爲土飯塵羹矣。昨偶翻閱。想見昔人幾多。心血消耗。半百之年。利祿範圍。度去無數。才智惟中有一節。言用墨之法。則爲經驗之談。亦後之臨池家。應取爲師資者也。謂用墨之道。以胭脂澤水。則有光。以黃連泡水。則不浸。以元參泡水。則不滯。故塲中除墨壺外。並帶黃連水。壺庶

不至受窘要之書法取乎光彩秀潤在人則關乎福澤在藝亦關乎美術潦草塵俗視之厭目此固不必以生今之世並國粹而忽之也

伍博士之少年

同光年間往西洋留學者幾如鳳毛麟角此人所知也博士留學既早所習又爲法政歸國正苦無所用之迨同船者爲香港法官某詢知爲中國學生頗重視之途中四十日傾談甚歡遂允其爲香港律師因之遇事可以通融之處均能勝訴由是露頭角焉其時李文忠在北洋津海關道則周玉山也閱報知其人以爲才也欲羅致之而博士非月薪五百兩不可光緒年間誠無如此鉅大薪資然無如何派之各署及大同如其數焉及至北洋亦未能有所表著越若干時又返香港時某法官亦去國一切不如向

者左右逢源于是又來天津此得之老于北洋者云

趣解東廚司命

有某君者好詼諧舉動帶有滑稽意味一日聚飲某忽舉東廚司命四字詢同坐者作何解羣曰此何足奇是卽家家所祀之灶神也某曰不然此須析而言之更須合而解之乃無漏義析而言之東可訓爲居停廚則居停之灶郎司者司事也命則性命僉曰姑如君說合而言之又何如曰卽東家廚子要司事之性命蓋以居停菜其劣有所諷也羣爲噴飯不能終席此少甫爲余言少甫喜爲詩曾在南通大生廠十年余亦留通四歲未之晤比來滬始識于旅邸少甫又言張齋庵師能以茶碗之蓋與杯上下磋摩而成兩猫懷春之聲逼真無異是亦絕技未之

聞也。

貓犬癖

人各有癖。飲食衣服。犬馬玩好。或居一于是。西人愛犬。珍如拱璧。價值之昂。姑且不論。甚者。保險醫藥之費。年須若干。鎊好之。可謂篤矣。少甫又言。其客中。梁時有饑路。總辦某喜蓄犬。皆法產。以數十計。客至則圍繞。左右客未坐。先已布滿几席。使人恐怖。客或意似不樂。某則向其犬。中首領操法語云。立即羣趨而出。無一留者。客或問何以然。則曰。恐客有所惡。屬首領率之去。耳部勒神妙。有如此者。及參觀犬屋。頗修潔。有長被而紉。其中每頭一孔。無相紊者。按今時所用警察之犬。多取德產。以其性靈而捷。每頭約六七十兩。但每食必須飼以牛乳餅乾。未免奢矣。耿君謂昔者舒城有老翁。無子女。帳下生

徒頗濟濟也。翁愛貓。亦以數十計。當其食時。左右排列。若相拱。侍食後散步于講堂。羣則後先奔走。其館生有自食者。亦必向取佳肴而餉焉。生徒知其癖。故若不知。任翁知之。竊謂若犬若貓。其所癖好。猶近人情。以余所知。其癖之乖者。無如淮郡之周某。善書畫。丈大字。若龍蛇走壁。而酷好蛇。豢養無數。床榻几案。均滿無人敢近。其出也。衣袖襟裾。問蠕蠕然。動則皆蛇之貫穿。其間淮郡城樓宏闊。甲天下。正陽門外。殆無其匹。同治年間。重修。求書橫額。竟無其人。惟周能之。至今猶存。巍然生動。信爲神筆。特所癖如是。索解不可得也。古有豢龍氏。周或卽其人歟。

回教專制之勢力

僧之于佛。西人之于天主耶穌。回人之于謨罕。默德三者較論。信仰之篤。專制之強。殆無過于

回也。生死之權操之一人。無反顧者。新疆秦隴間教主。有稱為利卓木者。譯言聖裔也。其下教徒盈千或萬不等。令出法隨。無敢逾者。和卓木年事雖至幼。白髮。教徒尊之若天。人昔左文襄西征和州。久戰之後。回人乞降。尤之。而要以二事一須供給糧草。一須和卓木自送。匪類來營。正法如約而退。蓋久頓堅城。餉既久矣。即利用其人。以治其人也。其時和卓木年僅十六日。送十餘人來營。就刑。若驅羊豕。無一出怨辭者。其人果有為匪與否。不能無冤要之死。而不悔。則其宗教勢力至可畏也。當和卓木之欲取其人。遣一介往叩其戶。曰。教主使某當差云云。其家已知為死徵。於是盡起痛哭。一場開門後。先煮沸水為就刑者洗浴。又延某為之誦經。自亦誦經。喃喃有聲。料量既畢。即隨介而去。然都面

無人色。眼簾下垂。而仍誦經不已也。此劍華丈為余言。丈為文襄幕府。雖至心惻。而無如何。強吞弱肉。浩劫相仍。丈晚年一意事佛。茹素。近二十年。蓋有所懺悟也。

又按。世人之安於就死者。以為數之所定。無可逃避。且堅信其經典中言為公而死。必生天國。以故土耳其一國。日處羣雄之中。屢戰屢敗。而屢敗屢戰。無相退却。雖窮蹙至。是其所占領之歐土。猶有一部。在其掌握。可以知其沈毅矣。

集腋

南通張喬庵師。二十年來。其所經營之教育實業。成績卓然。此固無煩贅論也。善為聯語。類皆典則切當。就所記憶。集而錄之。以告世之人。師範學校講堂一聯云。一極東西萬國推崇為教育大家。先聖亦云。吾學不厭。誨不倦。三合周秦

諸子咸受裁於狂狷一體。後生有志各尊所聞。行所知。又一聯云。『言有壇字。行有坊表。學成師範。』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堂修禮容。此則集論語漢書荀子文選而成。竊謂孔子之道無乎不在。今之議尊與廢者。何所益。又何所損。多見其不自量而已。各尊所聞。行所知。足以解此糾紛矣。校西爲博物苑。其初榛莽荒穢。多爲墟墓。鋤治開拓。今則館閣鱗次。水木明瑟。蔚爲大觀。齋師於苑之表門有題額云。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並購地二十九家。凡三十五畝。有奇。越歲丙午。苑館測候室成。蒐集中外動植山工之物。鄉里金石。先輩文字。資我學子。察識物理。願來觀者。各發大心。保存公益。若私家物。無損無闕。文苑之中。館題額云。中國金石至博。私人財力式微。搜集準的。務其大者。不能及全國也。

以江蘇爲斷。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爲斷。苑中謙亭一聯云。『地中有山。始利大川。終邑國。』人間何世。卽看小島亦波瀾。按易卦唯謙六爻皆吉。以其處卑而尊。不違而能有終也。故初六用涉大川吉。上六利甯師征邑國。朱子平議釋邑國爲自治私邑。然今之君子不在位者。可以知所從事矣。藤東水樹一聯云。『待其送夕。陽迎素月。若已。親烟波。臨滄洲。』又『歸來間指烏簾。說與子更醉青蘿陰。』此則集陸放翁句。又相禽閣一聯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自喜。』待春山可望。白鷗矯翼。儻能從我游乎。此閣之建。以待嘉客。此則集陶潛王維語。又壽松堂一聯云。『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其所憑依。其所自爲。此則集董廣川韓昌黎語。以上楹聯概集成語。皆有天衣無縫之

妙今歲之春道通州。便道海門長樂。此爲翁翁之里居。聞其表門楹聯。每年一易。今歲爲「人事何常。翁年七十兒廿五。光陰迅速。黃金百兩壁一雙。」蓋今年翁正七十。孝若二十有五也。以前頗多佳構。惜不能記憶。又縣署一聯云「昔日是州。今是縣長。江之尾海之端。」

張勤果軼事

老殘游記一書。以勤果爲主人。說不盡誣。而尙有未盡者。在昔仕途。以資格限人。原非美政。然使士奮功名。就重名器。未始非驅才傑之一道。至於濫賞。略無限制。羣至視爲得失輕重。無關大要。季世弊政。大概如此。若今之膺五等封者。多不足掛人齒頰。且並不知其姓名。功勳何在。亦可嘆也。勤果撫東時。勇健敢爲。亦知禮士。爲淮軍有數人。物勤果初亦諸生。而從戎者。其爲

統領時。一日外營有公文。至未識。以何事不合。直批其牘。斥爲不通。營官武人也。歸咎于秉筆者。並辭其館焉。某實孝廉。懷恨甚。至然無可如何。已而成進士。補御史。時勤果爲汴藩矣。某嚴參之。謂其目不識丁。以一官爭之。卒改武職。筆墨最易招尤。亦怨毒之于人甚矣。勤果每念此事。懷恨猶某。然不敢自陳。並無敢爲置辯者。當時台諫之風。嚴厲如此。既爲武職。十餘年。展轉求遷。文職終不可得。後隨文襄出關。所向有功。文襄爲之專請。愷切敷陳。且曰。臣與張某文牘往來。頻煩。皆其親自主稿。文理曉暢。洞達事機。不知昔日參之者。何至日目不識丁。由是始得存記。又數年。乃改文職。其難如此。時方劄丈。在其幕中。當會食時。有丁姓在坐。中談次。勤果驟語丁曰。設吾早日識君。何至于此。羣爲茫然。旋

思之意謂若早識丁不至被參也頗得藉藉之妙人有求其書者最得意走筆立揮喜人之能重其文也右文輕武沿爲風氣中國積弱之原于此可思矣又勤果歿後負累華洋借款七八十萬由部戶出面爲之清潔當時以爲異數若至今日可不足異矣

嶺南徐孝廉

合肥黃小山工書畫其師徐孝廉爲嶺南人某年入都應禮部試其居停之族人有供京職者援例改官外省需用三千金屬其家人籌措請徐携而北徐慨然允之行二日遇鏢客五驅車十數乘同宿旅邸詢之則護送京餉者徐就與談笑情意頗洽客忽問曰君應試入部旅資何以豐厚若是徐以實告曰已資僅百金概從筆耕而來友人託帶三千長途頗嫌累贅悔無及

矣客曰君閱世淺哉焉有隻身千里携金三千之理然爽直可敬若所言果不誣雖我輩萍水相逢安知非垂涎君者遽露眞言其如隱患何徐若驚曰我罔失言然銀在囊未寓目安知數之下且長途二千里設不測奈何客曰吾望車塵知君銀數審矣但我輩非祿君者辱承折節不交自當肝胆相示自此與我輩偕行可力任保護也于是同行同止每夕徐必沽酒市脯以勞之談及道路崎嶇人情鬼蜮相與動色相戒而已行至魯界一客忽無故墮車視之耳爲箭穿方驚愕間一客又墮傷亦如之猛見二童子迎面飛騎來颺的一聲箭又至客舉手接之如是者三童子始止客卽以箭返射童子承以口三不失一客懼知非敵不敢再發二童條至車前雖腰弓手矢而風雅可人拱向衆曰阮囊

羞灑沽酒無資請以千金壯我行色不欲多上人。也衆懦齒皆震震有聲中一人曰千金良易但主人在後瞬當即至壯士面與之言可乎童子笑曰可所謂主者指徐而言蓋擬嫁禍于徐也言畢徐至二童仰視驚而下跪立見毅棘可憐狀非復當時雄傑矣徐大罵曰童子何敢猖獗汝師又何在罪應死童泣求恕徐誓不已乞愈哀徐曰究何爲者曰奉命迎師伯耳吾師則距此不及百里之紅花埠徐仍盛氣呵之引至五人前命以伯叔見且曰諸長者皆擅絕技我且深敬早知汝曾爲我姪輩非不校也班門弄斧殊不自量耳二童受教唯謹五客相顧慚無人色徐乃携二童從容登車就舍宿焉其絮語多不可解三鼓後徐告五客曰諸君安寢吾將一視吾弟行即歸手携二童出門瞬忽不見

蓋已挈之飛行矣並不需馬力也諸人憚不敢臥五鼓雞鳴頓覺燈光閃爍則徐已高臥榻上衆遂北面事之黃小山從徐講學初不知其爲劍仙聞之心羨星夜赴京覓徐與里中消息中斷近十年一日忽有書抵家謂其弟曰我在嶺南以畫名家所居地爲城南半塘村故鄉薄產諸弟善守之他日倦鳥知還相見有日也旣而粵寇起晉問又梗光緒丙子黃之猶子端蘭孝廉禮闈報罷航海南旋道出滬上同寓一少年儀度溫謹詢其姓氏里居則曰祖籍皖肥之石橋孝廉訝曰我卽石橋人何不相識及述家世始知少年卽小山子大喜過望盤桓竟日約同舟歸里少年漫應之次日杳矣孝廉故好事越年乘輪赴粵逕往半塘訪之果有黃姓十餘家村中聞孝廉至爭出雞黍以餉情意甚厚然譜

系。迥。不。同。並。不。知。小。山。一。事。廢。然。而。返。

武人聯句

鄭國魁。淮軍勇將也。識字無多。當然不能言風雅事。一日李文忠謙客鄭亦在坐酒酣聯句韻限六麻五坐爲劉壯肅亦武人出句云風到樹間狂發嘯。應鄭續句鄭醉不解劉曰姑妄言之何不可。不出六麻一韻。便佳。鄭思之再乃大呼曰。雨來水面忽生麻。劉面麻名甚著。鄭于無意中若調侃然。平仄既叶。對仗亦尙不差。衆爲鼓掌。

華僑喪禮之特費

華僑出洋。爲期雖久。在昔國家。實有禁例。謂之私逃。返國后。設有告訐者。應有相當之罪名。故富有資者。多不敢歸。其時風氣閉塞。如此。然華人之在外洋。雖歷數世。起居禮節。不肯稍變。則

亦華人之特性。爲可貴也。自光緒己亥始有保商之明令。而各埠設保商局焉。昔之賤視。幾同寇盜。宜乎外人百端苛待。不敢一校。而又畏官如虎。因之老死。外洋歸正首邱者無幾也。廈門亦保商局之一。吾友臚君其時卽局員之一。有華僑在籍丁艱。臚君送以輓幛。值止八元。其禮爲湖縐二端。已三十餘元。另日復請西餐。又以荒服未便。宴客來辭。某君頗不懌。以其既請。何又辭也。俄傾其禮帖來。則四十元之餐券也。佐以白蘭地八瓶。又具空帖若干。請自邀客。大出意外。以其過厚。辭焉。有知其事者曰。不可一辭再返。則倍之。再辭三返。則又倍之。此近需索非謙也。其他送輓幛者亦皆如是。此等奢費。殆爲中國前所未有。然今亦不然矣。

劉悟生

劉悟生居平梁小硯山下。幼習儒業。爲褚寇擄去。雖在賊中。嗜翰墨。如故。賊亦雅敬之。拔爲護將。賊陷祁門。時隨之。移營山上。擇一巨室。使處之。而加鎗焉。巨室中有樓。樓上藏書。至富。窗明几淨。筆硯精良。劉亦顧而樂之。據爲己有。他賊至。則婉詞謝絕。鄒侯架上頗多。生平之所未見。一夕。閱至三鼓。倦而思臥。甫登床。于殘燈明滅中。忽有白狸自承塵出。開窗而去。窗復自闔。時屏門既閉。牆壁無隙。仰視承塵。亦復完好。心至悸。慄正驚疑。間忽覩美姝。飄然而入。着宮錦妝。豔麗無匹。蘭麝四溢。使人魂銷。劉懼甚。從枕畔拔刀起。女一嫣然。不覺刀之墮地也。詢爲何人。女直陳爲狐。曰。因與君有宿緣。特來相就。非禍君也。解屨登床。樂于焉。天明卽起。曰。衾褥寒儉。何足以款佳人。今宵當自携臥具來。言次遂

查劉私念人爲狐。惑鮮不死者。大事恐。惟有一絕之一策耳。匆匆下樓。不敢復上。昨宵事。更不敢告之同人也。日既夕。劉強與伙伴同榻甫就。枕而帳頂有水滑滑下。滴數件。駭甚。疑劉有說。逼劉去。使就他榻。而水復隨之。群起逐劉。劉乃命僮上樓。取臥具。僮將登。則墮而下。問何所見。曰。無問何以墮。亦不能明其所以。劉怒。執刀持燭。忿然而上門。甫起。則向之佳麗據床而坐。向劉微笑。頓神。骨軟矣。墮刀擲燭。就女調笑。謂女不媚他人。而獨媚我。何也。女曰。非媚也。緣耳。緣至揮之不去。緣盡。搗之不來。冥漠中自有主宰。劉細審之花容。月貌。肌理凝潔。如此佳麗。死亦何恨。遂與燕婉。情好逾常。女曰。視我臥具。如何。劉手撫之。則錦軟繡溫。不知以何者製成。心醉至無可稱揚。歷半月餘。多鮑兩軍追至。賊亦

驚惶甚。劉私詢女兵情。女曰：三日後賊當全軍覆沒。問有救乎？曰：無可救也。又問己之身命，曰：亦劫中人。劉大服。女曰：不妨。我當竭力營救。如其脫險，立卽歸隱里門。幸毋爲焉婦也。明日之戰，君可臨陣。至第三日，賊首親出。君雖護之，而不可出門。出門一步，卽死地。劉詳識之。次日小戰，互殺相當。而官軍決死戰，愈急。無何，賊屯糧地，又被鮑軍毀賊首大忿。至第三日，賊果出。全軍決死戰。劉遵女言，護賊首行至宅門，卽回。見女已更裝作農家婦，急去。劉之紅巾而出。懷中青巾裹之作官軍狀，疾趨而出。賊大潰。對面山頂遍插多軍旗。幟女率劉飛步向對山逃。劉大驚止之，不可比。至山頂，並不見多軍。隻影也。蓋此鎮四面皆山，惟鎮後有徑可以出走。賊從此竄。官軍盡出，扼要殺賊。故山頂轉無一人。劉

驚定感泣。涕泗交頤。女曰：勿爾。君姑小坐。我去。卽回。忽不見。須臾復還。手一布裹贈。劉曰：速向西北行五里而遙，有白馬繫于樹下。速跨之，更向北逃。與君緣盡于此。不能相從。然猶當護君至蕪湖界。別後慎勿相憶。徒憶無益也。此裏當謹藏之。君命若富，則一身吃着不盡。否則于危迫時亦足自救。劉感激之餘，嗚咽不能仰視。忽失所在。劉如其言于五里外，果得白馬。馳至大通馬爲防軍所奪，不得已步行。至蕪湖買舟渡江。忽遇教勇奪其所有，解而視之，金珠也。歸里後，課徒餬口。終身不娶。光緒十年病歿。忽張目四顧，面露笑容。而口不能言矣。若狐者，始終將護之情，真義至然。終不明爲何類。因緣也。

救窮之奇想

某君謂二十年前在京師有某甲者，六十老翁

也。貧不自振。忽稱于某日完姻。遍邀鄉友贈賀。儀者亦頗有人。及綵輿到門。則一白髮老嫗。率簾而出。衆其怪之。嗣知此翁避亂入都。筆耕念年。積有微資。援例得未秩。當在籍時。本有家室。老婦聞信。尋至都門。翁苦無力供給。乃假親迎。爲名聊博賀金。藉以救急。此一時妙想也。詩云。燕爾新婚。以我禦窮。此老其善體詩教也歟。

冥妃延醫

吾鄉多義塚。叢葬者荒墳纍纍。有神其說者。謂婚娶宴會。與常居戶無異。杯箸之屬。或假之生人。此則誕謾不可攷矣。若某君所云。則殊奇特。言長興章大士。未子時。家甚貧。稍讀黃帝岐伯之書。居于鄉。一日。忽有青衣二人。至相揖。云。欲邀先生一賜鍼砭。章曰。我非醫也。且素昧平生。何以及此。青衣曰。君雖非醫。然久慕君必

欲敦屈。幸勿辭。時日已下。春矣。強之行。且云。不數武。而近行果不遠。至一高閣。巨闕旋入中堂。虛無人焉。回顧二青衣。不復存。章疑甚。俄有雙聲出云。先生待茶。我家娘子有小恙。但今已晚。留宿至曉。求入一診耳。章曰。我有事。必弗可留。然日已嚮暝。不得已止焉。雙聲爲燃燈。備酒肴。治床幃。將命出入。止此一。女餘無人。章益疑。步庭中。月色黯淡。午夜之初。稍稍就枕。聞四野雞聲甚喜。急往叩門。則石扉也。雙聲曰。先生何太匆匆。不驚我娘子寢耶。章曰。我未與家人語。而來心搖搖。如旌懸。急欲歸耳。幸賜櫛沐之具。雙聲應而起。捧銅匱。盛湯。並梳具。來。章視之。皆貴重。華燦袖其微者。一刷柄出。以爲徵驗。門猶未開。則自起。鍵急行。昨日青衣。又復相踵。追呼。章踉蹌奔趨。皆青葦叢。薄刺足。挂衣不暇計也。將

五六里許。天微明。可辨至湖。滯有舟行矣。行舟之人皆駭曰。此某山麓。素無人往來。子何以至此。告之。故曰。離子家十餘里矣。因獲附舟歸。出柄視之。則美碧玉也。訪之人云。是趙宋某王妃。葬此。惟其既請來診。而終夜不出。既鬼矣。而又何病惜乎。大士勿勿求歸。未能得其究竟耳。

易魁星爲蘇長公

科舉時代。學宮之內。無不附以魁星。狀貌獷惡。不知何所取義。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利祿之深。中乎人心。非伊朝夕。獨江陰暨陽書院。則否。易之者。李申者也。在當時。可謂能脫俗矣。於其年譜中。見有記云。古無所謂魁星。明時舉子之黠者。戲就字形。描摹成像。以譴其儕。偶而時俗遂傳之。說見七修類稿。予思長公外紀載。道君皇帝使道士林靈素拜章上帝。伏地久不起。帝問

其故曰。值奎星奏事。問奎星爲誰。則曰。蘇軾。然則奎星之說。古亦有之。暨陽書院前有閣曰奎星閣。土塑魁星。久而壞。將易之。懲其祀不經也。易以蘇長公。方士之說。誕不足信。不猶愈於儻字寫形。獷怪怪者乎。適繆文貞公家庭有黃楊大盈。拱以屋壞。更營妨於樹。遂伐之。謂其木以刻文忠像。乃命繪士圖公之眞。爲奏事狀。其旁雕飾雲物。如乘風上征者。然既成。以月日奉度於閣之中。楹率多士而祀焉。無禮之禮。因猶較勝於無理取鬧也。

無所不譚

吾蘇地名橋名有極佳者如桃花庵紫蘭巷阿藍橋愛儂橋蘋花橋黃鸝坊橋等。

范君博最怕狗伊妹冷芳極愛貓怕狗愛貓亦爲佳話。

暑夜多蚊飛來柳絮飽去櫻桃人殊苦之眠雲弟曾述一滅蚊法紀之如下。以粗質之紙噴以福珍酒黏諸於壁則羣蚊自集其上且不動若醉以蚊燈照之則盡入殼中蚊盡殲矣。

史蹟

伯嚴

福爾摩斯
最新探案 **急富黨**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是書爲英國名小說家柯男達里原著十餘年來坊間譯行之福爾摩斯探案無一編不受社會歡迎蓋皆柯氏手筆也柯氏年垂老矣以其家世之勳崇著作之豐盛資產之富厚宜可以擱筆乃猶力賈餘勇鉤心鬥角使如電之毫光益燦爛而煊赫文豪之精神如其巒鑠周君大猷留英多年新從海外歸來挈得彼邦最新出版之（急富黨）一書是書文心傲詭筆意翻新在舊探各案之上因急譯之而請李君定夷爲之潤文（急富黨）爲英國最近之秘密黨社會生活日艱貧廢之民日多其黨勢乃潛滋暗進而不己是書主旨係黨人謀奪一銀行主人之巨產千方百計布置毒計皆經福爾摩斯破獲彷彿剝蕉抽繭層復一層煞是好看如玉人指之奇突腐屍之驚怖秘密窟之險邃荒島之怪異博浪椎之誤擊電劍之鋒利賊黨之狡兔三窟奇怪之樹炸藥箱等種種千奇百怪之情形實屬得未曾有洵足壓到一切偵探小說也至文筆清潔詞意明淨猶其餘事

史蹟



讀史犀言

(蠹魚)

蘇者禹之父也。舜殛蘇而舉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知己之至公。故其用之而無疑。

周書云。甲子夕。紂取大智玉琰。玉環身以自焚。國亡身死。尤念念於珠玉。紂之才智亦可見矣。褒人請入褒姒。當幽王二年。攷厲王末至幽王二年。幾及五十年。既亂而遭之。既筭而孕。則褒姒至幽王二年。年四十矣。半老徐娘。幽王寵之如少艾。抑又何歎。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惟秦不然。始與謀國者。

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人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聽之。而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夏后氏之方盛也。其九州土田之調。貢賦之則。鑄之於鼎。若曰為後世之法。程夏亡而鼎入于商。商亡而鼎歸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迨周之季。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得國璽者。然於是爭起。染指而周之君臣。日夜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矣。遂陰計毀之。沈于泗水。中始皇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周之稱論入于泗者。蓋一時詭詞耳。

三代建置之大。莫大於封建。至秦初掃蕩無餘矣。武王承夏商之後。分封八百國。春秋之世。惟餘十二諸侯。至於戰國。存者謹七。而三晉田齊。

已非初封之舊。當是時。雖曰氣勢卑陋。政令靡。雜然而封建之微意。猶有一綫之存在。及始皇首滅韓。次滅趙。楚齊自開闢以來。帝王建。萬國親諸侯之制。自始皇以後。永無可復之期。始阜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尤存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傳云。椎破金人十及鐘。鑄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餘。亦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涉之。鄴符堅又徙入長安。而之。如是累墜。物遷來移。去有何用耶。

有虞之時。五年一巡狩。周十有二年。乃時巡。所以省方觀民。非以為遊樂也。始皇頻年出行。游蕩無度。今年巡隴。西。明年上鄒嶧。繼是渡淮。淨。南。至沙丘崩而後。嗚呼。假使省方之。以濟其流亡之欲。卒至于民怨盜起。覆祚隕身。

可哀也夫。

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昭。王時已築於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善天以山川隘險。限華夷。補其不足。似不為過。但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修補之功。因而後世賴之以界限華夷也。今則成一歷史上之紀念品矣。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愚意斯之先固有為。此說于秦者。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之情。談論先古之。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言者。亂與斯所。其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非匪斯也。

范增勸項立懷王。不知項世為楚將。懷王立則

項當終其身爲馳驅增謂羽能堪之乎必不能堪將置懷王於何地卒之羽弑懷王而漢之滅羽因始終以懷王爲計是懷王之立反爲漢地耳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不滅然則項之所以失天下非增勸立懷王一事誤之耶

鴻門之宴沛公脫身歸當是時必有禁衛之士譏出入沛公恐不能輒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時沛公良噲三人俱出羽在內何爲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爲羽之耳目任之出入往來而莫之誰何矧范增欲害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史固難盡信哉

項王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破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

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著用前者所以敗也

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爲羽大敗勢甚急迫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刀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爲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俎上赫饑可畏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遊暇豫出于其口恬不知愧幸而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又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爲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高祖之諸功臣孰有過于紀信而帝卒不錄何也卽無後侯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其成舉之降也非史幾乎泯矣

楚之擊漢也。非身在行間。則不勝。田榮反齊地。則必自擊之。彭越反梁地。則又自擊之。雖所向。摧破而兵力疲矣。故漢一而覆之。垓下自古。以弱敵強。句踐樂毅漢高。皆善用。今從之法者。也。

項羽非特暴虐人心不附。亦從無統一之志。述其滅咸陽而都彭城。復彭城而割滎陽。既割鴻溝而思東歸。如欲按甲休兵。宛然圖伯。籌畫耳。豈知高祖規恢宏遠。天下不歸于一不止也。項羽之失。不在粗疏無謀。乃在苛細多疑。猜不任人。韓信陳平皆棄。以投漢。至於屢坑降卒。嗜殺人。更不待言。黥布傳贊云。項氏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為世大僂。子長黥布之罪。而項之羽罪亦見。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劍。而叔父梁授以兵法。

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于孫吳司馬兵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參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焉。所讀何等兵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

羽欲渡江。亭長請羽急渡。羽不渡。乃戰死。蓋所以去垓下者。猶冀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給。陷於大澤。亭長之言甚甘。安知不出田父之計耶。羽意謂丈夫途窮甯戰死。不忍為亭長所執。故史以江東父老所言為耳。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

秦始皇遊會稽。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

代也。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之言悍。而戾劉之言則。津津然不勝其欣羨矣。陳勝曰。壯士舉大名耳。王侯相將。寧有種乎。項籍口吻。正與勝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天下定。置酒未央宮。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身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其言之鄙至此。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高祖之死。周苛烹項國之鼎。論開國之勳。當以山河帶礪之盟。加恤典焉。可胡爲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哉。韓信立齊後。若不自請立爲假王。以鎮之高帝之忌。而必欲殺之。猶未必如此之甚也。然張耳立趙。自請了爲趙王。以鎮之。而高帝殊不介意耳。庸材因人成事。不足忌耳。

韓信本項氏臣。雖無異遇。非有深嫌去而事漢可也。反面而攻。故主親斬叔之可乎。故友鐘離昧爲漢所怨。窮而歸信。卽斬其首歸漢。其傾危至此。范雎怨魏。齊欲殺魏。齊亡。匿平原。君所秦給平原。君入關。而謂曰。願使人歸取魏齊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其意鏗鏘。讀之。令人氣壯。信欲斬窮交。以自贖。仍不免被擒。亦可羞矣。陳平稱昧爲項王骨鯁之臣。信與昧比肩事項。王信親誅。故主何有于故友。昧欲依之。固爲不智。而信之惟利是視。誠反覆小人。鐘室之卹。要非不幸也。然千載而下。有可爲信解嘲者。初爲漢。遣教坐法。當斬。同輩十三人皆斬。訖信以滕公救得。生死于鐘室。較死于連教。差勝矣。

呂后之族韓彭也。其意豈在安劉哉。觀其匿高

帝。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弱。惠。自。帝。因。以。
帝。呂。雖。以。颺。商。危。言。而。止。亦。豈。能。釋。然。于。心。幸。
天。不。永。年。不。然。未。必。不。為。唐。武。氏。也。唐。武。氏。易。
周。為。唐。蓋。祖。于。呂。雉。云。

迎春詞

(河魚)

眉。情。眼。意。向。東。風。來。處。潛。通。
暗。遞。嶺。上。梅。花。先。得。入。間。春。
氣。香。幡。偏。脂。粉。膩。圍。亭。休。
作。郵。亭。比。忒。多。情。不。酒。征。夫。
淚。二。月。春。陰。最。易。惹。八。情。思。
貯。離。腰。愁。偏。細。

夜聞鶯鳴有感

長相思

夜。迷。離。月。迷。離。何。物。撩。人。別。
後。思。蛙。聲。斷。續。時。愁。絲。絲。
恨。絲。小。步。明。知。力。不。支。衷。情。
惟。自。知。
酒。初。醒。夢。初。醒。倦。倚。銀。屏。無。
限。情。偏。閣。閣。閣。聲。詩。難。成。
睡。難。成。捉。筆。自。成。長。短。吟。几。
靜。又。窗。明。

風 信 次

上 海

蘇 州 銀 行 廣 告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照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行一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迅速開辦迄今信用卓著營業日臻發達茲為優待存戶起見凡與本行有儲蓄者在百元以內匯至蘇州不取匯費以酬盛意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經理洪少圃

協理陳筱舟
襄理張洪時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專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癤癰疽潰爛癩癧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一切血毒不清等症服此藥無不獲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六零六藥膏

下橫痃瘡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藥膏搽於患處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樣盒貳角

○人中寶補藥

此藥補血生精君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男女老少服之其益非淺每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紅肺癆肺萎等症服此藥極爲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寧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經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本藥房自運泰西

各國原料藥材醫

用器械化學儀器

婦女化粧香品大

小鏡箱鏡頭手提

快鏡干片白金紙

香水香皂以及衛

生用品應有盡有

如蒙 各界賜顧

格外歡迎特聘西

醫博士黃冠英醫

生常住診治內外

各症另設配藥部

專配西醫方劑莫

不推誠招待定價克已諸希 公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太和藥房

各埠分及各藥房均有出售



新翰軒誌

臺灣生番異俗記略

營作

膠溪之上。有一部落。開智頗早。能造氈毯。取獸毛及弱草和揉而爲之。惟尙不能。有識文之美觀。故除分售於他部落外。未聞能出臺境行銷者。願已爲製造之上品矣。此部落其女子亦頗喜服勤。卽造氈一事。亦男女同工。其地多竊名之曰。蕭子。蕭子善竊。氈成爲鄰部失業之人。竊去以改製禦寒之衣服焉。又蕭子力甚猛。一人能敵四五人。旣被竊不敢追取。以人少非其敵也。此尙前五六十年之俗。後能改良。每一村合

設一工場。凡織氈者。咸赴作工。所有稅納。諸酋長酋長。並派吏察其勤惰。自是以後。益有進步矣。其部卽號膠溪部工藝止此一事。其餘耕種大豆食之。他所需物類。皆以氈易得者。故業雖簡。而出品精。其民富其俗。又儉可嘉也。

膠溪北二百里。有一族。能爲陶器。其土多粘性。其民亦善摹。所爲陶器。雖粗陋。卻堅固。不易壞。惟太重。若我中土之人。決不能用也。陶器大者可容物一斗餘。以次遞降。共有五等。最小者容半升。大約銷於各部。以中等容一二升三四升者爲最煩。價因之稍貴。製陶器之外。兼能爲竹器。不過附屬而已。竹器若坐具之類。形式粗具。更不耐觀。然他部落多有來販買者。據云其銷數亦復不少。蓋各部落坐具。非以石則資老樹之根。恒多固定。不可移動者。見此人爲之坐

具便於移動可。可西實所創見故非常歡迎也。而其不能改良進亦原因於此以好之者衆而不自知其惡也。

有毛羅星一物者各部落人咸喜食之其產處為交連山部其物中土之芋為大味甘而稍澀用火煨之氣甚香他部落咸思自種毛羅星雖能生活願脊甚氣味不佳終不若交連山部所產之肥美據云此物甚難種天氣地方之外尤賴人工其未種之先將種之時既種之後及未花時實時各有何等之程度手續甚煩稍一差忒即失敗矣無論該部人民不肯輕以此法授人即授人人亦不習慣也先是其鄰部與交連山開釁交連山兵敗結果以派五十人至鄰部教其種植毛羅星為條件交連山部恐一經傳出此種法本部將立變貧弱難之後鄰部再

進兵迫脅以不敢不從於是實行派五十人至鄰部傳授此法條件以三年為限毛羅星歲可三熟三年可教授九次經交連山部教授之年鄰部所產毛羅星居然肥美不亞於交連山部知三年以後教授人返於本部鄰部如法自行種植即遠不如前此亦一奇可見手續之繁難倘亦鄰部民智之短淺歟而交連山部自此兵敗後爭相尚武後鄰部再以他事啓釁思再得前年之利益則不能勝交連山部矣故毛羅星為交連山部專利之品雖農產物而實藉複雜之人工以培植者也故毛羅星亦曰交羅星也。

又一部落習為鐵工善鑄刀劍其人凶悍其所鑄刀劍之最利者不肯出售於他部猶外國人所造最新式之快槍利礮不以售於敵也其製

造之廠極形秘密。往往設於深山窮谷之中。不使外人見。并不使自己部落中人習見。而尤忌爲女子見。謂女子一見。則所出之器。異日不能殺人打勝仗。而其自製與製以售於人者不同焉。凡售於他部落者。其冶爐開火時。必令少年女子數十人。裸體繞爐歌行者。三所歌皆謂己部當勝他部。當敗之意。所以使女子裸體圍繞此爐者。謂使陰氣侵入其中。則鑄出之器。售之他部。不致害及己部也。此蓋與中土古時所謂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同一取意者也。鑄刀劍之外。兼鑄田器。鑄田器多有女工。則謂田地屬陰。宜婦人爲之。凡鑄己部自用之刀劍。開爐日。其酋長齋而來拜鑄。己部自用之田器。開爐日。其酋長之妻齋而來拜。工人咸有賞賚焉。又有一部落在交連山部之南。五百餘里。其人

善建築。稱精善。按各部所有居處之屋。大抵自爲之。又有未成爲屋者。而該部落以建築善。稱則凡大部落。所有酋長之宮室。必召此部人去營造焉。故此部工人。恆得各部酋長之歡迎。至則酋長設宴。宴其工。長有女樂之部。落恆召女伎侍之。可謂優寵矣。其例謂不如是。優待恐其於建築時。置入不祥之物。酋長身貴。恆畏不祥之物。爲崇焉。此部落名嚶嚶部。以建築工人皆嚶嚶而歌。歌聲愈美。則酋長之賜賚愈渥。或酋長夫人亦喜其歌。則賞之更優焉。其尤善歌者。恒食衆人之俸。或不工作。食乾俸。亦矣。媚人之必得良遇。雖異族而亦然矣。

又一部。落名降。而城其地。多山。其山多石。就其山開之。不甚費力。其琢成石器也。亦在山之洞壑中。其洞壑非天然者。因開鑿山石而成也。其

石運至他部落者不少或以琢器或以築城或
 建屋用為牆壁之基願皆須降而城部之人為
 之他部落無此利器也或謂其山中有類於湖
 沙之土用水粘之於石即斧鑿難入而此沙土
 則不肯售於人為石工專利之品故降而城部
 頗富強其所製器有石凳石檯石門石床石櫃
 石臼之類皆粗劣堅重又有石毬者彼部用為
 遊戲之具其擲擊石毬之技頗可觀雖屬遊戲
 即借為練習武術也有侵侮之者擲石毬擊之
 當者無不披靡故又為特殊之戰備也彼族雖
 未甚開化願信義頗能確守凡降而城部之石
 毬互相戒約不得售之他部落雖有以巨價來
 購者亦不予也或曰人愚多能守信智者變端
 百出豈其然歟

草帽草屨草衣各部能自織造者十有六七

惟降而城部之西有一部落軼其名善為草屨
 以其地所產一種堅韌細滑之草名曰各奚斯
 祿其草他部不生以其種移植之他處亦無是
 堅韌細滑之美蓋地之宜否使然抑人工培植
 又有其不同者在耶該部所織草屨大約行銷
 於各部之貴族貴族自用之外又定織為尤細
 而尤美者以獻於酋長及酋長之夫人其族婦
 女無中士裹足之風皆天足惟婦女之足恆小
 於男子往往在十分之七八度以下不任奔走
 事故不發達也該部每年出售之草屨其數達
 六千雙近聞漸減其他部酋長及其貴族恆有
 用皮革部屨者故銷數較滯也惟云冬寒則必
 用草屨則仍該部所營造者各奚斯祿又可製
 帽惟製衣則不聞友人謂既可用以造屨又可
 製帽則製為草衣必無不可殆智術不開墨守

故法使然耳。使用之製衣其利益必更大。或云以調查所得各奚斯祿草產地極狹並非該部全部咸產此草也。故以大宗供製屨餘用之製帽若欲製衣已無原料故也。惟頗聞產地之旁周圍數十里今亦皆種各奚斯祿當草屨滯消之日反推廣原料之出產其開智之機會歟。蓋機智往往由逼而出此亦頗有希望者也。

各部落各酋長亦有聯盟及會同之禮若中土古時朝會聘享者其禮服各因其部落而異大抵由本部落人自製造者爲多其十之二三則過於簡陋樸野必采自外部落於是有某部落者利用此機製造此禮服大抵以草藤木葉獸毛鳥羽揉雜爲之聞此部落所製造之禮服其初消行極狹今則漸漸推廣矣蓋各部所自織造之禮服往往遜其美觀於是各部酋長及其

貴族咸來定造其花樣又日漸翻新故營業頗爲發達也其製禮服外又製草服大抵亦各部落之酋長及貴族至該部採辦者其勢據調查者所料頗有日漸淘汰各部落日製衣服之權亦可畏也蓋習尙奢華人人所喜誠哉中外皆同彼酋長一府之人而外又有貴族貴族而外又有富民彼等皆不恤利權外溢但知服用之適此亦普通之弊病也故該部所製常服日益華美價值日益高貴而消數乃反日益增加其故由他部落之富民咸來採辦也觀此亦可見工藝不發達惟知用他國之貨之甚危殆也蓋各部製造禮服常服之工家日漸墮落有輟而改爲他事者甚矣其可憐也不知出新意以與之競爭乃甘心退讓則萬劫不復矣或曰退讓誠然甘心二字未免冤之然則墨守故

法終是取敗之道耳。又可尤。

又有一部落專製造各部落各酋長各貴族禮服上之裝飾品以銅爲之或以鐵或以石或以獸革鳥羽其形形色不一各酋長率其夫人及其貴族之夫婦爲會同聘享之禮時其禮服上無不用裝飾品者其裝飾又以每次更換奇異者爲恭敬譬如甲年所用之品乙年不復用矣乙年所用之品丙年不復用矣其相見時某酋長悅他部落之酋長夫人則以己之飾物贈之贈之即繫於某夫人之禮服上受之而不報其所以不報者亦訂定條約使然有歷史焉前九十餘年（指調查所得以前）某酋長悅他酋長之夫人贈以多品某夫人亦以己之飾物爲報會同畢某酋長即起兵襲殺他酋長而劫其夫人於是戰鬪開矣蓋各部落均不直某酋

長也願某酋長勢力大率其所屬小部落與各部落戰爭至三年有半之久終以力屈而降遂訂條約廢酋長夫人報物之禮焉又凡會同時某部落職營造禮服上裝飾品之工匠得推舉若干人參與其會名爲觀禮實則察看各飾品之貴重何種耳故此種工匠必推最巧者列入焉其部落以爲最榮譽之事歸則酋長有厚賞他部落之酋長及其夫人與其貴族咸有資焉自是以後該部落製造禮服上飾品之工匠升入貴族號廷夫克斯廷夫克斯者猶華語有功受賞之名號若清廷所賞巴圖魯等類也自錫號廷夫克斯後遂爲數十家專利之業不得濫收徵族貧民之學徒而途徑狹矣

又有一部落有鐵鑛開採多苦工爲之蓋獲利甚微也又不能自製造徒以原料供他部落之

用其自用田器甚粗陋勉强自鑄者其俗於男女之別頗嚴凡有犯姦淫者酋長令立斃之其後酋長某頗仁慈改前法凡男女犯姦淫事罰

作開鑛苦工仍令男女異處故其開採之處有男鑛工女鑛工之別其犯姦淫者名曰美爾來蘇於是即名其罰作苦工之男女工人曰美爾來蘇其非犯淫而爲工匠者止有男而無女名曰奇街的斯願自調查所得之前十餘年其犯姦淫之處罰令已除爲與某部落開戰敗被殺無算人民稀少村落十九爲墟惟一般之工匠因作苦未與於是酋長除去犯淫處罰令凡私生子一概留之一家有多子不能撫養者酋長有津貼蓋十年生聚之意不得不然也故從前以犯姦淫罰作苦工者立時於工場自行擇配歡聲雷動酋長臨其地而演說鼓勵之而女

子作工苦之事全部落皆除欲其專營育兒之事焉

歐洲雜錄

瑞士村舍大概以松木爲之式係四方形屋隅突出頂覆闊平之板牖旁垂花媽紅姹紫芳芬可愛洵絕妙之點綴也

據某博物家攷察動物中之舌最長者爲鯨魚計十二英尺

英國達立司公爵之女公子密爾達斯有奇癖喜以咖啡湯浴身

三國人名酒令

(逸梅)

周公使管叔監殷。乘殷之輅。

管輅。

左右皆曰賢。惟孝子慈孫。

左慈。

為肥甘。夫人蠶繅。

甘夫人。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葵丘之會諸侯。

鍾會。

太師擊適齊。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止於慈。

太史慈。

小人之德草。遷於喬木者。

小喬。

思潮

韜
丁
韜

英雄肝胆錄

坊間英雄書大都注重匹夫之勇，雖必報無賴行爲，耳不足訓也。是書得爲國爲民之大英雄數十餘人，橫刀殺敵，大丈夫軀壳犧牲，蹄馬銜鋒，好男兒頭顱，斷將軍百戰，姓氏千秋，沙場之血跡未消，異域之英名尙在，斯固國家之干城，柱石，也有紀述，何以表彰愛請文學巨手十餘人，精心撰述，激昂慷慨，如見其人，暗鳴叱咤，如聞其聲，足爲我國民愛國尙武之好模範，好男兒，宜手一編也。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特價七折，郵費八分半。

名士風雅史

書紀明清兩代數十餘名士之風雅史，皆係專撰之稿，吟風弄月，文人之韻事，可喜紅袖青衫，兒女之情懷，難免癡頭怪腦，書馱子動輒狂瀟，瀟酒風流，大文豪理當落拓不合時，而嬉笑怒罵，痛快淋漓，不得意而借酒澆愁，狂歌當哭，片言調侃，則舉座無顏，一語談諧，則闕堂大笑，才子之常態，名士之本色也。一編在手，可以消閒，可以尋趣，欽佩名士者，盍購閱之。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照碼七折，郵費八分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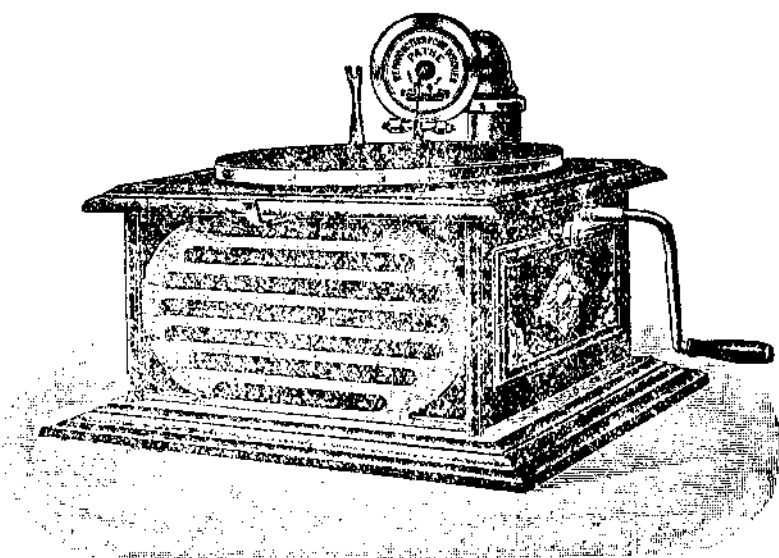
美人聲色誌

美人難得一冊，書中竟得絕世美人數十餘人，傾國傾城，極盡人間佳麗，如花如玉，無殊天上仙姝，約略分之，各有所長，或妙解詩詞，女子不同凡俗，或深知節義，丈夫自異庸人，或爛香律，盡絲竹之能，或習霓裳，擅羽衣之曲，或則輕靈淺笑，各有神情，或飛燕驚鴻，自成態度，或若離若即，癡情人世，無雙或出死入生，恩愛終身，不二有足多也，洵可傳矣。繪色精聲，惟妙惟肖，惜美人，譬歎成學士，文章可稱雙絕，愛閱者，當然不少。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特價七折，郵費七分半。注意單購一冊，照碼七折，外埠加寄費七分半。三種合購，特別優待，照碼六折。外埠紙需郵費一角一分。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送禮的無上妙品

目錄樣本



函索即寄

留聲機器名伶唱片

本公司各種鑽針留聲機器不但質料堅固且用時非常便利各種京戲小曲唱片舉凡中國名伶應有盡有家庭娛樂之品莫妙於此近又新出王又宸雙處等京腔以及王旡能江北空城計滑稽小曲唱片多種並有曲本目錄附贈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百代公司啓



思潮

靜與動 (續)

(醒石)

以上所說，一種人是要主動，一種是要主靜，到底主靜好呢？還是主動好呢？我倒要憑著我腦海分晰的力量，詳細判斷一下。

唉！據我看來：合聲光熱電風雲雨露霜雪。摩激鼓宕，纔成地球，固是因為有動力；又地球繞著太陽公轉，互相吸引，纔成世界，也是因為有動力。是天地本沒有不動的。人生在天地中間，原來是一種高等動物，當然要動。天下那一件事，可以不動而成呢！況且古今時代不同，世局大變，現在東西各國，競爭甚烈。梁任公先生曰：我會聞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動力大而速

者，則賤種可進為良種；其動力小而遲而無者，則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狖，而生理殄絕。

唉！我們中國人不知這種道理，向日偏於主靜，以致暴棄自甘，利權外溢，一天危弱是一天；所以我們雖是農業國的人，那能還不主動麼！但是動要有秩序，有秩序的動是什麼樣子呢？我以為譬如火車在陸路上，行動得很快，他是循著軌道走，無論若何遠的地方，都能開到；又如輪船在水裏行，動得很快，他是依著指南針，纔不會把航路開錯。像這樣動法，是很好的。如若動得沒有秩序，這個動，就叫做盲動，古人說過：「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這兩句話說人妄動極是危險，深勸人不可妄動。很說得痛快呢！既然動得要有秩序，有什麼法子可以做一條軌道，做一個指南針呢！我說沒有別的，就

是公理兩個字。什麼叫做公理呢？凡全國大多數人所公認的，便叫做公理。審度公理，和推行公理，有兩件事，很要緊的：

(一) 在未動之先，必平心靜氣，再三思索，我舉動這件事體，合於公理麼？還不合於公理麼？如果合於公理，我即竭力去做，雖十分困難，十分苦痛，倒也不怕；所以靜而後動，這樣動纔得當呢！

(二) 人在既動之後，還要平心靜氣，堅守著公理。假令辦事的時候，稍經一點挫折，便鬧起意見來，憑著一團血氣，就有許多誤會，及把自己的初衷，改變掉了；甚則彼此奮爭，把自行的公理，都埋滅掉了；所以動而能靜，這樣動纔得當呢！

然則動與靜都不可偏廢。必靜則過事凝神，動

則一鼓作氣，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然不像現在有些人，一味盲動了！前年美國杜威博士在中國演講，曾說：「中國人與其提倡靜的道德，不如培成動的道德。」這兩句話：諸位須聽明白，他固然不是教人好靜，但也不是教人徒然好動，他注重在動的道德，動的道德培成，豈有一個人會動錯了麼！杜威先生規勸中國人，是對症發藥，現在中國譬如一個有癆病的人，要使他身體健康，當然要與以正當的滋補品，並教他做一種適宜的運動；不是看見他的精神痿弱，就隨便用興奮劑，每天打上幾次嗎啡針呢！唉！以我看西洋人如哥倫布，馬丁路得等，他們雖然好動，必于靜中把真理參透，故動得十分正當。至于中國孔子，他所處的時代，與今日不同，他雖是主靜；然而當日周流列國，欲行

其道，以致席不暇暖，及道不行，就在東山設教，提倡平民教育，孔子亦何嘗不動呢！唉！凡人讀書，貴觀其通，若必說中國人好靜不好，必學西洋人好動，或說中國人好靜好，不必學西洋人好動。——這都恐怕是膠柱鼓瑟呢！

予雖不親紅友。然興到亦能飲少許。
今歲立春日。趙子眠雲設筵迎春。同
席者。爲范君博。顧明道。尤半狂介弟
次範戟門。宋子壯諸子。行令猜拳。自
午至酉。諸子皆玉山欲頹。予更酩酊
若死。蓋生平第一遭焉。

(逸梅)

半蘭主人有句云。一
宵紅燭雨。三月綠楊
城。新穎極矣。然主人
尙嫌其舊。有句。嫩綠
雨涵三月樹。亂紅風
捲一城花。似覺重複。
擬含魚而取熊掌焉。

小說雋語

(逸 梅)

唉。世。界。上。什。麼。喜。怒。哀。樂。全。是。金。錢。在。那。裏。操。縱。罷。了。(倚虹北里嬰兒)

我。一。生。羨。慕。虛。榮。不。惜。犧。牲。人。格。去。博。取。他。到。於。今。家。敗。人。亡。虛。榮。何。在。想。起。來。真。不。值。得。(豁公虛榮)

倡。門。中。之。妓。女。你。看。他。是。一。個。五。光。十。色。的。美。女。子。其。實。却。是。條。花。紋。斑。斕。的。毒。蛇。你。不。去。尋。他。時。他。尙。要。來。誑。你。你。去。尋。了。他。時。那。更。是。撥。草。引。蛇。休。想。再。過。他。的。毒。吻。了。(無涯目中無妓者)

劇傳

最新百豔圖

最新百豔圖已出至四百數十人廣徵博採
 第四集得全國名花十人費心機就中
 者動美觀人愛能藝者使多情者使好俠
 人憐義者尤令人起敬則斯圖之印行豈特供觀
 尚義摩消遣而已况佳人難得乃集數百十
 之倩影而合刊之尤非美術界精品非虛
 羅得世界當選月裏嫦娥之洛娥當選香總
 如本集大批搜羅易語者許為美

總統好第曼君並各部總長兩院長等
 玉照本重資為覓得印訂冊內誠罕有也即各埠
 不惜鳳仙任茹大綺王金花鳳周子薛素雲
 花亦名馳北地拜倒石榴李君滿天紅等蘇小鄉親
 裙者不知多少杭州之君足為湖山生色
 伶則陳蕙十三日陸芬石皆雲霞等詩歌妙舞色藝並
 計全選驚人所有著名者無門豔爭妍之致乎此一
 不入為燕燕媚媚極盡門豔爭妍之致乎此一

眾嬌於金屋輕顰淺笑以足陶情
 悅性也每集定價一元四集合購只收六折寄費一
 角二分半單購一集照碼七折寄費七分半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發行

五洲大藥房發行
人造自來血

做藥房自製人造自來血發行數十載通銷五大洲歷時愈久信用愈著因是藥功能補血強身性和效速原名博羅德補血聖藥為英國皇家醫生所處方做藥房慎選材料遵方配置發行之初原名博羅德補血聖藥旋以行銷頗廣原名嫌贅特改名人造自來血曾經呈請內務部化驗批准立案上海英工部局衛生處醫官化驗給憑中西各國醫生化驗試用證明確為補血聖藥主治各症另詳仿單茲不贅列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徐家匯謹記路

五洲固本皂藥廠

做廠原址係前德僑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全廠占地廿餘畝廠內完全德國機器布置均合科學方法所有出品早已行銷全國去歲做藥房出資收買特改名五洲固本肥皂廠聘請著名技師依照從前成法加以改良所製肥皂選料純潔重用香料無論香皂粗皂莫不堅結耐用經暑歷久不變為國貨肥皂中第一良品本外埠五洲大藥房及各洋廣貨店各煙紙店均有出售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謹啟



劇譚

伶史集

(天 寬)

安○徽○人○張○芷○芳○四○喜○部○之○武○旦○也○以○善○演○大○賣○
 藝○泗○洲○城○等○劇○著○聞○於○京○係○張○二○奎○之○婿○與○老○
 俞○毛○豹○為○師○兄○弟○行○據○見○者○云○其○人○肥○碩○不○靈○
 觀○今○之○九○陣○風○贈○乎○後○矣○惟○芷○芳○福○運○甚○佳○子○
 孫○已○入○宦○途○梁○家○園○某○街○有○皖○北○張○寓○即○其○後○
 也○

老○四○喜○之○王○彩○林○昔○以○青○衣○名○世○為○人○儒○雅○不○
 類○優○伶○居○常○延○師○教○其○二○子○讀○二○子○非○他○即○今○
 日○在○劇○界○身○盛○夕○之○瑤○卿○鳳○卿○也○

田○寶○琳○亦○字○玉○珊○與○路○三○寶○同○字○隸○四○喜○班○唱○
 青○衫○有○時○兼○操○胡○琴○蓋○田○之○胡○琴○功○夫○亦○甚○佳○

殆○後○年○老○色○衰○歌○喉○已○遜○不○能○再○登○場○鬻○藝○幸○
 與○王○彩○林○為○至○交○故○瑤○卿○鳳○卿○念○父○哲○情○誼○延○
 之○為○操○絃○然○牛○計○終○見○敗○落○民○國○四○年○忽○又○傷○
 耦○其○子○田○武○又○難○紹○箕○裘○故○侘○僚○不○堪○竟○成○神○
 經○病○而○鳳○卿○之○子○少○卿○又○於○此○際○出○道○為○乃○父○
 作○琴○師○於○是○田○益○不○能○自○給○後○章○以○窮○乏○終○
 余○紫○雲○為○余○三○勝○之○子○在○四○喜○部○唱○花○旦○兼○青○
 衣○略○擅○昆○腔○小○小○余○三○勝○(叔○岩)即○其○子○也○紫○
 雲○原○籍○湖○北○羅○田○舊○居○北○京○前○門○外○驃○馬○市○大○
 街○石○頭○胡○同○三○眼○井○今○已○遷○移○椿○樹○胡○同○矣○王○
 夢○生○梨○園○佳○話○以○坤○伶○于○紫○雲○指○為○余○紫○雲○女○
 穿○鑿○之○譚○不○足○信○也○

目○前○武○旦○當○推○闍○嵐○秋○第○一○(即○九○陣○風)朱○桂○
 芳○次○之○京○中○劇○界○常○簡○稱○嵐○秋○曰○闍○九○兒○其○弟○
 嵐○亭○小○名○鑿○兒○武○行○劇○比○多○兄○弟○打○對○其○父○闍○

金福業青衣在舞台上之名譽藝術皆不甚振
閻九可謂跨灶之兒也

四喜部之梅巧玲唱日兼崑亂面容有環肥之
譽時人稱之為胖巧玲其飾蕭太后劇最合身
分冠冕堂皇雍容華貴為他伶所不及也叔岩
家藏巧玲扮蕭太后像一幅余欲見而未得據
見之者言謂巧玲大概與目前之馮春航身材
髮鬢

武旦前輩中有朱文英者即桂芳之父嵐秋之
師也常與老俞配戲內行頗推重之小名四十
故桂芳有小朱四十之稱（伶界中人則呼桂
芳小名者多余初未知其小名云何近始悉曰

莊兒與余玉琴相同）又有唱武生之張瑞雲
為四喜崑且張多福之子小名五十名字如此
奇僻不易多聞若朱與張者誠如夫子所謂四

十五十我無聞焉

吳鐵庵隸丹桂第一台時知名者少而所演之
戲頗有足多返都後悉心研究經日人辻聽花
之提携吳復悉心研究藝與名日有進步擊鼓
罵曹武家坡瓊林宴等劇力摹叫天確有四五
分似處可惜隨陸無武無論盛靠繁靠長把短
把皆不能演且學譚暮年狀況太甚并其背跔
目閉幌腦搖頭亦學在內見者咸曰春行冬令
不甚相宜第二次來滬隸天蟾舞台知者漸衆
而其藝事已流於滑唱務花腔作務故意內行
皆所不取回京後嗓子忽暗從此歌場不復見
此兒蹤跡

劉榮昇童時與高百歲同以學跛劉有得鳴於
時者初榮昇隸富連成小班學跛劉功夫在百
歲之上在京出台聽者咸謂已登鴻聲之堂矣

上海丹桂第一台聞之即邀之南下由是忽杭忽漢忽津忽濟對於出科本工非但毫無進步竟日漸拋荒反習似是而非之汪等儂調門作工悉以小達子之法爲法於是並滬漢津濟諸埠亦難立足僅流轉於長江各小埠如南京蕪湖九江等處而已再至海上曾在亦舞台打泡三天上座不佳三天後即不復演榮昇南行之後富連成即以高百歲彌其缺運腔作派與榮昇在伯仲之間未幾又爲上海丹桂第一台招去演一年始復北即應喜峯口之聘於是欸段出關東走遼瀋止於哈埠復沿海遍遊海參崴大連營口青島烟台等地與劉之出沒長江各埠情形正復相似迄今已六七年矣竟無人提及高百歲三字惜哉

于紫雲係坤角中之有名人物其父于四保唱

丑角馳名東省紫雲幼時隨父僑居奉垣十二歲即上台演劇與四保養女二人稱爲遼陽三小霸時尙未名紫雲懸牌曰小四珠其義姊一名小四寶一名小四玉其時紫雲祇能文戲及至民國三四年間紫雲在京內又明演劇已長短盛繁各靠各把無所不能湯癩銘極賞識之湯爲湘省軍事長客曾代湘地戲園電邀于往經此品題更覺不羣所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民國五年京人稱坤武行第一趙紫雲第二小月來其三方及紫雲紫雲羞焉自知武生素無根抵毋怪爲人所抑乃退隱帽兒胡同日夕摩練以期大成有某武弁一見心傾央媒說合備彩輿迎紫雲去從此紫雲不復出現於紅氍毹上閒煞一副好身手矣

無論京腔崑劇皆有所謂十門角色十門角色

者。生。旦。丑。淨。等。是。也。凡。組。一。戲。社。角。色。優。劣。尚。屬。第。二。問。題。第。一。須。當。配。齊。此。十。項。專。才。以。故。倚。劇。為。業。之。伶。人。於。此。十。門。中。無。論。何。門。能。下。苦。工。習。之。至。精。不。愁。無。暇。地。也。惟。獨。秦。腔。中。可。以。名。僅。老。生。青。衣。花。旦。三。門。其。餘。皆。不。過。聊。備。一。格。毋。足。重。輕。尤。以。秦。腔。之。黑。頭。最。為。不。幸。幫。子。調。入。關。以。來。亦。歷。百。年。矣。試。問。鼎。鼎。大。名。之。角。曾。否。有。專。工。秦。腔。黑。頭。之。人。為。舞。台。之。台。柱。乎。譬。如。一。聲。入。百。黑。皆。秦。腔。黑。頭。也。其。藝。亦。不。弱。但。無。論。若。何。出。力。仍。不。能。出。名。究。其。不。能。出。名。原。因。實。由。秦。腔。淨。色。之。戲。從。無。正。場。皆。屬。邊。角。配。搭。故。久。無。負。時。盛。譽。之。人。出。也。君。子。所。謂。甯。為。雞。口。勿。為。牛。後。即。此。故。耳。前。十。年。之。新。茶。花。一。劇。其。魔。力。不。亞。於。目。前。之。狸。貓。換。太。子。北。京。坤。伶。亦。多。演。之。據。多。數。輿。論。

咸。云。茶。花。女。一。角。首。推。劉。喜。奎。蓋。其。作。派。周。到。處。處。細。心。無。一。處。疎。漏。尤。以。病。院。一。場。紅。紗。拖。地。深。得。西。方。美。人。斜。倚。羅。牀。佳。態。可。云。其。嫵。刻。骨。雖。七。盞。燈。以。善。狀。茶。花。女。著。聞。亦。有。愧。於。喜。奎。中。國。劇。人。之。狀。西。婦。瘦。削。者。天。然。不。能。而。身。肥。若。豕。者。扮。來。又。成。一。俄。羅。斯。酒。家。婆。况。多。側。幅。斜。身。又。貼。以。花。朵。不。中。不。西。惡。見。焉。喜。奎。皆。能。免。去。尚。矣。壯。悔。室。集。中。紀。馬。伶。欲。扮。嚴。分。宜。必。習。身。權。門。稱。三。年。而。後。始。得。感。倒。李。伶。紀。昀。閱。微。艸。堂。筆。記。中。載。某。伶。欲。扮。婦。人。則。必。先。自。忘。己。為。男。子。貞。淫。喜。怒。擬。境。於。心。然。後。登。場。自。合。蓋。戲。劇。所。以。表。演。古。人。事。實。以。示。警。於。今。人。因。是。於。古。人。身。分。情。境。須。揣。摩。盡。致。然。後。現。身。示。人。始。能。少。肖。前。輩。名。伶。每。演。一。劇。必。經。苦。干。寺。前。之。研。

究始敢登場聞之前輩傳述昔有米喜子者湖北黃陂人爲程長庚之師皮黃劇之開國功臣也始演綠袍戲去關壯繆未能動人激賞乃退而盡力揣摩終未能求得妙境自亦覺無絲毫神肖一日至某會館室會見廳之中央懸有關公畫像忽有所觸翌日演華容道裝束態度皆摹畫像手眼目亦以紙上爲法掀帘而出觀者爲之動容交口曰米喜子今日之武聖形神畢肖矣自後本之關戲遂名重一時長庚親炙師乘其唱綠袍戲亦莊嚴威赫名與師埒徐小香演八大鎚之陸文龍研究十數載始敢登場其難其慎概可見也近時伶人重利故藝事反衰唱主野打主蠻專以迎合社會澆漓心理爲事於古人身分情境茫然不知所法卽如劉鴻聲生時亦享大名而其演劇時之褻瀆古人屈

指難盡子餘且如此遑論餘子哉方今伶界能顧全劇中人身份者舍武生小楊鬚生小余之外直無第三人矣花旦一項能熨貼身份者尤屬罕見無論田桂鳳余蕪兒陳德霖王瑤卿王蕙芳梅蘭芳程豔秋小翠花或數十年或十數年之功夫要皆在衣飾上講求謂其表情細緻爲上選之材可苟問其所表之情是否合於劇中人身分則失之遠矣

當世文人以演劇爲事實繁有徒無論其文之長短優劣如何要皆不離乎聲色藝三種評判評色則（某伶體態輕盈某伶丰神絕世）評聲藝則（某伶身手矯捷某伶爐火純青）評聲則（某伶響遏行雲某伶轉折如意）究其實在伶人果如此說則於色竊觀百美圖於竊竊看猴子戲或小兒捉迷藏於聲竊聽幽谷鳴風

或枝頭好鳥之三聲兩聲於戲劇之真詮又何
 關哉戲劇之所謂色者有憂色喜色怒色有諛
 諛色憤恨色雖祇一副面孔務隨劇情變幻方
 得乎色之正也戲劇之所謂藝者於武劇須真
 有解數在柔術中專工一門按劇中人身分以
 勻運己之所長於文劇則想像當年人之境地
 而以不出情理之範為度方見其藝之精也戲
 劇之所謂聲者劇悲則腔亦悲劇謔則腔亦謔
 凡喜怒哀樂純從聲韻中傳出不必細若鶯鳴
 宏如牛吼始稱絕唱如此方為聲之妙也但之
 三者缺一不可設有色而無聲藝則與戴假面
 搗鬼有何異趣有藝而無聲色則與電影又有
 何異有聲而無色藝則與留聲機又有何異人
 何不觀搗鬼電影聽話匣以自娛何取乎戲劇
 導由是以知叫天得享盛名至今弗替豈偶然

耶。降至近今伶界後生於聲色藝三者之中竊
 得其一即自鳴自滿不可一世於是評劇家監
 督之責尙矣若似世之所謂評劇者大抵附和
 伶人以長其惡所謂劇情劇理孰真持讜言正
 論以導伶行正路於是風靡日下評劇界與伶
 界同一不堪顧問矣
 世有恆言改良戲劇斯誠當今之急務然此中
 人惡習太深兼以時人之尙色輕藝急切不易
 更始即如馬金鳳當日為乾坤大劇場之掃邊
 角色由梨花大鼓改造為坤伶其藝未必十分
 滿人意所以能如此聳動京津人士之聽聞享
 如許大名祇憑一色字而已（按馬現更名為
 琴雪芳）
 上海各舞台之侍役招待及座位之適意遠非
 京內戲園所能及北京戲園有四大討厭（一）

座位狹窄使人兩足無地可容（如鮮魚口廣和樓舊座一百八十文無日不客滿而其座位與四等車髣髴比較的騾馬市街第一舞台最爲適意）（二）觀者怪聲叫好甚至「啊唷我要瘋了」「我的媽吓」等不堪入耳之詞在廣衆大庭間公然出口（三）叫賣物品者身上葱蒜味逼人隨意上下叫賣擾亂人之聽覺與視綫（四）茶役與座客強爭犒賞高聲對答有此四弊令人不樂是則南方所無者不過南方雖無上述之惡習慣而台上獻藝者皆屬野狐參禪不及北地諸角之能饜人望仍不能怡性陶情完全無憾以故吾友小隱有無論南北不願觀戲之宣言是亦免去煩囂之一法

評劇之道甚難非深得個中三昧不能輕易加以段譽蓋輕言易出不足使人欽佩近人評戲

則反是無論男伶女優祇須具幾分姿色樂與外界周旋者即一唱百和頌揚其如何如何艷妙廣和樓之富連成小翠羣尊崇之廣德樓中和園之女伶爭掄揚之其實富連成未必全班皆爲後起之英女伶即如鮮劉尙富杜張金（靈芝喜奎俊卿竹友蘭友菊友雲紅小仙少梅）等九天玄女其色其藝亦不過如是近更稱揚一琴雪舫琴在滬我輩以小麻子稱之（琴臉有微麻）孰知其紅蓮有如是之佳幸設論爲二三等伎流執垂青眼而肯出如許力量爲之狼嗥狗號以捧之耶在昔北人指南人不善聽戲然聽戲程度僅止如此南人亦未必亞於北人也反觀海上劇界情形白牡丹綠牡丹王克琴張文艷皆不過中驕之才謂其具如何如何可能殊不知彼等係爲生者藝事理

應精紀何足道焉。酒亦舉國若狂。各忠其目的。物其情形與北人相等。噫。君子於此。知劇界與評劇界兩無人矣。

偶與老伶譚及天堂州中之秦瓊。應如何描寫。方謂得當。老伶曰。當從理性二字上着想。苟僅描寫其英雄末路。猶不埒其氣概昂藏之態。淺筆也。須寫其身處窘乏之卿。無可奈何之地。而俠腸血性。猶流露於不自覺間。是方稱得。驪龍領下珠。可與言此戲之價值也。能解釋此中意境。發揮此種神氣。合目前諸俗中。數指而選。能有幾人哉。洵能達此目的。實足以感激觀者。立志於通俗教育。上有切實之裨益。也不過此。君出力寫叔寶。處並不在上街賣馬。邂逅英雄。信時精神全在最後一場。王伯黨謝映登。取得公文。贈以川資。畢既已道謝下場矣。（此第一次

下場只唱四句。不必若何描寫。平平而過可也。王謝二人發付酒保。正欲出門。叔寶重復登場。念急白云。（且住。方才出得酒樓。行至大街。偏遇貧婆賣子。痛哭。祇得將盤費周濟於他。待我轉去問……）王謝二人問二哥為何去而復轉……秦對云。非是我去而復轉。適纔有兩個江洋大盜。進得酒樓。待我打了進去。二位不要攔我……王謝二人背語些時。更出巨銀奉贈……秦作淒涼聲云。愧領了接唱。緊扳施罷。一禮又重領二位賢弟。聽分明。自從我旅館受了困思。母得疾病。臨身多蒙你二位施憫。隱討取回文贈路銀。江湖上人人講個個。論話不虛傳。果是真辭。別賢弟把陽關奔去聲。狹路相逢報恩情。此段老詞。雖用字微嫌不當。奈限於皮黃唱句之成例。不足深責。而將秦之心事盡

情。透。出。且。結。束。全。劇。承。上。起。下。全。系。於。是。矣。余
曰。余。見。此。劇。從。未。聞。有。唱。此。段。者。老。伶。曰。近。三
十。年。來。之。所。謂。名。角。演。劇。專。務。短。促。簡。淨。急。速。
了。事。故。此。劇。重。復。上。場。之。一。幕。刪。去。久。矣。買。櫝
還。珠。不。僅。此。劇。遂。使。寶。馬。佳。點。湮。沒。不。彰。演。者
都。注。意。於。上。半。折。也。余。聆。此。語。聞。所。未。聞。急。爲
轉。錄。以。告。世。之。同。嗜。者。

文。人。喜。化。名。又。有。化。名。而。不。願。人。知
者。如。予。友。詩。祖。宗。鄉。下。人。鄉。愚。晚。老
主。顧。紅。燕。翩。翩。其。真。姓。名。盡。人。皆。知。
今。一。化。名。則。令。人。無。從。猜。度。（逸。梅）

梅庵雜錄

范子君博爲予丐海鳴先生書
旋得海鳴先生書其葬心室雜
詩二首云古色寒香徑隱遙秋
來桐柳話飄蕭久知世亂勞生
苦故以風懷仿六朝六朝詩句
本會精漢魏文無一筆平欲求
秋風吟鼓子最難歌贊此英聲
錄以餉愛讀海鳴先生之詩者

鄭子逸梅才思艷發，個儻不羣。蓋今之英萬少年也。曾著凝香詞一百首。寫閒情於字裏，排綺語於行間。文采風流，欽遲曷極。燕居無事，因題一律寄之。

執友吳門鄭梅新詞打疊興悠哉錦心繡口留佳話觸事成吟是妙才細膩風光誰領略纏絲意態儘低徊凝香一卷紛珠玉笑向花間讀幾回

(樂園)

黎元洪 徐世昌

快看前後
兩大總統
之歷史

黎元洪 徐世昌

兩種合購
照碼六折
半月爲限

黎元洪又上臺矣。還我使君。再濟蒼生。其生平之軼事奇行。頗多足述者。本局特請貢少芹李定夷兩君編黎黃陂軼事。業已出版。記黎元洪之一舉一動。自少年時代以至復位爲止。纖微靡遺。有二百餘篇之多。定價每部大洋六角。又徐世昌之祕密。係新學印書局出版。現亦經本局代售。自出版以來。銷行甚速。書已將罄。足見內容之佳。原此書爲前公府諮議黃君所作。是祕密笈。是鬼魅圖。是燃犀草。是鑄姦錄。欲知徐世昌十年來之祕密史。不可不讀是書。欲知民國十年來之衰弱根源。尤不可不讀此書。全書計七十章。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上海四馬路
中國華書局發行

上海華國書局出版

特千部價 尺牘辭典補編 照碼折六

本局發行尺牘辭典一書深蒙海內各界歡迎自上年出版後僅八個月已將初版一萬部售罄今應各界需用起見特於三月間趕緊再版已於五月二十日出書業經逐登新申兩報廣告矣惟本局增刊尺牘辭典一書乃係延請海內名家專撰之稿凡正編或有未盡各門類悉在補編中列入之兩種並讀堪成完璧足稱尺牘辭典中破天荒之鉅作也不論政界學界商界農界以及僧道尼巫各界關於往來酬酢尺牘應用各辭典無不收羅入編即學界作為參攷自修之用均可隨意所欲任便採擇真所謂要什麼就有什麼誠活用各種典故之無上善本也全書都七萬言現已出版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特價一月照碼六折外埠郵費每部另加七分半東洋倍收西洋再加倍郵票十足通用惟以一分至二角為限外國郵票不用茲將目錄摘後

●尺牘辭典補編目錄

頌語類五十種歲時類廿五種地輿類廿二種政界類廿五種學界類九種商界類卅一種工界類四種各業類卅四種閩閩類十五種慶賀類廿九種學界類九種商界類卅一種邀約類七種餽遺類九種薦舉類八種慰託類五種請人類十種挽留類七種置產類七種贊助類七種慶賀類十四種答謝慰唁類十四種答謝問候類八種答謝邀約類七種謝餽遺類十五種答謝薦舉類六種規戒類七種借索類廿五種

附告

凡購買再版尺牘辭典正編一部者敬贈本書補編一部不取分文惟單購補編者照價核算凡蒙惠購正編預約諸君請即持券來局領贈特此通告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艷藻



艷詩

無題效義山體

(天目)

或謂余曰。子之詩如靜女簪花。屏除穠艷。余曰。靜女則吾豈敢。惟所為韻語。於前人典實。非至萬不獲己。不輕用之。誠懼藻多累情耳。清季庚戌居海上。嘗效玉溪體寫詩十律。時非一時。事非一事。老友丹斧捧讀一過。謂不類余作。攬之以去。戲署其名。登載某報。後編憐心集。故未列入。昨和陳小蝶六詩。復摹仿玉溪。追憶舊事。忽忽近十年矣。乃用索還。冀

備一格。知丹斧能恕我吝也。倘遇畫師。擬請繪索詩圖紀之。

天遣紅牆教不繫。得聞吹睡勝聞琴。月中著眼人如至。風過迴身壁有音。強半倖逢初鼓尾。向來清課小樓心。夜深况誦閑情賦。便誅關雎字字淫。

早從言笑辨精誠。奈是心成目未成。垂幔後無呼茗事。滅燈前有墮鞋聲。却嫌出夢雲俱歇。略肯開門露又生。寇不在胡姑設險。新編籬落假長城。

早晚無波出苑牆。夜深巴犬小豺狼。上檣燈燭全身影。掬水星辰滿手光。恩重時逢新放鳥。香殘猶擊舊貽囊。懷琴不敢彈心曲。恐被人聽怨未嬌。

最難拋處半惺忪。常恨遲遲替早鐘。不分獨眠

除○異○想○暗○誇○衆○遇○有○端○容○彌○縫○隱○事○圍○能○解○附
會○諸○言○笑○更○濃○騎○馬○過○門○渾○記○得○紅○窓○記○字○第
三○重○

狂○奴○勸○飲○再○三○辭○淺○量○能○支○故○不○支○枕○上○蝶○情
宜○喜○處○目○中○鴻○影○乍○陰○時○舊○挑○錦○字○欵○身○匿○誰
著○無○題○上○口○知○說○到○鏡○臺○稱○弟○子○強○迴○噴○眼○拒
謙○詞○

九○雛○釵○影○綠○紗○橋○花○底○長○廊○燭○後○屏○病○骨○不○勝
遺○夜○兩○離○愁○誰○慰○隔○河○星○重○門○車○闕○輕○雷○響○羅
襪○苔○鏤○小○鳳○形○閨○閣○風○詩○曾○禁○讀○爲○誰○私○念○貝
多○經○

深○詞○熨○貼○淺○詞○詞○却○似○輕○雷○繞○絳○河○容○物○自○知
心○量○窄○魯○人○常○記○齒○音○多○不○恭○屢○諫○東○方○滑○易
亂○翻○疑○柳○下○和○笑○說○阿○侯○他○日○事○者○般○學○父○定
投○梭○

出○桑○心○事○感○甄○才○舌○有○芳○華○口○懶○開○敢○說○閑○挑
長○不○合○底○須○生○割○已○輕○來○興○闌○未○信○詩○能○綺○春
好○甯○教○樹○別○裁○小○小○周○防○誰○省○得○牆○陰○留○住○兩
邊○苔○

露○白○河○明○夜○可○憐○黨○家○帳○子○孟○家○蟬○十○千○美○酒
金○尊○滿○一○半○光○陰○錦○瑟○絃○那○信○酬○恩○成○越○禮○一
從○破○戒○反○登○仙○素○娥○奈○負○刀○頭○約○專○到○西○南○照
散○筵○

九○霄○星○煖○卸○高○樓○池○館○無○人○放○白○鷗○雨○後○流○雲
都○作○瓦○風○前○薄○霧○強○爲○山○將○書○萬○里○無○心○切○銜
鎖○三○更○獸○吻○閒○知○道○神○仙○新○被○酒○洞○簫○聲○在○有
無○間○

艷聯

贈海上各校書聯語 (冷落少年)

汕頭路 月琴

朗抱開曉月 素懷寄清琴

樂餘二 桂紅

桂魄自鋤天上藥 紅蓮偶現掌中身

清和二 鳳花

秦女樓台簫引鳳 謝家池館月籠花

福祥二 洪翠雲

閒調石黛添眉翠 偶插花枝溼鬢雲

民知里 紅燕

人影豔於花覺綠鬢輕盈恰稱紅簾掩映
春光嫩如水正海棠開放剛逢燕子歸來

福裕三 醉月閣

酒到韻時詩亦醉 花當開處月初圓

樂餘二 艷嬌

艷容工泥夜 嬌態欲沈春

清和一 紅寶寶

俏隔紅牕任晚雨扶愁曉陰勒夢
偷移寶屐防綠楊眼見絳蠟心知

寶寶上海產年十九歲姿首清佳藝亦不

弱余謙會徵局向僅此君及遇情依日兩

局既而去寶而徵情仍一局寶寶日必值

予蹤跡既得則遣其妹老六來問胡不叫

則笑應之曰諾偶忘之矣急飛箋召之余

性不喜却人却之似有物橫梗胸臆間必

傾吐之以爲快八月廿一日宴於新清和

醉情家主人固請徵雙局於是情依外益

以寶寶見面訝其豐腴勝昔秋涼御薄羅

衣素馨揜鬢芳香竟體見余初無一語第

俛余默坐良久乃問胡久不來余詭云返

里不信以鼻哂之嬌噴滿臉香心如訴余

不覺愉快自失。乃極意温存之。略有喜色。相偎依玉席終。不肯去。余吟小杜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時值抱犢山人在座。見狀大笑。

小花園四 朱金花

金鎖銀簧簪扇掩映。花冠雲被蘭麝氣氤。金花年十六。若耶溪畔人也。嬌小白皙。嫵於辭令。人多瞻之。善琵琶。工崑曲蘇攤。當筵撥軸。益以歌喉宛轉。如明珠走盤。如嬌鳥弄晴。一塵盡傾。有自署不良老人者。畫琵琶贈之。余題詩其上曰。洗耳吳淞半江。水迴腸綺席四絃。秋落盤聲促。良宵短紅粉青衫一例愁。

小花園四 情依

興慨青衫。只博得個儻情。場雄豪酒國。銷魂翠袖。最愛那鸞黛依夕。蛾黛迎秋。情依與朱金花姊妹行也。蘇州人。年十七。姿容韶秀。斌媚天生。而秋波一轉。能令人顛倒欲死。工度曲。凡金花所能者。無不嫺之。性柔婉而意縝密。見人有羞澀態。故猶未脫閨閣嬌貴氣。先是紫陽生宴余於同春坊時。第妝閣。初次徵其扇。俄而偕其妹金花來。姊妹花如瑤瑜相映。珠璧交輝。一座動色。曠為雙絕。余即席贈以詩曰。南國風流子。蛾眉刻意妍。以情為小字。將笑度華年。未敢當筵。嚙何嘗盡日。憐鴛鴦如有分。不願作神仙。

艷牘

新郎致新娘的新艷牘

(一明)

亞。芬。妹。握。手。別。了。別。了。已。有。幾。天。回。想。日。前。你。認。不。得。我。我。認。不。得。你。糊。裏。糊。塗。被。他。們。推。到。一。起。便。成。了。夫。婦。起。先。我。不。知。到。你。是。甚。麼。人。你。不。知。我。是。甚。麼。人。恐。怕。彼。此。心。中。都。有。些。不。十。分。滿。意。罷。但。是。現。在。你。也。認。識。我。了。我。也。認。識。你。了。凡。事。皆。由。不。認。識。而。認。識。斷。不。能。由。認。識。而。再。變。爲。不。認。識。我。們。現。在。處。於。這。個。地。位。也。不。必。再。去。怪。他。們。自。由。結。婚。固。然。是。好。的。專。制。婚。姻。固。然。是。不。好。的。不。過。也。不。盡。然。難。道。自。由。結。婚。就。沒。有。彼。此。離。婚。的。麼。專。制。婚。姻。就。沒。有。夫。婦。相。敬。如。賓。的。麼。世。界。上。有。一。利。必。有。一。害。利。之。所。在。害。亦。隨。之。也。不。必。全。好。也。未。必。盡。壞。好。壞。總。須。平。均。一。平。均。我。們。不。是。新。思。潮。人。

物。我。們。父。母。同。是。舊。腐。敗。家。庭。我。們。不。妨。打。個。倒。算。盤。就。算。我。們。父。母。是。新。思。潮。人。物。我。們。是。舊。腐。敗。家。庭。將。他。好。壞。並。到。一。起。來。平。均。一。下。子。把。那。一。天。結。婚。日。期。就。算。是。社。交。公。開。他。們。替。我。們。倆。介。紹。相。識。的。第。一。日。那。末。隨。後。我。們。再。將。我。們。的。學。識。一。一。的。互。換。我。們。再。將。我。們。的。愛。情。一。一。的。聯。絡。豈。不。是。與。自。由。結。婚。絲。毫。無。異。呢。到。了。那。時。吾。還。說。他。們。形。式。上。自。由。結。婚。的。反。不。及。我。們。實。質。自。由。結。婚。的。愛。情。濃。厚。你。看。可。是。不。是。哩。至。於。自。由。與。愛。情。這。四。個。字。表。面。上。看。起。來。自。由。是。單。獨。的。愛。情。是。雙。方。的。吾。覺。道。我。們。的。自。由。非。打。破。不。可。我。們。的。愛。情。非。攪。亂。不。可。自。由。如。若。不。打。破。必。致。動。一。動。你。的。自。由。就。侵。犯。到。我。的。自。由。我。的。自。由。侵。犯。到。你。的。自。由。不。如。將。他。一。起。打。破。然。後。掇。並。在。一。

起你的自由內也有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內也有你的自由豈不是可以不致衝突哩情愛如若不攪亂或則換一換你的愛情仍可以交易別的愛情別的爱情也可以交易我的愛情不如此將他一起攪亂然後絞結在一起你的愛情也不能交易我的愛情豈不是尤加鞏固哩但不知吾妹看來以為如何

新娘致新郎的新艷牘

(一明)

毓靈哥呀我接到你的來書我如在黑雲佈滿的地方忽見一輪紅日一般我如捧着萬朵芳花清香撲鼻一般我讀你的辭句如聽音樂悠揚使我週身細胞都軟化了我看你的筆法如見妙舞翩躚使我遍體血球都澎漲了我心頭如小鹿一般亂撞還是懼呢還是愛呢我呆呆

的望着這信發癡還是喜呢還是憂呢我祇覺得我所欲說的話通統被你留聲機收了去了我只覺得我所想的意思完全被你攝影鏡拍了去了我恨呀我恨從前不該那麼胡思亂想我還恨吾們怎不早點被他們介紹到一起回想那一天我也說不出來怎麼是的我也料不到是你再替你來想一想就是你也料不到是我但是如今你就是我就是你的自由自由就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你的自由你的愛情就是我的愛情我的愛情就是你的愛情然而說的時候是很容易做到這個地位却是很難譬如我們互相訂的條約保守這種條約是用雙方的至於破壞這種條約並用不着雙方的你我品格皆是最高尚的本用不着研究到這裏現在這種條約算是已經簽過字了

就要互相希望他達到純潔盡美的目的你看
可不是呢哥呀西北風刮得很凜烈的你身
上可冷麼那雪花如鵝毛兒似的飄蕩你夜來
可寒麼我彷彿看見你與我的書信接吻了我
彷彿看見你呵凍拈毫又寫信把我了

恨別(前調)

風雨掩雙扉。慣話平生事。寧
放酒杯寬。愛看鑪烟細。日暮
小窗。鑾雙影。羅幃膩。花月不
曾閒。何忽人千里。

恨別

生查子

根觸棗花簾。忽結愁千縷。不
見彩雲空。羨春駒舞。總
是別離情。却共何誰語。春晝
苦。偏長。預把歸期數。

三國人名酒令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今天下地醜德齊。

公孫丑問曰。君夫人。

匪厥支黃。忠恕而已矣。

其嚴乎。禹稷顏子。

臧文仲居蔡。君稱之曰夫人。

如琴張。斯昭昭之多。

徒法不能以自立。政者正也。

司馬牛問仁。孟懿子問孝。

(逸梅)

文醜。

孫夫人。

黃忠。

嚴顏。

蔡夫人。

張昭。

法正。

司馬懿。

諸

數

陶齋



上海華國書局發行

侯官

嚴幾道

先生

預約券

詩文鈔

壹千部

▲文學家不可不讀
 ▲哲學家不可不讀
 ▲政治家不可不讀
 ▲教育家不可不讀

侯官嚴又陵先生復學貫中西文踵秦漢允稱當代文學大家早為世人所公認曩譯天演論及原富等書均曾銷售數十萬冊惟生平著述除譯西書外詩文集殊屬罕見茲由容蔣太華先生竭力蒐集詩文百數十首皆是歷年侯官得意之傑作且為外間所不經見者末附桐城吳擘甫致侯官書七通尤足以賅先生詩文之價值刻全稿已歸本局出版並重名著起見特用三號字排分連史紙及有光紙二種每部全書分訂六大厚冊外加布套一函連史紙每部定價大洋二元有光紙每部定價大洋一元四角準於陰曆七月底出版前因優待顧客起見特發行預約券一千紙自登報之日起至出版前一日為止凡購預約者一律照定價折出售外埠如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惟每元須貼水五分寄費每部外加二角已出版特價元須貼水五分概售七折期以一個月為止凡崇拜先生文字者幸勿失此便易機會也

上海
 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何海鳴書贈對聯

海鳴粥書例。楹聯四尺三元。六尺四元。八尺七元。限五字句。磨墨費加一。遠道紙郵費外加五毛。茲爲優待小說新報閱者起見。特送潤金一元優待券。於此

券

撕下此券求海鳴先生法書者可抵潤金一元每聯祇能搭用一券其餘照潤例將潤金及磨墨紙郵費補足收件處北京崇文門內五老胡同何宅

何君另辦有僑務旬刊一種。是書載華僑事件的。訂閱全年。大洋四元。附贈四尺聯一付。六尺另加一元。八尺另加三元。須寄北京直接訂購。右券也可再搭一紙。



諧文

調和說

(半塘)

國家一庖廚也。當軸一庖人也。全國人民庖廚之食品也。願食品求其適口。必在五昧之得宜。劑其甘苦。辛酸配以油鹽醬醋。所以任調和之。貴者固非庖人莫屬矣。國家亦然。以和平之物而忽。攝成南北分庭之象。各執一理。各持一說。譬如口之於味。齟齬焉而不相入。于此而爲調和之計。尤非具庖人手段者不能勝其任也。不觀之夫伊尹乎。進身之始。割烹要湯。迨南巢既放。應天順人而成湯。於是和平以開國矣。不

觀之夫傅說乎。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迨鬼方一伐。懷德畏威。而高宗於是和平以中興矣。又不觀之夫陳平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辛也。六出奇計。破秦滅楚。而漢室於是永慶和平矣。之三人者。皆具庖人之手段。小之可以調和鼎鼐。大之可以調和天下者也。洵爲食譜中一段佳話。獨奈何。今之天下。黨派分爭。各待偏見。差池意味。愈歧愈紛。囂然衆口。騷然四海。而每聞調和之聲。不見調和之實。豈庖人尸位。素餐竟進。退維谷一等。莫展未手。待斃哉。或曰。庖人者。大半屬於婦人。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此其明證也。張大嫂。急修戰備。曹大家。妄想登龍。兼川吳中小婢。越俎代庖。牛老徐娘。括酸潑醋。添油加醬之人。又不勝指屈。雖灶王菩薩神通。亦覺無法可想。故庖人因之束手。而調和卒歸於無

效也。其然。豈其然乎。

談諧

花萼樓諧乘

(民 哀)

章太炎在袁政府時代。曾被拘押外間。雖多議論。然皆推測之詞。非切膚之論也。直至出獄之後。其司書張君以諧詩告人云。雖屬細事實。為開罪項城之焦點。其詩云。瀛台湖水滿時。景帝旌旗在眼中。織女蠶思蒸夜月。石獅鱗甲動春風。刃飄鬍子沈雲黑。雨濕國族墜粉紅。關塞極天無鐵道。江湖滿地兩漁翁。張四猶疑畏簡書。芝公常為護儲胥。徒勞上將揮神膽。親送中山上火車。饒夏有寸原不忝。蔣張無命欲何如。可憐經過劉家廟。汽笛一聲恨有餘。蕪萊宮闕對西山。車站京奉京漢間。西望瑤池見太后。南

來。晦氣滿鈔關。雲移雷尾。雷縷帽日繞猴頭。識聖顏。一臥瀛台驚歲。喚幾回。請客吃西餐。孫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臨演說開。三點會員皆北。向四條軍艦自南來。少川總理誰能識。雙木將軍去不回。且欲徑尋沈小姐。陶然共醉白蘭杯。此人已化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狼子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渡。旁艸淒淒九派洲。日暮鄉關何處是。黃興門外使人愁。皆諷刺民國元二年間政治變更。唐人著作所謂善於罵人。使受罵者哭笑不出也。孫文皇帝一首舊已普傳。其餘三首。知者絕少。且多不知為太炎所作者。殊不知其獲罪之由。即因於斯。甚矣文字之足以禍人。有如是。我儕好弄筆墨者。伸紙作書時。烏可不慎耶。

秋來小病閱報自遣。而見報載諸政。令人髮指。

不必買長沙亦當痛哭流涕長歎息者雖然以滑稽玩世之眼光視察則令人忍俊不禁之處亦更僕難數曾有新游僊詩八絕紀之曰賣俏徐娘忽野蠻一隅困守有何顏毅軍未報紅旗捷軍艦乘風破浪還羅漢神通去又還漫漫雲霧佈雲端低眉菩薩慈悲甚不伐蚩尤法網寬人間滄海換桑田東海慈航下九天聞道玉京新法術歐美大餐宴群仙仙府蒼涼皆感傷榆關王氣黯光芒紫薇昨夜臨保定億萬金錢運動忙吳剛醉後入蟾宮一曲霓裳奏未工却笑西來戰鬥佛居然報聘欲攀龍笑指長江一線浮乘槎仙吏不知愁錦江潮水瀟江月多被壺公袖裏收雲車風馬碾輕埃多少仙翁上舞台宣誓未終天樂奏趨時盡放掌心雷華嶽修真已萬年劉家雞犬自登仙伏波大樹皆星宿闔

闔排雲拜九天自視琢句未工而紀載時事似可囊刮一概也

有夏日騎驢而肩上一米囊行烈日中汗流浹背狀困甚或勸之曰何不置米囊於驢背乃負身上徒自苦爾其人搖首曰彼既馱人而又負米待驢太虐違背人道主義故爲之分勞耳噫今之昌言人道主義相率爲騎馱負米之徒也

一鄉人垂辮入市市人有呼之爲豬尾巴者鄉人怒曰我誠豬尾巴然較汝鴨屁股好看（往往有去辮而不修髮者形似鉢罩頭上其後則絕類鴨屁股）以豬尾巴對鴨屁股可云絕對前清光緒末葉山東高密縣教諭尹某修葺孔廟無款可支因向高等小學商借抵款京錢五百千時知高密縣者姓張居中爲保執筆爲立

借。據。以。孔。子。出。面。誠。千。古。創。聞。足。發。大。嘍。借。據。云。(立借據人大成至聖先師孔丘因屋漏抱愧歲修費缺屢向學堂告貸經校長與紳董傳君等會議謝絕幸蒙縣尊關說作保將該校懸擱不用之款借出八底銅元五百千以濟困窮並承紳董盛意讓免利息如此周急實深銘感斷不敢久假不歸貽羞廟貌恐後無憑立字存據廟祝尹代表簽押見証張押校長及紳董代表傅押)周急固窮並用論語句孔子有知當亦為之絕倒

予喜擁衾觀書雖署夜亦必移燈近榻展閱各種小說雜誌汗沾席蚊嘖膚有如不覺也

小笑話

甲謂乙曰汝欲聽鬼叫否予有術以捕令之乙曰願然化日光天何來鬼物殆誑予耶甲曰誰誑汝者試匿門隅傾耳聽之可也既匿甲力按其門乙被緊擠痛不能忍不覺大呼甲乃笑曰鬼叫……鬼叫汝聞之否

文苑

太華

言情小說
雙梓碑

激頰之詞雖工愁苦之旨易好詩文如是小說亦然年來小
說盛行出版之作多於恆河沙數惟陳陳相因作者每苦江
郎才盡閱者亦覺索然寡味實則世間之事無窮即小
說之材不盡祇須作者深思力索何慮不能出類拔萃是書內
容庶乎近之作者燕雙飛館主人爲都門名記者歷主日知
報京津時報北京新報大陸日報正言報順天時報大亞洲
報等筆政聲與文章一時無兩以與書中主人作撫塵之好
故不自署真名是書哀感纏綿情詞悽愴心作字濡血成
篇讀之令人低徊欲絕全書分章紀甲乙兩女爭奪一塔而
遙隔萬里雙方各不知其結果則均失敗黃土一壞雙葬
住人其間之離離合化不測洵極說部之能事也定價
大洋四角照碼七折郵費七分半

世說
南北浪游記

坊間社會小說夥矣顧皆道聽塗說之談而由作者經歷其
間者蓋如也木書爲小說名家墨隱生之作作者浪遊南
北於熱地見乃舉其所知之奇聞異事撰爲是書舉凡世情
之冷熱社會之鬼蜮兒女之纏綿風俗之罕異無事不有約
略舉之如某法官某知事之勢利萬狀官場現形記也
京禮士胡同之案南京南京飯店之火等社會現形記也
至於所敘漢口北京等處之種種奇異情形則描寫風俗又
無所不至更如蘭花館之歷史刻畫兒女肝腸則又近於言
情故此書包羅萬象極饒意味非尋常社會小說比也定價
五角照碼七折郵費七分半兩種合購特價六折郵費一角
一分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發行

翁印若書畫潤例自題七絕二章

性情剛復不宜時天與愚夫筆一枝稅取硯田方寸地好將饘粥慰栖遲
破銅爛鐵爲官貧福命熬鹽不可爭贏得虛名清白吏祇餘殘墨贍餘生

書例

統摺扇冊頁每件三元 對聯每尺一元 屏條每尺一元半 立軸每尺二元
堂扁每字四元 金箋篆書均加一倍

畫例
餘件另議

統摺扇每件六元 冊卷每尺八元

屏條 每尺四元 立軸 每尺六元
五尺以外每尺六元 五尺以外每尺十元

青綠點景金箋均加一倍 工細加二倍

書畫隨封均加一成 先潤後件 劣紙不應

壬戌年五月五日吳江翁綬琪識

寓上海梅白格路鑫益里五百十二號

蘇申各大箋扇店均代收件



文苑

詩

十月十五夜懷沈觀察疊其見贈代東韻

二章寄呈一粲

(東園)

昨夜程門雪書來一問之投桃原實速報李不
容遲坐盡三更滿催成五字詩建安無季重折
東答丁儀
趙孟憐余老行年耄後之梅開探訊早桐爨受
知遲壤叟同懷德書備偶獻詩我公高志趣清
氣貫三儀

賀程觀察移居次元作韻 (東園)

文苑

林下風清足嘯歌故家喬木綠陰多卜居季主
情如彼移參通明思若何約客論文還賭酒弄
孫挽印復提戈賀堂輸與啣花雀一紙紅雲驚
衍攸

程子良先生哭女詩次韻 (絳珠)

七寶樓臺八寶城神山仙侶我心傾湘靈瑟
乘風遠玉妹吹笙逐月明椒頰菊銘無限憾蘭
焚薰嘆不勝情鳳雛不樂人聞世天地如今况
棘荆

和沈觀察見贈詩四疊韻 (東園)

歌賦高軒過文宗韓退之買絲描趙勝織錦軼
邱遲政教先觀樂功名只賞詩鳳凰都感德鳴
瑞且來議

辛酉重陽菽莊三九雅集 (佩玉)

昔日之日歲癸丑今日之日歲辛酉菽莊結社

九年中每值良辰。謙吟友梓澤。笙歌無足論。蘭
 亭鶴詠信非苟。菊圃新開隱逸花。况逢佳節為
 重九。重九胡為三九名。九年九月九日。湊食不
 必甘。脂肥濃而腐。腸飲不必清。聖濁賢而悅。口
 道德斟酌其氣。和仁義殺覈其味。厚題莫善於
 劉郎糕送莫美於王播酒買絲爭繡平原君賓
 客敢為主人壽。一雙玉立伉儷賢。三十銀婚淑
 嘉稱薛庭三鳳。蕭階前荀室八龍。戲堂後彤管
 紀功洵有輝。黃裳協吉占。先咎科名之草生。一
 埤平安之竹蔭。千畝仁壽之花當。戶牖合歡之
 橘。滿林數卜商。馨久覺芝蘭。張緒風流在楊柳。
 琴引薰風財可阜。書藏繁露經能守。金石圖書
 垂不朽。豈獨園亭歷年久。奇齡當出五龍。右千
 歲疑與孩嬰競。(見文選)流霞既醉駐童顏。五十
 粒丹靈帕受。受罷木公又金母。果熟如何九百

年百中得一豐。其部三千年。桃實其剖八千年。
 樹樹恆有金烏晝。飛兔宵走及時行。樂莫孤負
 山中控鶴緱嶺仙。濠上觀魚漆園叟。道是漢武
 非仙才。曼倩談諧亦無取。上元夫人會絳宮。靈
 飛篇目君知否。

詞

祝許雋人先生五旬大慶

壽星明

(楊瑞久)

有許定平官。屬神仙。超羣軼倫。溯謫居蓬島。為
 香案吏。對揚蓉闕。是玉堂人。酒進延齡圖。披大
 衍學易行年。正五旬。宦遊處昔經。長白地。謝輓
 紅塵。周巡鴨綠江濱。想厚澤。尊敷萬象。春恁
 歌詩。戩穀升恆。日月變文炳。蔚鼎革風雲。羊祜
 望隆。馬周名顯。浴德湯盤。倍覺新紀功。績自榮

逾華衰壽永貞珉

而我當年曾答登臨出巖水涯記南轅北轍嵩

雲秦樹東船西舫海月江花劍識青萍文昭綠

竹孔孟孫吳自一家忘得失甚紅喇勒帛碧誌

籠紗誰誇錦瑟年華笑歲長三春馬齒加報

中元節過蘭馨於蕙中秋節近棗大於瓜俗目

都驚仙心獨抱換骨金丹葛井砂最堪羨羨掌

承甘露顏駐流霞

有脚陽春弦草蠻花欣欣向榮翳岡陵高大鳳

皇山遠淵泉溥博螺女江清五鹿銀輒八閩移

節一路祥光麗星問操守但守身如壁守口

如瓶心情忠厚和平又泮漢儂遊善養生有

說文字流宏獎知人論世月旦公評樹發

音聲木多仁壽碩果猶存翰墨林懸弧處認青

琳玉宇紫館金城

載石舟輕載酒車輕鄉情官情又虛懷若谷皖

公山色清心似水揚子江聲三車官勞八州作

督運暨衙齋日惜陰桑梓敬合黃鱗慰藉竹馬

權迎長生會結新盟更瑞鶴南飛笛譜成喜

座中佳士金蘭馥馥階前俊秀玉樹森森元白

齊名丹青寫照循吏純儒鑠古今遲十載再慶

磨花甲頌獻林王

浣溪紗

(集詞牌)

琴仙女士

東園老人為太倉王慧言夫人陳佩護女

士所繪紅綠梅命名紅情綠意圖索題紅

情綠意因集詞牌奉題想賢位儷不以拙

言為雜湊也

一剪梅多麗儂高山流水上江紅海天闊處

瑞雲濃疎影暗香金絡索紅情綠意玉壠瓊

小樓河苑醉春風

紅豆館主詞鈔

(明翼)

剔銀燈

豈。惹。芳。年。嬌。小。浣。黛。宮。眉。慵。掃。翡。翠。樓。中。海。棠。
 花。下。兩。兩。為。情。顛。倒。檀。鑪。烟。鼻。持。羅。帕。戲。藏。金。
 棗。最。怕。鴛。魂。報。曉。祇。祝。月。華。長。好。那。似。死。時。
 青。梅。竹。馬。同。把。牙。床。子。繞。李。娘。蘇。嫂。偏。笑。我。淡。
 粧。輕。巧。

蝶戀花

一。樹。嬌。花。嬌。欲。語。蝴。蝶。翻。翻。閒。坐。深。紅。處。粉。妒。
 枝。頭。誰。是。主。蒙。莊。曉。夢。迷。無。路。點。水。翻。階。凝。
 絳。雨。回。憶。前。生。合。是。雙。樓。侶。香。國。韶。華。銷。幾。許。
 且。餐。瓊。露。和。愁。住。

醉花陰

窄。窄。宮。衣。相。對。語。廊。下。怕。鸚。鵡。芳。影。鎖。長。門。何。
 處。珠。喉。似。按。平。陽。舞。愁。將。桂。葉。描。眉。嫵。漸。落。

紅。催。暮。莫。怪。淚。痕。多。小。院。簾。櫳。半。卷。梨。花。雨。

昭君怨

獨。坐。青。牛。帳。裡。眼。底。春。心。百。媚。偷。製。好。花。鬢。壓。
 愁。香。滿。地。落。紅。無。主。半。吟。纖。纖。深。雨。欲。自。卷。
 簾。櫳。怯。微。風。

清平樂

櫻。桃。花。下。剩。有。香。羅。帕。莫。認。舊。時。痴。情。話。應。被。
 東。風。偷。罵。殘。陽。斷。草。萋。萋。高。樓。短。夢。迷。離。欲。
 把。新。詞。相。寄。清。愁。飛。過。牆。西。

報餘

君博

古今名人情詩三百首

洋裝一大册

定價大洋五角

詩三百篇不廢鄭衛言情之詩由來尙矣魏文侯聽古學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人性之習於綺豔自古即然於今爲甚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詩本所以陶情故寫情之詩尤易於工雄雌相和之章縹寡自悼之作類皆文生於情可歌可泣其妙造之處寧在宋豔班香下耶是書分七絕七律五絕五律五古七古六類乃仿衡塘退士唐詩三百首之例也凡八十餘家言盡屬名家之作有吳梅村尤西堂龔定庵唐伯虎袁子才魏子安諸先輩之精構有樊山實甫夏敬觀胡長木袁寒雲百衲吳東園李定夷諸當代名家之傑作有侯夫人隋煬帝妃顏待月白樂天妾清鄭妃聖祖妃李香君馮小青袁紫卿諸女詩人之佳著有黃夫（黃仲弢文宗之室）秦湘蘭柳眉卿蘇慧卿高素姜才女諸當代女才子之手筆其中名士與閨秀各得其半閨秀之作大半採自海內孤本或未刊之稿此書之成參攷書幾及百種遠搜偏頗無不取洋洋乎洵大觀也近人好讀香豔之作若是編乃香豔體之精華花晨月夕雅誦迴環真覺薰香摘豔無此佳味紅粉佳人青年才子欲互相和者尤不可不備此書且詩意清麗詩句顯明人盡可讀無虞高深附刊詩學要訣五編足爲學詩者之指南能將此書研究之雖不能吟詩者亦可得其門徑也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洋裝

兩冊

新上海現形記

上海繁華 甲於全國五方雜處難免良莠不齊報紙上之

本埠新聞大半為社會罪惡史然採訪或有

未週或知之而有所 **絕大暗幕** 有顧忌致其他種種

世人所能深悉者不有紀述何知此中黑暗

是書 **報紙外之遺聞** 就老專搜

上海 而探 **探微索隱** 秉筆直書內幕

揭真相畢露 為上海 **確實** 開真

事情 奇形怪狀 **隱事秘聞** 包刻畫入微

至富筆墨伐直同鑄鼎燃犀世道人心於

斯可兒况撰述 **定夷** 先生文章聲者為小說名家

則是書之受社會歡迎自在意中也書已出

版定價七角郵費七分半

洋裝

千金一笑錄

滑稽著作宜雅不宜俗庸手雖極意描摹

覺淡而無 **信手拈來都成** 味名家則

妙諦 蓋吐屬之清濁惟視作者之風雅與否也是書特請當代

學巨子 定夷指嫩少芹秋水瀾雲明道逸梅季子丹斧等廿餘人

共同撰 **數年心血** 僅得四百餘著聚本 則無一則不

語妙天下 已覺名貴本局意猶未滿復刪腐存新

摘取精華 一百七十餘則始敢刊行問世有言皆趣無意

不新道人所不能道 **談笑新資** 洵足為大庭廣衆間

料固非平庸笑話所可同日語也業已出書寄費七分半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歡塵贖墨

(癩 媛)

春。雨。霏。霏。客。袂。寒。玉。壺。暖。酒。爲。君。觀。儂。家。少。小。
 當。鱸。慣。不。怕。王。孫。駐。馬。着。雪。作。衣。裳。粉。作。腮。酒。
 帘。剛。對。寺。門。開。門。前。片。石。青。如。黛。云。是。巫。山。飛。
 得。來。此。爲。清。初。嘉。興。盛。宜。山。遠。贈。蕭。九。娘。詩。
 其。自。序。云。西。冷。蕭。九。娘。當。鱸。飛。來。峯。畔。得。名。三。
 十。年。矣。予。今。春。山。遊。雨。阻。顧。其。鱸。下。時。九。娘。新。
 寡。風。流。非。復。當。年。戲。占。四。絕。以。貽。好。事。茲。錄。其。
 二。亦。西。冷。豔。史。之。遺。也。

高江村(士奇)貽宋漫堂(攀)詩有句曰馬皋
 入夏壓網多其自注云當湖海捕有馬皋魚最
 美出重午前後不通半月家家烘臘供一歲之

談 蒼

用兼以寄遠。按吾鄉每屆夏令市上盛行馬皋
 魚臘風味極美人但知爲海產而未嘗詳考其
 所自來今讀是詩乃頓令老饕食譜中增一故
 實洵快事也江村平湖人故言之親切乃爾

吾鄉產銀魚至美客中屢思食此而苦不易致
 己乃於市肆得之則爲甬中海產視吾鄉湖產
 者差小味亦頗勝其名曰海艷(艷一作燕)又
 視銀魚爲雅馴矣偶見慈谿姜西溟先生(宸
 英)詩有涉及此物者二其一題曰阮亭副憲
 席上和詠琴魚詩時予以方余鄉海艷且許爲
 公改之注曰魚長寸許出客溪色味正與海燕
 同蓋謂琴魚也詩中有數句曰不見涪翁句春
 網薦琴高千里誰封裹致此溪中毛神仙風味
 遺爾雅自得新詩更瀟灑儂家本住扶桑東扶
 寸的礫連又筒海艷之味將無同勿嫌鄉物輕

七

比擬爲公遠致爲佳耳他日徵公海艷詩但言此心以馳彼又其一題曰以海艷緘寄阮亭侍郎并申前意詩曰小隊羣遊似錦紵蘭成賦中一寸魚燭光夜落蛟人室鍼尾朝登玉筋蔬曾許先生多贈致欲教微物長吹噓華堂宴集興言詠持比琴高定得如自注云魚性喜燈影漁人俟夜把火照則羣集而取之按此二詩大足爲海艷生色蓋旣饒有俊味而又錫以嘉名固不可無詩以張之也

俗謂婦人曰堂客此甚不雅馴之名稱也然竟有用以入詩者黃岡杜茶村(濬)初聞燈船鼓吹歌云偶然閃倏透水處如金在鏝風掣電樓樓堂客船船妓近不聞聲遠察面自注曰白下稱內人爲堂客是其證已歌載茶村愛雅堂詩集長一千四百餘字慮見曾補撰感舊集小詩

謂茶村與周櫟園輩觀燈舫於秦淮櫟園出百金置席上爲采賭鼓吹詞茶村遽起攬之曰鮑叔云我貧也就吟席振筆直書立成長歌一百七十四句一連爲之傾倒卽指是歌也事在丁亥四月十七日詎思陵殉國才三年故茶村作歌悼往傷今不勝淒惻歌中有數語云記得座中客能說王稗登稗登搥鼓湘蘭舞賞音擊節屠長卿後來好事潘景升晚節猶數茅止生絕藝于今誰作主李李大歌張卯鼓當時惆悵說于今忍見于今又說古曉明秦淮之盛况卽此已可概見而王百穀以馬守眞故乃至親執桴鼓以從事於燈船之役則又一段風流佳話爲嗜昔所未前聞者也

明遺民顧有孝嘗作三嫁娘詞三首其一曰歡多事不終儂貌端然好新歡勝故歡儂情倍顧

倒其二曰。昨夢故歡。來回頭不與語。儂自有新歡。那復憶及汝。其三曰。新歡病支離。骨立不能舉。感彼道傍人。目挑冀儂許。有孝字茂倫。明亡後。自號濯足子。三嫁娘詞。蓋爲刺從賊從胡之。三朝元老。而作形容盡致。殊令受者難堪。今之宦海中人。一仕滿清。再仕袁帝。而卒又食民國之祿者。殆且實繁有徒。儂爲一誦是詩。正不知其何以自處也。

十數年前。京師百順胡同桐花莊。有伎名金玉者。艷名噪甚。客嘗贈以聯曰。黃金散盡留情種。碧玉生來非小家。一時頗爲傳誦。以其確切故也。蓋金玉本清宗室。載瀾公爵之女。瀾與毓賢剛毅輩。附和義和團。甚力事欲伏誅。家產旋亦蕩盡。其女竟流入平康。詭稱王姓。其詎瀾之死。曾未及數年也。瀾之奸惡身後固宜有此報願。

近聞一事。則尤奇。都門有伎曰白菊花。其人甚豪爽。談吐亦極清雋。絕不類小家女。或曰是譚復生（嗣同）篋室所生也。不知以何因緣。乃竟墮落至此。此詎今七八年前事。川友某君嘗述以予告者。果爾。則天意亦良酷矣。

清宣統間。老友璉樓居都中。嘗見南柳巷某宅門聯云。憂國志士心定赤貪墨。大吏五中黑怪。其不解對仗。不知平仄。詢諸鄰右。乃知爲某留學生之新居也。又見西草廠魁合彈染鋪。有紅地黑字之漆書門聯云。魁遇貴功金能得。埠合蓬仙名紛鶯。潞高爲之大惑不解。急詢鋪中人。則皆粗工。莫知所謂。俄有一老者出。乃鄭重答曰。此去歲新及地某翰林之墨寶也。璉公歸以告予。相與拊掌大笑。今相詎已十數年矣。此輩留學生。洋翰林之文字。不知又復何似。或曰。此

輩之什八九都已改絃易轍作新文學巨子去矣呵呵

歲乙巳桐城吳樾謀炸出洋五大臣事敗見殺人多冤之樾將舉事時與其未婚妻別妻嘗贈以三絕句云勸君愛國救同胞幾個男兒意氣豪愧我無才能共濟莫因離別賦牢騷諸般講解□□□(原缺二字)領悟無緣根未消從此窗前誰共語奈可天裏度終朝茫茫後會知何日痛哭分離在目前好夢豈知客易散癡心空望月常圓詩雖未工要亦兒女英雄之佳話也樾字孟震家桐城縣垣其妻嚴氏於民國成立後已嫁鄂人白逾桓矣

清穆宗踐位時初擬年號曰祺祥後乃改定同治同治者取效得世祖之意猶言同於順治也至溥儀繼德宗而立號曰宣統謂其為宣宗會

孫猶承宣宗之謚也蓋皆以幼君新立欲籍祖宗以為重故其所建之號云爾然此兩幼君之立乃皆大不祥穆宗登極時以載垣端華肅順等挾黨忿爭聲震殿陛至於驚怖啼泣遺溺后衣二后亦相顧隕淚宣統即位受羣臣觀賀亦怖而大哭載灃噢咻之不止聞者皆以為非佳兆故其後一則天死一則遜國覺羅宗社之傾覆於此助兩君之立天實已示之朕彼昏昏者自不悟耳偶與友人談此信筆記之

上虞羅叔韞(振玉)仕滿清時官不及三品而自曼珠殄滅以後乃覲然以遺老自居民國二三年間羅氏所印各書皆仍署宣統年號若不自知其為炎漢遺胄也者同時康有為鄭孝胥輩為人書聯或題跋亦大書宣統某年字樣見者瞠目結舌相驚以為怪人而此輩喪心病狂

恬然爲之自若也。比聞羅氏又印一書曰夢邨草堂吉金圖。其自爲序文。竟稱武昌起義爲盜起武漢。此其狂悖無忌。實視嗜昔爲尤甚。國法具在。乃終不聞加及焉。噫。是何也。故宮示黍有餘。思一髮千鈞。儘在茲。熱讀口頭禪。兩句本朝掌故。國朝詩。此予嘲同郡某孝廉作也。孝廉素極頑固。不知國家思想與種族觀念爲何物。自入民國。至今日。髮辮猶垂。垂腦後。誓死弗去。有語以清代遺事者。則必曰。此本朝掌故也。有詢以清初詩派者。則必曰。此國朝詩人也。每與人談本朝國朝之稱。恒不絕於其口。聞者厭之。往往反唇以相稽。而彼則恬然不以爲怪也。噫。若而人者。其殆康有爲鄭孝胥羅振玉輩所願與把臂入林者歟。然而醜矣。

紙帳銅瓶室硯餘

茲承梅子馨社友示陳佩忍先生
移家白下詩云。澹水樓雅白下城。
荒荒殘照黯前程。飄零劍佩餘肝
胆。樂育菁莪愧友生。詩酒徜徉陶
靖節。江關蕭瑟嶺蘭成。端居不盡
平生意。長夜沈吟直到明。自南社
集停刊。久不讀先生詩。今偶見之。
足療飢渴。

不亦快哉

償文債畢不亦快哉

席間不能不與生客寒暄及道姓名始知本係數載神交不亦快哉
偶作一稿雜誌主任爲之大字特刊不亦快哉

與美人圍爐話香艷軼事不亦快哉



小瘦紅閨詩話

(癩媛)

友如作畫。須求淡山似。論文不喜平。兒時見家塾。楹聯書此二語。絕喜誦之。初未審爲誰某之作。及稍瀏覽清代詩人遺集。乃知爲江陰翁朗夫徵君(照)句。朗夫初名玉行。字子靜。又號霽堂。少嘗奉教於毛西河朱竹垞。西河序其詩集曰。意充而舒。度遠而不拘。於隅其才思縱發。所至開適。質無不足。而文又見其有餘。推挹可謂至矣。稽文敏以鴻博薦。高文定以經學薦。皆不售。遂久爲涕上寓公。又嘗游幕浙中。所至皆以詩鳴。有詠簑衣句云。烟波雙鬢老風雨。一身秋。其始得名以此。著賜書堂集四卷。王述菴(和)

詩話

嘗錄數首入湖海詩傳。願其佳章。實不止此。茲錄其古體春朝曲云。珠簾玲瓏漏初旭。燕語喃喃。盡驚宿博山。火死猶微溫。一縷虛煙斷。還續美人宴。起不下牀。枕邊閱金鳳。鳳手拾遺釵。綰殘髻。玉纖春暖紅酥扶。來臺側。試梳洗。默對青銅。頰徒倚。小鬟知愛宜。男花先在枝頭摘。連理律體。滄上訪焦廣。期徵君云。綠菴蒼葭望渺然。知君猶在釣磯邊。三秋酒熟雲生甕。半夜詩成月到船。吟眺肯拋眞勝地。招尋須趁小涼天。相逢應道垂綸好。雪樣鱸魚味正鮮。旅夜喜顧俠君太史至云。灑背新寒驟不同。袂衣未授感飄蓬。殘花泣夜枝。枝雨老樹呼秋葉。葉風把臂客來。鏡影裏斷腸人在。漏聲中何嘗共奮題詩筆。海樣深愁盡掃空。茅城寒食和張匠門太史韻云。獨坐停杯忽自嗟。年年令節在天涯。往

一

來有數愁。中路遠近。無憑夢裏家。南國三春逢燕子。東風一夜老梨花。轉頭又說清明至。那得行人鬢不華。絕句海棠軒病起云。偶緣行藥過東欄。初試生衣尙覺單。自笑新來偏善病。與花一晝怕春寒。秋曉云。隔鳩烟鐘破曉清。山房秋意盡難成。時當酒醒眼初豁。蕉影一牕殘月明。冷香亭夜步云。夜深小步曲廊東。疏箔層層望若空。一樹梅花半輪月。與人俱在寂寥中。至其摘句之佳者。為春水亂帆黃歇浦。夕陽疏樹陸機山。絳帳笙歌春問字。綠牕燈火夜分題。嘆色已籠千嶺暗。夕陽猶戀一峯明。皆為湖海詩傳甄采所未及其已錄詩傳之佳句。則為一抹夕陽連漢苑。二分春色在蕪城。小樓夜半朦朧月。深院秋千澹宕風。青拂何橋風乍轉。綠昏江寺雨初來。春寺烟深聞粥鼓。午塘風暖度鶻簫。一

聲啼鳥破春寂。數點落花生暮寒。夾岸綠陰垂柳渡。滿簷紅雨落花天。亦皆可誦也。南昌王于一（猷定）別號曰軫石子。亦明遺民之一也。遭亂後。僑寓廣陵。與杜茶村為性命交。後又徙至吾郵。居最久。其清明後一日登文遊臺。雨眺及秦郵。漫興二律。皆居郵時作也。秦郵漫興句曰。三十六湖鉦鼓多。湖中人唱打魚歌。春風禾黍神農郡。夜月骷髏城子河。自注曰。郵人以鉦鼓取魚。又曰。州有佳禾。一名神農郡。皆足供吾里乘之參考。所著四照堂集。周櫟園為之刊行。感舊篋衍二集中。皆僅錄其詩二三首。且不盡為最佳者。予求四照堂集久。比乃展轉得之。因錄茶村詩。連類而及。為記數首於次。軍山看日出云。天雞叫罷海水黑。萬里扶桑絕消息。長鯨鼓浪吼天門。北斗薇垣辨不得。有客通

管坐石林寒風。二月吹人心。以袖蒙頭。臨絕壁。
樹外倒看天。沈沈須臾。東際生微白。碎身波光。
亂天碧。丹霞氣。麤尙氤氳。已有金蛇。彙電。聖可
憐。久雨廢耕種。萬戶愁雲。方入夢。頭白書生愁。
更深眼見。陽回心轉動。那知聖人出深宮。九霄
步步光玲瓏。橫空作勢。屢興沒。羲和攬轡何從。
容。割然半壁紅輪起。砍斷蛟龍。四海水三湧。飛
光上碧空。回看一寺桃花裏。亂石灘看落日云。
秦皇渡海觀日出。何神能驅下海石。海日可似
秦皇時。此石今猶著鞭迹。小石纍纍到海沈。大
石不動守高岑。我愛此石坐石脊。以手撫之聽
海音。海音颯颯從東起。浪湧孤光勢不止。半天
紅紫落千林。轉盼扶桑已西徙。客燕偕內僧話
云。且置威音事。閑談天寶年。乾坤吹野馬。雲水
踏山鷗。世換人多默。語低心可憐。深宮長遠夢。

却老一鏡傳。立秋口占云。過聲成後。明明首
草頭紛紜。何日夢斟酌。此時愁樹外。風難定門
前水不休。道人鬚鬢上新着。幾莖秋返揚州喜
晤孫無言云。却訝秋還在。蕭條滿目。非江山千
騎暗城郭。一人歸見子。南冠淚猶驚。楚客衣庭
花何爛慢。寂寂伴伊威。同杜子。皇因圃抵足聞
歎云。一歎白人頭。肝腸事事休。繁愁須有地。于
世總無謀。夜靜星辰苦。霜嚴鼓角遒。老夫裝被
薄。寒重爲君留。送梁仲木之揚州。余亦移家高
郵云。携累同孤影。寒江奈此行。獨憐髀肉在。相
視古刀鳴。乞食窮心路。驅愁借酒兵。茫茫春氣
內。不辨鳥禽聲。螺川早發云。月落秋山曉。城頭
鼓角停。長江流遠夢。短棹撥殘星。露濕鷗衣白。
天光雁字青。蒼茫回首望。海嶽一孤亭。阻雨望
真州。不得到云。口外黃天蕩。人家太子洲。只飛

千騎甲不渡。一人舟戰地。江門苦遊魂。荻岸愁
 斜陽兼雨看。親切此山浮。宿白雲菴云。寒燈寂
 照夢難成。但覺達僧尙有情。關外客船喧。野岸
 枕邊官馬踏。殘更兩淮烽火人。初靜千里星霜
 雁。獨征爲弔漢家辛苦。月夜深猶榜釣臺。明重
 陽云。十載重陽兩白門。同君舊話黯銷魂。臥龍
 閣上秋千里。戲馬臺前酒一樽。作宦幾人尋草
 徑。論詩深處有苔痕。橋西不減南郊興。日暮蕭
 蕭楊柳村。蓋軫石自避地以後。所至頗沛厥狀
 良苦。而又重以滄桑之感慨。宜其詩之多哀音
 也。

軫石集中有看月五古一首云。日見海天低。夜
 見海風苦。海水浴天時。星辰皆作雨。惟月下海
 中。百道金光聚。波響月可聽。波來月可取。試問
 山中人。月來幾寒暑。按漁洋感舊集亦錄是詩。

而題爲軍山看月。前四句一仍其舊。後六句則
 已改爲四句。曰孤月下海中。清光散諸嶼。閱盡
 山中人。月明自終古。與集中所載迥異。其爲軫
 石晚年自定稿。抑爲阮亭之所竄易。皆未可知。
 要之後勝於前。實爲有目所共覩也。

痰孟

(逸梅)

教員某與學生素無感情。一日學生以滿盛汚
 水之痰孟倚於門側。及上課某甫啓門而禍水
 橫流。潑及履襪。學生哄堂大笑。然不知惡作劇
 之爲誰。不能妄責也。



還自笑廬諧聯叢話

(何丹初)

滑稽聯語。流傳極多。或雅謔。或婉嘲。或直刺。或醜詆。警警調弄。辭趣翩翩。雖曰遊戲。不少有關世道人心之作。見聞所獲。輒筆誌之。事實考訂。間采前人舊說。并參以己意。附以評語。不分門類。不拘後先。其鄙言累句。味同嚼蠟者。悉擯弗錄。以期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效。非敢儕諸著作之林。所謂販鼠竇蛙。聊借談諧。以警世。其或賢於博奕矣。

雲南昆明池大觀樓孫髯所題長聯。語句冗乏。直是膚詞。阮芸臺通人。乃不惜為之辨正。修改未免多。事近見有改其詞。嘲嗜鴉片者。轉覺窮

形盡相。尤足發人深省。聯云：「五百兩烟泥。賒來手裏。價廉貨淨。喜洋洋興趣無邊。看粵誇黑土。楚重紅。瓢黔尙。青山滇。崇白水。估成辨色。不妨請客。閒評趁火。旺鑪燃。煮就了魚泡。蟹眼正更長。漏永安。排些雪。蘊冰桃。莫辜負四稜。廣斗萬字銅盤。九節老鎗。三鑲玉嘴。三數千金家產。忘却心頭癮。發神疲。歎滾滾錢財。何用。想名類巴。孤膏珍福。壽種傳。嬰粟花。號芙蓉。橫枕開。鑽足盡平生樂事。儘朝吹暮吸。那怕他日烈風寒。縱妻怨兒啼。都裝做天聲地啞。只剩下幾寸囚毛。半抽肩膀。兩行清涕。一副枯骸。」

有某統制者。所識不過十字。致書與何秋葦中丞。發字誤寫作輩。宄字又誤作究。秋葦閱之大笑。因戲成一聯云：「整輩共車夫。夫竟作非非。想三究宄。闕蓋九九難將。八八除一。可云雅謔。」

後有人將前聯略改數字。語更尖刻。其詞云。一
輦輦同車人。竟知非矣。三究究各蓋君。其忘八
乎。一予謂古有伏獵侍郎。雞肘博士。統制武人。
又安足怪。

六宮粉黛無顏色。真國衣冠拜冕旒。此題武后
廟聯也。集句精切。亦莊亦諧。且的是廟宇題聯。
惟則天何以有廟。廟又興於何時。建於何地。予
知必爲文人偶得之句。附會如此。未必真有廟
祀也。

錢收齋官明季禮部尙書時。嘗自署門聯曰。一
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後入仕清庭。其第
第聯句。尙未揭去。有滑稽者爲之各添一字於
句末曰。一君恩深似海矣。臣節重如山乎。一
意殊有味。聞牧齋見之。毫不愧赧。轉語人曰。一時
毀譽何足芥蒂。蓋牧齋早存笑罵由他之度。重

矣。

西湖孤山有財神廟。地與林和靖墓相近。以極
清雅之區。不知何以祀此極鄙俗之神。於此可
覘國人之迷信。對於財神且加一等也。廟中楹
聯甚多。半屬陳言俚句。卽有一二可誦者。亦於
本地風光。毫不關合。惟龔曲園先生一聯云。一
梅鶴洗寒酸。且教逋老揚眉。葛仙生色。三鶯花
添富麗。恰稱金牛湖上寶石山邊。一映帶有致。
詞復新穎。上聯尤調侃不少。又烟霞洞亦西湖
名勝之一。洞口刊石極夥。其左有龕曰蘇龕。削
石爲東坡居士像。乃易舊有之財神而爲之者。
雖曰好事。不可謂非雅舉。一山陰湯塾仙先生
以阿堵物有玷湖山。且因東坡摩崖字數行潛
存壁間。遂有此舉。一時蓬仙先生爲題聯云。一
錢如真可通神。此座巍然何不與烟霞終古。一

「石也有時變相長公仙矣莫非是香火前緣」語亦諧妙且改祀之意已不言而喻

前清孝廉方正例由府州縣保舉督撫覈實具題其樸實拘謹無他技能者給以六品頂戴有才德兼優逾格保薦者送部考試任用定制之初檢核嚴嚴繼多濫舉遂有名實不副者清道光間無錫安某被舉孝廉方正有知其歷史者大書一聯于其門曰「曾是以爲孝惡能廉」可欺以其方奚其正」集句能如此工切殊不易得

朱瑞以步兵管帶於辛亥冬率師援金陵有功驟擢師長湯壽潛辭職遂爲浙江都督二次革命作納參謀長鄂人金某議堅附中央民黨不能逞於浙袁項城嘉其誠恪信用等北洋派籌安會與首偕屈映光勸進旋封侯爵孰知變生

肘下呂公望本其昆弟交至是亦攜貳整幟絕袁朱倉皇逃匿繼復入都要求項城設法位置不料洪憲倏亡而朱亦抑鬱沒於旅邸其同邑某君戲輓以聯云「閨中悔作封侯夢」海上空歸望帝魂」以詼諧出之而仍不失追悼之意論者咸歎其雋妙

蓬萊某鎮道旁有涼亭懸一聯曰「那條窄路兒且須讓一步他過不去你怎過得去」這種重擔子也要任幾分我做弗來誰又做得來」清白如話耐人意味

紀文達學問淵博才調宏敏性滑稽談吐風生語妙天下一時有陳亞之稱尤好作諧聯如「關團團同望月香蘭靜好對彈琴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劉玉樹小住芙蓉庵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諸聯知者夥

矣。近見數聯。益覺工妙絕倫。亟錄之。相傳文達府中。時為庸醫所誤。文達恨之刺骨。然亦無如何也。一日。有醫家踵門求題聯額。文達立書。明

遠堂三字。與之。蓋取魯論中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之意。祀其不行也。

復又集孟襄陽詩為聯云。『不明才。』借作財字。主棄多。故病人疏。』又集唐人詩句成一聯云。『新鬼煩冤故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

文達謂此舉實行無量功德。又一日。有兩生連袂來謁。文達一見即笑不可仰。兩生夙知師有陸士龍癖也。絕不介意。良久笑始止。無何。面兩

生又大笑。兩生請其故。文達曰。吾適憶杜詩。片雲頭上黑。及孤月浪中翻。兩句可成一聯。贈汝

二人耳。於是師生復大笑。蓋一生額有黑癍。一

生左目已瞽。文達故以此相嘲。弄此老詼。諧層

出。不窮。良由胸中書卷繁富。足以供其左旋右抽。靡不如意也。

有獻關帝廟聯者。上題雲長先生。下署後學某。後帝降乩示一聯云。『數十年北討南征。止讀了一部春秋。豈敢當你稱後學。』千百祀馨香。俎豆也曾受幾朝封典。卻原來我是先生。予謂此乃文人取笑之作。以譏妄署者。而託名於降乩也。

清咸同間。吳門有林某者。早歲遊庠。自稱智囊。好諧謔。出詞罔忌。人咸以金聖歎第二目之。蓋謂其恃才妄作。將弗獲令終也。後以事褫衣衿。旋納粟為上舍。生大書一聯於門曰。『秀而不實。監亦有光。』語殊滑稽。聞林嘗著有謗古聯百則。係誦倉頡。讓堯舜。討伊尹。訕伯夷。調呂尚。誅管仲。詢莊周。許孟軻。評蘇秦。譏樂毅。謫項籍。

誅管仲。詢莊周。許孟軻。評蘇秦。譏樂毅。謫項籍。

誅管仲。詢莊周。許孟軻。評蘇秦。譏樂毅。謫項籍。

誅管仲。詢莊周。許孟軻。評蘇秦。譏樂毅。謫項籍。

誅管仲。詢莊周。許孟軻。評蘇秦。譏樂毅。謫項籍。

誅管仲。詢莊周。許孟軻。評蘇秦。譏樂毅。謫項籍。

誅管仲。詢莊周。許孟軻。評蘇秦。譏樂毅。謫項籍。

訓張良諸題。想其中必多思理。玄妙語脈。新奇之作。惜全稿已燬於蘇撫張某。不獲過目矣。虞山在常熟縣之西北。昔虞仲治此。故名山之麓。有仲雍墓。地與言子遊墓毗連。兩賢後裔。嘗以墓旁隙地。構費爭訟。累年。屢訊不決。後縣令某公。題一聯於仲雍墓門曰：「一時遜國。難爲弟。千古名山。尙屬虞。」言氏後人。見之。遂讓地而息訟焉。蓋諷諭之感人深矣。

彭文勳公元瑞。某歲自署京邸。桃符云：「門心如。水。物我同春。」日下士大夫。頗以門心二字爲強捏。隔日。聞者忽來報曰：昨夜不知何人。將門聯點竄。公問點竄如何。聞者曰：將心我二字塗去。復加陰陽二字於聯首。公大笑。命去之。徐賢山性極殘酷。初爲鹽梟。橫行江表。有老虎之名。劉忠誠督兩江時。招爲武弁。光復後。擁兵

駐揚。鎮攝匪黨。江淮草木。無不憚其聲威。廣陵某君。貧乏不能具楮杓。乃撰一聯贈徐曰：「由來名士皆。酖酒。從古英雄不讀書。」徐得聯大喜。曰：某某將我一生恨事。能於十四字中。洗雪盡淨。今而後。可還我本色矣。慨然立饋千金。後徐遽被炸死。揚人爲之開會追悼。輓章美不勝收。而尤以音樂亭所懸之一聯爲最切且妙。聞出自吉某手筆。聯云：「草莽起英雄。談城北威名。大家變色。」鼓鞀思將帥。聽竹西歌吹。都是悲聲。」一時傳誦。惟某君所輯之徐寶山悼辭。獨此聯屏而未錄。豈以其辭遊誕善乎。

城隍廟聯。最難著筆。但爲中人以下說法。似不以迷信爲嫌。武昌府城隍廟正殿樑上懸大算盤一具。額曰：「不由人算。」聯云：「你的算計。忒高得。一回進。一回那曉滿。盤都是錯。三我却。」

模糊。不過有幾件。記幾件。從來結帳。總無差。又瀘縣城隍廟聯云。『這條路。誰人不走。那件事。勸你莫為。』兩聯語。皆淺顯。借神權。以警醒。愚頑於社會。未嘗無益。

辛亥革命軍興。各省先後響應。清廷知人心已去。遂有退位之議。草詔待頒。消息已播。一時王公大臣。紛紛挾資。遯跡天津。青島。上海。諸夷場。滿漢文武。蓋無一非愛錢惜死者。平陽某君。時僑居津門。大書一聯。榜於門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則先逃。』冷語熱嘲。未審哀哀諸公。見之。有愧色否。

己未春。旌德汪季豪君新婚。老友耘塵為書門聯多副。純取成句。一一脗合。亦可謂善戲謔矣。大門曰。『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二門曰。『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內室

門曰。『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後門曰。『水窮山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見者皆笑不可仰。



慄慄孤楊。殘宵燈影微。病知為客苦。老覺去家非。積懣渾忘食。沉眠不解衣。蒼涼身世感。愁聽雨聲飛。



花間小語

(花剪樓主)

福祥里黛月家之主政。老二吳門鄉人女。自幼字於某甲。某甲之父舊設夜院於普慶里。其母向隨鮑瑞雲爲侍婢。換言之。父龜而母鵝也。某甲生長海上。幼入某教會學校爲生徒。英文異常嫻熟。畢業後由校中推薦入某洋行爲寫字。老二過門之後。常憎所天之渾濁不俊。時時反目。一夕忽然遁去。不知所止。雖懸賞登報。故燕未歸。半年後始知在漢上爲倡。某甲極乘輪往索。幸得珠還。且蓄有千金矣。於是另訂條約。仍爲夫婦如初。時某甲父母相繼物化。遺資尙豐。夫婦二人無事可爲。日惟以研芙蓉。消遣久之。

皆名隸。黑籍面目。黛黑矣。株守三年。積資盡罄。某甲自荐於某洋行。再爲外人之夥役。二則密於手帕交集。資組各福祥里局面。會見贊於某機關之司法科長。常假其地爲衙外治公室。二與之約。每月須爲其帮忙五次。黛月身價由是以重。二之煙癮亦由是日廣也。年來二手中已積有萬金。半出科長之賜。頗有厭倦風塵之意。終日在私第晏安。吞雲吐霧。匪且不寐。匪夕不起。妝閣間不常履及科長。因之與二疏遠。且矢誓不再向青樓中自尋煩惱。或人皆爲二惜。蓋不應開罪此護法大施主也。其夫某甲初不知其婦復營賤業。繼則微有所聞。假作不知。後因利益之厚。卽知之亦不則聲。不過每日須二返家睡。苟十二句過後。二猶未歸。則鵝候於福祥里里口矣。終年如是。風雨不間。亦從未見其入。

門。催。促。厥。狀。亦。太。可。憐。嗚。呼。金。錢。魔。力。使。人。顛。倒。失。志。有。如。是。

同春沿蘭花家之隨員老五身材嬌小頗動人憐日者負氣香烟一節早經喧傳曲院據云其輕生之由異常微細蓋老五素善游耍而外表矜持諱莫如深如周三楊六諸客皆爭擲纏頭而不知其底蘊者頂龔蘭花商標之小阿媛離耳年幼爽直未明此中利害偶值客至無意中吐露五之暴政於是周三等煩言嘖嘖老五因小阿媛中傷之向之尋釁經房侍勸免主政老二語袒小阿媛老五竟負氣香烟圖盡幸而無恙然已飽受虛驚

余識三馬路王熙鳳院中之副車老五尚在前三年是時老五了又雙鬢固一花面鵝頭稍長貌漸婉變愁跳自喜每列隊侍酒頗能談笑風

生有小鳥依人之致台灣僑民林仲珍之若鯪珠隨壁屢爲揄揚老於花事者亦皆曰娟娟此多决非籠中物行見其振羽高翔昂頭天外曾幾何時老五已韶華半謝漸近秋娘時代背燈低語前塵大有影事前頭韶華不再無限唏噓太息之感楊子掌才謂曲中人五年一世洵見道有得之言焉今年夏老五蓄意訂交一潘姓客潘客名三新爲前清新關總潘露園之孫繁華夢中次要人物潘石生之子石生好嫖娶伎小林雪香而生三新及長不特饒有父風其在北里中狎邪資望竟有出藍之譽此蓋幼時之家庭濡染少長之接觸社會皆屬治遊事業跡近乎嫖於是三新以嫖著矣試執五年來院中人詢之以潘三新爲何人莫不曰此開總會之三星勃蘭地也其嫖名之震眩一時有如此三

新於客臘納謝寶寶爲妾賃屋於孟德蘭路謝母因身價關係倚豬頭三爲護符控三新以拐帶罪於公廨而三新爲葡籍順民且延律師辯護問官因原告提出證據不足理由不充分詢之謝寶寶本人亦謂養母苦刻願隨潘爲妾遂將控案註銷謝鵠一名雌老虎北里中久有孫二娘之稱不圖失敗於潘手三新之名於是益震也老五之所以歡迎三星勃蘭地匪同酒人之喉間作癢實亦震其虛聲耳相識月餘無間言陽歷八月六日之夕秋陽淫威未殺殘熱逼人老五鵬潘覓清涼之地會有律師譚譯江某四川西式染坊小主鐵皮阿文（阿文非名亦爲姓焉）挾日新里紫姬副車老三偕來訪潘擬作竹林之遊老五云如此熱天何不乘車兜風以圖涼快而必欲四五人團坐一室蒸汗如

油製造時疫以自討罪受耶紫姬老二亦贊成五兜風之說議遂決遂以電話租賃華利汽車行汽車并指明須阿榮駕車阿榮者爲海上汽車夫隊中三十六好漢之一善於駕馭著聞三新之指明欲斯人蓋爲穩快起見有頃汽車來時已夜半一句鐘許三新遂與老五等五人男三女二雜坐車間將行龜奴阿根榮忽欲附驥同去三新不悅老五曰此長姊之子爲儂之甥可憐鄉下兒童未開眼界盍許其同往也三新礙於老五情面乃准其坐於車尾於是機聲軋軋馳騁兩時許阿榮謂天上烏雲四合行有風雨盍歸休不知三新與老五已於何時睡去阿文與老三亦倦眼惺鬆若不勝其勞苦者皆不置答時與阿榮獨坐之譚譯江笑語阿榮曰彼等自有錢費風雨何害汝駕車自願駕車莫向

車中人。噀舌致擾。好夢阿榮亦笑曰。同車男女。上下共計七人所苦者。先生及余不能穩睡。更有一自誦苦吃之阿根。榮江曰。阿根榮若兵站。總監親臨後方。督陣別有情趣。何苦之有。阿榮一笑。仍駕車前進。但洋場十里。自酣華至北新。涇已皆非。過因向北赴吳淞。時已上午四五時矣。至天將黎明之際。風果怒發。阿榮惟恐肇禍。特別戒備。老五忽嘯。有獨惡之女鬼。上車來。全車之人皆爲之驚惶。失措。阿榮急欲停車。而又誤踏風門。反增速度。力車方沿蘊藻浜行。一時車身爲天風所吹不及。使止。遂飄飄然若九天雲雨。而墜九淵。車一人七同向浜中游泳。爲洋洋之魚。也是役也。阿根榮獨免。水厄爲風力機力所激。蕩跌量於離浜丈許。地之田岸上三新傷最重。脅骨受害。阿文內部未傷。腦部爲車窗之

碎玻璃。嵌入少許。當場流血。老三胸部受車身之重量壓力。兩耳亦有玻璃屑嵌進。阿文一臂受害。阿榮與譚譯江雖飽受驚恐。幸皆未大傷。而首創兜風之老五亦僅左臉與手臂間皮膚略爲擦破。少許樂極生悲。慘劇於是開幕矣。車身陷浜底泥污。四輪不能動。譚譯江與阿榮設法次第將傷人拯救上岸。將受傷最重潘三星由阿榮設法借住宅電話通知行內。另以車來送同仁醫院。餘三人送寶隆醫院。江仍笑語阿榮曰。適言苦樂。余與汝最苦。此時迺最樂。阿根榮係老五力主提挈同遊者。故代阿姨受傷。而老五無大礙焉。冥冥中誠有天理也。又曰。三星勃蘭地今日瓶破矣。有染坊小開在車。故同坐者皆染成深灰色。可惜阿根榮係合仆跌者。所以跌暈若爲仰面跌去。背硬如鐵。不愁傷害。蓋

龜。殼。堅。於。田。岸。阿。榮。笑。輕。傷。之。阿。文。與。老。五。亦
爲。破。涕。此。君。眞。滑。稽。之。雄。此。際。而。作。此。語。誠。如
俗。諺。所。謂。黃。運。樹。下。操。琴。苦。中。得。樂。此。事。發。生
之。後。北。里。中。人。慄。慄。相。戒。弗。再。坐。車。兜。風。以。老
五。爲。殷。鑒。而。天。氣。亦。從。此。涼。爽。也。受。傷。諸。人。入
醫。院。後。幸。皆。無。性。命。憂。今。均。次。第。出。院。三。新。在
醫。院。中。費。時。最。久。耗。資。亦。獨。甚。據。傳。其。家。無。隔
宿。糧。醫。藥。費。皆。爲。其。妾。謝。寶。寶。向。姊。妹。行。羅。掘
得。來。非。易。聞。者。皆。謂。兜。風。之。議。起。於。老。五。女。鬼
上。車。之。語。發。於。老。五。致。車。失。慎。而。傷。勢。不。重。造
化。未。免。太。不。公。平。然。而。卽。如。是。老。五。已。苦。矣。

柳亞子與友人通函
字潦草幾令人莫辨
亦名士風也
尤半狂何耶傳粉荀
令薰香一漉屐少年
也然自署登樓老人
奇絕怪絕予生平最
惡賭雖酬酢未嘗破
例。

庭園植樹之利用

(壽梅女士)

漢上某姓家。小有園亭之勝。園中植楊柳甚多。今其女自農校卒業歸。勸其家長易以桐。易以竹。留數株以點綴早春風景而已。謂竹可食筍。桐子可製油。且其材皆可備造器之用。勝楊柳多也。又風景亦未嘗不佳。竹宜於夏。徐引清風。更宜於冬。蒼翠爲歲寒後凋。梧桐長成既易。而柯幹皆整。桐陰清暑。亦消夏所不可無之嘉樹云。

書新理地產農國全

是書為無為王汝通先生著先生是西洋農產專科畢業之先進人物返國後曾任吉林等省實業廳長是以對於農一產門富有實地之經驗對於播種學理又多卓特之發明先生著作此書係積十數年游歷各省親自調查之所得的是平本圖物產表等一概附訂本書之內故是書之材料均與坊間所出農林各書相較實有獨立不羣之概不編苟能按圖索則各省各界諸同胞無不立踴於富強之地位也全書分二十六章所有各省水利地勢土質氣候以及種種地物礦產等分圖列表一覽無遺由本局刊就樣本分贈各界即蒙強有助青年學識之秘籍全書都十餘萬言先由本局發售特照碼六折額滿須售十足見此書之內容也今已如期出版復因優待顧客普及實業起見特再提出五百部發售特照碼六折額滿須售十足見此書之內容也今已如期此良好機會也洋裝金字定價二元八角特價大洋一元六角八分平裝二元四角特價大洋一元四角四分郵費每部兩角惟蒙古青海新疆川邊等省照例每部郵費八角東洋台灣朝鮮南洋羣島每部郵費四角如郵匯不通各地可用郵票代價十足通用外國郵票不用諒將卷首題字序文依照頁次列下

黎大總統賜題

富國之源

韓省長賜題

大利歸農

張總長賜題

利國民富

錢省議長賜題

致富民燈

王亭一先生賜題

富國利民

張張嚴王王

季軼家文汝

直歐熾典通

先應應先

生長長生

自序序序序

- 張張嚴王王 (一) 京兆區直隸省張仲仁先生題 (二) 山東省王一亭先生題 (三) 山西省陸純伯先生題 (四) 河南省孫耀斌先生題 (五) 江蘇省錢念先先生題 (六) 安徽省孫耀斌先生題 (七) 江西省永福村先生題 (八) 湖北省張丹崖先生題 (九) 福建省何海鳴先生題 (十) 陝西省張丹崖先生題 (十一) 湖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十二) 四川省張丹崖先生題 (十三) 廣東省何海鳴先生題 (十四) 廣西省張丹崖先生題 (十五)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十六)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十七)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十八)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十九)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二十) 廣西省張丹崖先生題 (二十一)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二十二)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二十三)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二十四)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二十五)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二十六)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二十七)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二十八)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二十九)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三十)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三十一)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三十二)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三十三)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三十四)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三十五)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三十六)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三十七)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三十八)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三十九)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四十)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四十一)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四十二)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四十三)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四十四)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四十五)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四十六)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四十七)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四十八)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四十九)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五十)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五十一)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五十二)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五十三)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五十四)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五十五)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五十六)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五十七)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五十八)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五十九)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六十)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六十一)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六十二)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六十三)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六十四)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六十五)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六十六)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六十七)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六十八)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六十九)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七十)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七十一)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七十二)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七十三)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七十四)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七十五)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七十六)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七十七)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七十八)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七十九)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八十)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八十一)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八十二)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八十三)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八十四)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八十五)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八十六)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八十七)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八十八)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八十九)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九十)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九十一)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九十二)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九十三)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九十四)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九十五)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九十六)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九十七)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九十八) 廣西省何海鳴先生題 (九十九) 雲南省何海鳴先生題 (一百) 貴州省張丹崖先生題

全國農產地理新書目

附全國農產五彩地圖一大幅附分省農產區域圖二十六幅第一章京兆直隸(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第二章山東省(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一)第三章山西省(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一)第四章河南省(附產區圖一)第五章江蘇省(附產區圖一)第六章安徽省(附產區圖一)第七章江西省(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一)第八章浙江省(附產區圖一)第九章福建省(附產區圖一)第十章湖北省(附產區圖一)第十一章湖南省(附產區圖一)第十二章陝西省(附產區圖一)第十三章甘肅省(附產區圖一)第十四章四川省(附產區圖一)第十五章廣東省(附產區圖一)第十六章廣西省(附產區圖一)第十七章雲南省(附產區圖一)第十八章貴州省(附產區圖一)第十九章奉天省(附產區圖一)第二十章吉林省(附產區圖一)第二十一章黑龍江省(附產區圖一)第二十二章熱河省(附產區圖一)第二十三章察哈爾省(附產區圖一)第二十四章綏遠省(附產區圖一)第二十五章外蒙古(附產區圖一)第二十六章西藏(附產區圖一)第二十七章青海(附產區圖一)第二十八章新疆(附產區圖一)第二十九章四川邊疆(附產區圖一)第三十章西藏邊疆(附產區圖一)全書分洋裝平裝兩種洋裝一厚冊每部二元八角平裝兩冊每部二元四角茲為優待起見出惠顧諸君出版之後特價五百部洋裝平裝每部祇售六折本埠以陰歷六月半為限外埠以六月底截止過期概售八折絲毫無讓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